

持久和平問題

目次

總序

孫序

緒論

第一部

第一章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一

第二章 現代世界的歷次大危機……………一七

第三章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三二

第四章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續）……………五六

——追求和平的意志

第二部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七七

持久和平問題

二

第六章	休戰與議和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七種動力的活動	一〇八
第七章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一二九
第八章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一五七
第九章	一九一九——一九三九期間國聯以外的和平組織	一八九

第三部

第十章	持久和平的基礎	二〇七
第十一章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二二五
第十二章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完)	二四二
第十三章	維持和平的方法	二六九
第十四章	議和的方法	三〇〇

附錄

三〇七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三二一

總序

戰後世界建設問題是值得尙在作戰中的我們特別注意研究的。因為我們如果要使全世界人民無量數的犧牲獲得其應有的代價，我們和盟邦將士們的鮮血不致於白流，那末，我們便不能不為戰後的世界打算，不能不為未來世界的改造預作準備。

中山文化教育館有鑒於此，在理事長 孫哲生先生主持之下，於三十二年春，集合了一部份同志，組成一個戰後世界建設研究會，對戰後世界建設問題，分門別類，作深刻的研究。同時把盟邦朝野領袖及學者名流所發表的戰後世界建設方案，計劃和主張，輯為「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廣事介紹，藉供國人研究參考之助。在參考資料異常缺乏的現在，這種工作自有其必要與價值。

目前盟邦人士中，對戰後世界建設問題，以美國方面最感興趣，他們所發表的主張也

最多。我們特把它分析歸納起來，作為本書譯讀者的介紹，同時作為本書的總序言。

美國人士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可分為三大派。第一派可稱為右派。他們以發展美國勢力為目的，主張以美國的力量來支配戰後的世界，要繼承過去幾百年來，英國對歐洲所採用的傳統政策。這個英國對歐洲的傳統政策，就是聯合各小國來對抗最強的國家，或者提揚次強的國家，來抗衡最強的國家。例如西班牙最強盛的時候，英國便聯合西歐諸國去打擊他；法國革命以後，拿破崙崛起支配歐洲，英國便聯合中東歐諸國去打擊他；德國統一，日趨強盛，英國便聯合法、義、俄各國去對抗他，結果演為世界第一次大戰。這派人士因為要繼承英國這個傳統政策，所以他們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中心思想，在歐洲，則主張於戰後仍然要扶助德國，來牽制強大的蘇聯；在遠東，則主張於擊潰日本之後，再來提揚日本以抗衡富強的中國。他們無論對歐洲或遠東，都是取傳統的均勢政策，這派政論家以某某名教授為發言人。彼等自視為現實主義者，以為這次大戰結束以後，恐怕就要預備第三次大戰。第二派可稱為左派。他們主張戰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成立國際組織，

如有力的國際聯合會，或世界聯邦，提攜弱小民族和國家。對遠東，主張澈底擊潰日本，扶助中國復興，作為安定遠東的主張力量。對戰後世界經濟，則主張共同開發世界資源，提高全人類的生活水準，扶助未工業化的國家從事工業化的建設。更主張建立世界自由貿易圈，英美攜手，以其聯合的財政經濟力量，來建設自由經濟的世界。屬於這派的政論家以在紐約出版的「新共和」和「民族」兩週刊為宣傳機關。第三派可稱為中間派。他們主張以美國來領導世界，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秩序。聯合國家不但在戰時要合作，在戰後也要合作，認為美國陸海空軍，將來均可佔絕對的優勢，但美國不應以此種優勢壓迫旁的國家。這派人士的思想，代表美國大部份的執政階級和產業家。「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的主人亨利·魯斯便是這派著名的代表。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美國人士對戰後世界建設的主張，不但未能一致，而且還有極相反的意見。因此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先應有所分辨，才不致為所迷惑。這是希望讀者注意的。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編譯委員會

孫序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委員會自三十二年一月底宣告成立以後，即感蒐集資料之切要，蓋關於世界和平重建問題之討論，在我同盟國方面，早已視爲當務之急，努力進行。就美國而言，其政府與私人方面專門致力於戰後計劃工作之組織，全國不下一百三十七所，年來陸續發表之公私著作刊物，正若雨後春筍，不勝枚舉。此種書刊均足供吾人之參考。但以戰時交通阻隔，蒐集不易，偶有原書，非通外文者，亦不能直接閱覽。本會資料室乃有鑒於此類書刊之議，承同人努力，三數月間，譯著已有十餘種，年內均可竣事，由獨立出版社刊行，藉供國人研覽。

本書爲美國前任大總統胡佛與前任駐比大使吉卜生二氏合著，爲美國名流學人年來討論戰後問題之專書，最能引起讀者注意與重視者。作者意在研究過去世界和平所以不能持久之原因，以爲今後重建世界永久和平，必須祈禱解決之諸先決問題。全書循歷史之軌

持久和平問題

二

調，以示其延和平之方針，但亦不任其隨意計劃，以避免主奴派別之爭論。作者深心，良是焉。

原書係由張公權先生擬定借用。由本會董事彭榮，若於辦理書務之暇，經三個月之短時間完成漢譯。譯稿告成復承于君主敦自美函寄美國名週刊 *Colliers* 本年六月間曾發表胡吉二氏合著長篇論文，因與本書內容無關，乃並交于君譯出，附刊於此云。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孫科

持久和平問題

胡佛 合著
吉卜生

彭榮仁 譯

緒論

我國目前正爲保障生存而從事最偉大的鬥爭。一切美國人，無論已往見解如何，現在却在一個目標之下團結起來了。這個目標是：爭取勝利並且建立一個新世界，使我們能夠生活於和平與安全之中。

眼前展開着兩大運動：第一是擊敗敵人的軍事行動；第二個同等艱難的工作是奠定世界的持久和平。單靠軍事的勝利，不能得到和平，這已在一九一八：證實過了。勝利固屬必要，但主要的還是它能給我們一種權力，替世界開闢一個和平時代。

戰爭終有停止的時候，跟着就要訂定締結和平與保持和平的方法。這個方法或者出於幾個主要勝利國的命令，或者由和平會議決定，或者由逐步協商解決。爲了本書討論方便起見，我們將稱上述各種步驟方法爲和平會議。

我們必須假定，如果民主政治繼續存在，這些決定一定要提交各國國會或議會中的人民代表分別批准。

本書^分以勝者和美國的觀點為根據，可是請讀者不要忘記：美國人所建議的任何和平原則都有保留案。

第一，我們必須認定我們的盟國——英、蘇、中以及其他國家——各用不同的眼光觀察和平問題。在現階段中我們還不能回駁我們的結論。第二，我們無法預測在戰爭中可能發生的千變萬化的國際關係。

追溯以往瞻顧將來，我們覺得不管戰爭的結局如何，我們都有究明和平原則和方法的必要。

出席和會的人士僅有短暫的機會，從事鞏固持久和平基礎的工作。各國可以倉猝投入戰爭，却不能倉猝締造和平。我們用於締造今後和平的智慧和勇氣，足以決定嗣後長時期的人類命運。

到了停戰或軍事行動結束的時候，各國必已筋疲力竭，多數國家甚或瀕於飢餓。陸海軍以及戰時工業工人的復員，將為將利國與戰敗國同樣招致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不到正式宣佈和平的時候，政治不能穩定，疆界不能決定，軍隊不能復員，生產不能開始，飢餓不能終止，建設也不能着手。戰後全世界一定都會弄得手忙腳亂，因而將沒有時間計劃締造持久和平的方法。這個工作應該從現在開始。

前一次世界大戰時，我們要「首先毀滅德皇，然後再論和平」。今天我們還是要「首先毀滅希特勒，墨索利尼和軍條；這件工作沒有完成，我們不能討論和平」。

一九一九年，我們抱身崇高至公的理想參加了和會。然而我們對於必然在會議時遭遇的問題，竟毫無準備，因此我們不曾保障和平，自由和繁榮。

締造和平應與作戰有同樣充分的準備。而且從許多方面看來，締造和平的準備倒是一件更艱難的工作。作戰的準備多半是顯形的物體，例如人員、槍砲、船隻、飛機、金錢以及戰術戰略。締造和平的準備卻大體關係無形的事件——為全世界樹立道德的、知識

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力量，以產生和平，維持和平。

持久的和平不能光由崇高的理想和目標構成。我們當然需要理想，也一定要有目標。然而那只是締造持久和平的起點。和約總是包括解決疆土、經濟、政治、軍事等等問題的現實的規定，附以實施和約的條件、方法和機構。「目標」和「理想」並不是和約條文的一部分，而只是一種背景，可在具體的行動中表現出來。

目標與和約之間的區別，正同於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之間的差異。假如美國建國元勳及其後繼者不制定憲法，而企圖以獨立宣言管理國家，其結果是不難想像的。

和約中主要的問題是如何使我們的目標和理想發生作用，換句話說，以什麼方法，什麼權力，什麼機構，纔能使和約生效。

假如我們打算把這次締造和平的工作做得比上次較好，那一定是因為社會有識人士的熱烈討論，能夠產生更多更好的意見；也因為我們更能了解以往失敗的原因，並且由人類屢次防止戰爭的努力中得到了許多經驗。最後，假如我們能夠產生一些樹立和平正義的有

建設性的計劃，也許我們可以早日得到戰爭的勝利。因為今天德國的多數人民也都渴望得到任何方式的和平，只要讓他們將來能有正當的希望。

本書只當作爲締造和平的一種嘗試，並不打算寫作和平條約。人間存留着許多促進和平與戰爭的動力，同時，類也有無數關於締造和平的痛苦經驗。本書想從以往經驗中尋求某些促進戰爭的力量因素，從促進和平的力量加強原則和行動方法。我們設法從已往的失敗中抉取一些結論。

和平一旦締造之後，我們必須成立保持和平的組織或機構。人類已有豐富的經驗，可以從這些經驗中獲得教訓。

目前的許多許多保存和平的計劃正在研討中，這些計劃托邦的。然而我們沒有理由嘲笑這些觀念，因為它們可以引起激進思想。我們應當研討。我們應當尋求，人類也許還不曾脫離變味的狀態。我們應當應用所告的經驗，並以這些何在促進和平或戰爭的動力，度量這些和平計劃。

因此，本書以下各幾項基本原則為根據：

第一，滿意而持久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勝利之上。這裏面的許多要點會因中途妥協而消失。

第二，只有一切決定切實顧到人類文化中足以促進戰爭與和平的動力，才能產生持久的和平。

第三，新和平一經締造以後，必須設置某種組織或機構，讓各國合力保持和平。

第四，美國人民必須開始思考和和平問題，而且思考的規模應該比從前宏大。

我們希望能夠助長美國人研討和平問題的興趣，並且澄清他們的思維。作者敢於論述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們兩人在過去三十年中都曾經實地處理過這些問題。

作者敘述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歷史範圍，十分廣袤。然而篇幅有限，因此不準備把無關主旨的細節，耗費讀者的腦力。

我們正在從事龐大的戰爭，我們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爭取勝利。這項工作已經着手，不

到開始締造持久和平的時候，我們不能中途停止。只有從持久和平中，我們纔能希望挽救人類的文明。本書的目的就在於達成這個任務。

持久和平問題

第一章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

我們所處的時代幾乎不斷地遭遇着戰爭、革命和社會的經濟的混亂，而且一時還不會結束。已往也有過多次像現在這樣的暴亂和衰落時期，間以久暫不定的比較太平和進行的時期。

歷史各時期的分界線不總是明確的，然而却可用粗大的筆觸勾勒出來。

假如我們細讀現代西方文明史，我們可以隱約看出新觀念新力量發展的三大時期，每一時期的終結總來一次長期的世界戰爭，騷擾和混亂。

自文藝復興以來，歷史上有三次蔓延廣闊的動亂。第一次是三十年戰爭，終於一六四八年簽訂的威斯脫法里亞條約。第二次是隨着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而起的四十年戰爭，終於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第三次是自一九一四年開始至今還在激鬥着的世界大戰。

在每個時期，文面都顯露出了新的衝動、新的形式、新的方向。今天，在我們面前也許

正展開着第三個突變的時代。

世人太容易把這兩次戰爭的起因歸咎於某幾個人物或某幾個團體，甚至某幾個民族的國家。我們每以為只要懲懲這些人物或國家，藉以儆戒將來，便可以招致持久的和平。

然而人類的大動亂並不起於個人或者一個民族的國家，這一班作惡的人物或民族，本身就是某種根深蒂固的勢力的產物。我們如果要樹立持久和平，就必須遏止，減削或控制這些勢力。那些人物或團體不過是把多少年來所裝置的藥線，點上一星星的火花而已。

假如我們不顧及那些久已發生現在還在發展的勢力，無論我們制訂怎樣的未來計劃，或寫作怎樣的和平條約，都是毫無價值的。要能略略了解這些巨大的爭端，我們必須研究造成這個危機的動力，並且必須尋求解決的方法，解除下一時期的艱危。除非我們準備客觀地探求這些勢力，承認它們可以顯露締造和平的真實問題，這一次戰爭只是下一次戰爭的前奏。

我們應該拋棄關於締造和平維持和平的一切成見，那就是說，不到能夠確實觸到主要

病症的時候，我們不要懷着先入之見。一個外科醫生只望望病人的外表，不能作正確的診斷。他必須研究病人的神經系統、循環系統、消化系統、細胞組織以及病人對於恢復健康的意志。這正是一個患病的世界，一個患着重病的世界。

七種動力

促進戰爭與和平的動力有許多種類。自從人類文明有了記載以來，它們便不停地活動着，雖然努力的程度時有差異。爲便於診斷這個患病的世界，我們可以把這些力量分爲：

一、意識形態； 二、經濟壓力； 三、民族主義； 四、黷武主義； 五、帝國主義； 六、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 七、追求和平的意志。

如上的次序並不是按照這些動力的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在各個時期，它們的重要性常有變更。它們相互輔助，交織而成整個的人類文明。對於每個世界的解剖，其他人士也許會另行分類，另立名目。然而我們却以爲如上的區分和分析，不僅最能反映世界上的主

要運動，而且從歷史的眼光看來，這是一比較確切的根據，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研討這些問題的新方法。

一、和戰史大半就是這些力量的活動，以及人類不能預悟它們與控制它們的紀錄。歷史的大部份都極誤寫為賢與不肖的人物月旦。現在我們研究和平問題，應當大大地擴展研究的範圍。

一、意識力量

對於鑄成世界形式和造成戰爭與和平，宗教、仰以及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藝術的、科學的諸種觀念的重要性，不應當被估計得比其他力量為小。自古迄今，它們總是人類文明的決定因素。

人類的信仰與信念蘊藏着一種戰鬥的十字軍精神，有一種遺傳的侵略主義潛伏其中。這些真確的事實。偉大的和革命的觀念至少有一段時期受着軍事行動的支持。基督教、天授君權——穿着全副封建制度的甲冑——回教、宗教改革、自由主義等等，當時都是跟着

寶劍所造的。現在，新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正在作戰中。意識形態的戰爭，無論是關於宗教或世俗的，都比專事征服或開發的戰爭還要殘酷激烈。雖然「個人自由」觀念在今天還不如集體主義那麼富於侵略性，可是，也可能發展到殺伐的程度。

意識形態也能促進和平。兩千年來在各種宗教中基督教獨以和平慈惠教人。作為政治概念的個人自由主義和代議政府也曾宣揚和平。這兩者在某些時候都會用過寶劍來推行它們的信仰。然而它們的最終目的是和平。只要人類有信仰，他們總會努力保護並發揚他們的信仰。

二、經濟壓力

雖然我們不信仰歷史的經濟決定論，可是經濟力量在這七種力量之中，佔據了很大的地位。人類既然必須生存，爭取生存便造成了永久的經濟力量和壓力。在全部現代文明史中，經濟力量確實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東印度的財富刺激了十五十六兩世紀的開發與征

膠。因人口過剩迫而尋求人口與商品的出路，這在今日世界舞台上起着異常重要的作用。渴望原料供給的安全和過剩生產品的銷場，引起了不斷的磨擦、憎恨、恐怖和戰爭。堅持「國旗所至，貿易隨之」，會弄得血成河，痛苦難言。這一切都是生產帝國主義的因素。

不論經濟壓力對於造成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究竟盡了多大的作用，上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濟藥種依然是使世界淪入第二次大戰的主因之一。各國已經痛切意識到戰爭破裂了經濟生活，然而在某些人士看來，它們的意識還不夠深刻。不過經濟力量在另一種情勢之下，有時也會制止戰爭。

三、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由人類最基本的原始本能與情緒發展出來的。

它淵源於一個具有共同的語文、宗教、風俗、傳統、文學、藝術、音樂、信仰、習慣、表現方法、仇恨、恐懼、理想、種族忠心等等的共同種族。它表現於愛國主義，這是

從愛家、愛種和種族自尊心演進而成的。人們爲保家而戰，也爲衛國而戰。

由於這些種族本能和風俗習慣，各民族永遠祈望不受外族的統治或支配。因此征服異族的野心是造成歷次戰爭的一個最有力原因。各國總是爲獨立自決而奮鬥。外力的壓迫往往迫着他們硬起心腸，奮發抵抗。人類幾千年的历史處處都點綴着爭取獨立的戰爭。誰還記得清希臘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法國人、羅馬人及英德法意意大利人爲謀獨立而從事過的許多次戰爭？

戰爭的勝敗不能算滅民族主義。每一次作戰每一次構和卻使它更加蓬勃。從每一次的失敗和勝利中，迸發出了更猛烈的民族主義。

各民族人民受了國歌的激動，出發保衛國家、追隨國旗而走向戰場、爲國家而犧牲子嗣和財富。一旦得到勝利，他們鮮有願意任憑人家來廢止其行動的獨立與主權的完整。

民族主義是戰爭的起因，同時也是和平與進步的保障。民族主義的價值不能因其所引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

持久和平問題

起的禍患而被抹殺。

當民族主義是從壓迫中爭取獨立與抵抗侵略的動力時，它促進了戰爭。然而獨立和精神的統一、民族自尊心，有建設性的競爭，從互相依附的風俗習慣中建立本國文化，以及正當方式的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足以產生更偉大的進步，足以宏揚文化事業、科學研究、藝術、音樂與文學。民族主義從最好的意義說，是一種滿足，一種完善。

極端的民族主義確能有礙於和平與進步。正如個人一樣，種族有追求光榮和權力的野心。祖國的尊敬、榮譽和擴展就是個人的滿足；爭取優裕的境遇也是一種激動的號召，民族主義極容易流入危險的形式。例如，奪取他民族的資源和發展國外貿易的慾念，以及向外侵略的野心，立刻可以變成帝國主義。

世界上差不多有六十個國家。在心的深處，每一個人都把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恐人類還居住在地球之上，民族主義一定會繼續存在，任何保持和平的計劃都要把它包

容在內。

四、黷武主義

人是一種好鬥的動物。他愛競爭，他易於憎恨。他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動物，在羣衆之中他變得更自私更自利。他的好勝心立刻轉爲傲慢，傲慢就具刺激侵略的一個因素。

戰爭的熾赫與光榮打動了人心。人類愛經歷危險，戰爭正好把許多人從沈悶的機械生活中解救出來。

共同防衛是由來已久的人類本能。它肇始於保衛家庭，擴張爲保衛部落，最後發展爲保衛國家。由於自衛上的需要，每一個國家，縱使是最愛和平的民族，都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軍事組織。軍備固然是必需的，但一有軍備，便會產生猜疑、恐懼、抗衡的軍備和仇恨。

從軍事組織之中，往往養成一種軍人階層。他們成名的希望寄托於戰爭上面，而不是寄托於和平上面。對於解決國家的危難，他們很少主張採用和平的步驟，而常常呼籲政府訴諸戰爭。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

我們所論述的，是戰爭與和平的發生方法。它是促進戰爭的。

然而，這並不能免除國家所負的責任：一是防衛，一是侵略。像個人一樣，有些民族天性是和平的，有些却嗜嗜戰爭。中國顯然是最和平的國家。只因爲酷愛和平，以至三千年來除了兩個比較短促的時期以外，他常爲異族所征服所統治。

某些種族竟有變略的武士血統存在其間。一個酷嗜侵略的種族常常爲戰爭而推崇戰爭。德意志一日，三國早晚宜有變略的武士血統存在其間。「武士觀念」根深蒂固地盤踞着德意志人尤其是普魯士人的心腹。這也許是因爲他們曾經不斷地感受外患的威脅。從另一方面說，有人却認爲德意志與英法大不相同，苦於從來未曾爲羅馬人所征服，以致不能得到那樣的教訓。約在兩千年以前，路西佗 (Tacitus 羅馬歷史家) 說：「——*at. 117* ? ——」譯者) 已經對於德意志經過許多議論。條頓武士用火與劍支持他們十三世紀的觀念。他們的武力侵略觀念流傳了幾百年，而德德烈大帝一傳爲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再傳爲希特勒的「主宰種族」和「以槍炮代生活」等等觀念。

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兩系封建軍閥——薩長與長門——分別統治着現在日本的陸海軍。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德意志人民現在已不復是黠武主義者了。然而正因為天性馴服，他們常常爲本國的軍閥所驅使。

我們也不要忽視了那班煽動家們，他們野心勃勃，常以光榮和征服爲口實。這班人一面追求世俗的權力，一方面又希望留名青史。他們是黠武主義和侵略主義的魔怪。他們是亞力山大，是成吉思汗，是體撒，是查理曼，是阿多諾士，是拿破侖，是德皇威廉，是現代的西班牙所謂英雄豪傑。

五、帝國主義

另一個在歷史上較爲宏大的力量是帝國主義。按照我們的解釋，它是各種族擴張其領土的一種運動。

它一半是因，一半是果。它起源於過火的民族主義，黠武主義，爭取勢力的渴望以及經濟壓力。它們相輔相成。自古迄今它們目的始終不改，雖然形式屢有變化。在某一時

期，帝國主義的一部份動機是爭取王朝或種族的光榮。另一時期却是傳播宗教的熱心，列如回教或基督教。但在現代文明中，它的動機却側重經濟方面。

現代帝國主義發展成爲三種。其中一種，以現代的道德標準判斷，是正常的；第二種，從某方面來看，也不無理由，第三種却無論在道德上或在和平的希望上，都一無是處。第一種帝國主義是將種種擴張到殖民地去，並開發人口稀疏的地區。第二種是開發不能自治的未開化種族的地區。第三種乾脆就是征伐已開化的種族。後兩種帝國主義目的相同，即是開發他民族的資源，以爭得自己的優裕生活。

無論帝國主義的推動力是光榮、威勢、傳播宗教和意識形態、開發落後種族、或掠奪勞力與資源，它並不一定是天授君權的附庸或獨裁者的屬性。主國家之爲帝國主義，不亞於帝王和獨裁者。雖在帝制之前已幾有帝國主義者。英、法、美三國也會不斷地向外發展。不過，各時代帝國主義的勢的國家，總是建基於階級政治上面。

無疑地，統治異族，掠奪異族永遠是造成戰爭的一個原因。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它能促

進永久和平。即使是向落後種族區域或開放區域擴展，帝國主義間的競爭也常常會引起戰爭。對於散播文明，它倒不無功績。但作為推進和平的方法，它却沒有多少貢獻。像英國那業已經濟足夠帝國，本身變成一種穩定的力量，這與它自身再進也了。之故是因為這帝國具有自由主義的本性，它在它的屬國之間扶植了代議政治。然而當作一種維持現代世界和平的理論來看。帝國主義往往樹立了許多敵對形式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彼此互相傾軋。

在每次締造和平的時候，帝國主義總是潤身其間，下一次也一定少不了它的份兒。

六、恐懼、仇恨與報復

恐懼、仇恨與報復是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勢力最大的是恐懼，仇恨與報復時常由恐懼而起。恐懼被侵略，恐懼戰時被封鎖而致餓死，恐懼經濟的失利；因受屈辱、敵視、壓迫而發生仇恨；渴望報復已往的屈辱和挫敗——這一切都奔向於暴烈的舉動。

這些暴力潛伏於種族的意識和種族的經驗裏面。這些情緒是已往諸次戰爭的遺產。雖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

辱永銘在一個民族的心坎。兩國之間常有深入骨髓的傳統宿怨。由於這些情緒，戰爭孕育了新的戰爭，戰爭並不能解決問題。弱國恐懼強鄰的侵略，使它們經常因準備防禦而增加負累。

它們經常的憂慮不安，不斷地從事外交活動，尋求支持和軍事同盟。因戰敗和被懲罰而感受的恥辱與損失，產生了不可遏止的復仇意志。

戰敗者常受侮辱，他們常常將民族窮盡。無論在實際上或在信念上，戰敗國的民族驕矜、民族希望、民族經濟或民族尊嚴，都受了嚴重的打擊。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這是不當的事情；也沒有一個的領袖敢於提出這個問題。仇恨歷久不泯，疑團於一個民族的傳統裏面。

這些情緒是戰爭的永久遺產，也是戰爭的永久原因。它們也出席每次的和會。

七、追求和平的意志。

在一切促進戰爭的力量以外，存在着追求和平的意志。戰爭所引起的無盡痛苦，永遠

踐踏人們的頭腦。戰爭者殺或傷殘一兩個族最優秀的子孫。戰爭給每個家庭帶來了最深沈的悲痛。戰爭帶來了貧窮和墮落。戰爭給勝利者與戰敗者同樣帶來了痛苦的疾疫。

基督的「山上垂訓」(見於聖經中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譯者)指示了慈悲、和平、善意等等超世的觀念，作為基督教的基本教條。人類雖然常常違背這些精神的觀念，却也接受了一種不滅的激勵，為和平而奮鬥。

無數年來，善良的人們繼續探求持久和平的方法，證明人們如何渴慕能從世外的最大災難中得救。無數和平條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設立、神聖同盟、歐洲協調、勢力均衡、海牙法庭、由協商調停和仲裁解決爭端、國際聯盟、世界法庭，這些都表示出了人類追求和平的熱望。

和平的精神觀念成就了這一件事：即是戰爭的領袖們必須把他們的戰爭解釋為自衛的戰爭，而且目的只是保障和平。每次戰爭結束時，人們總是以狂歡的禮讚和教堂鐘聲表示歡慰。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

結 論

這七種動力——意識形態、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恐懼仇恨與報復以及追求和平的意志——構成了世界歷史的大部份。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這些形式都有變化，因為諸種力量的強弱常有差異。它們要繼續塑造這個世界。它們要盤據在下次和會的廳堂中。戰後的世界不會是一個新的世界，而只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我們不要小覷了個人所能發生的作用。當這些力量造成了重大的危機時，政治家們一定要挺身出來加以處理。沒有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敢於忽視這些人物在和平與戰爭的危機中所起的作用。他們處理成功的時候，這便是和平。失敗了，這便是戰爭或戰爭的種子。亂世的領袖可能是有才幹，有個性，有勇氣和有眼光的人物；也可能是愚昧、無能、虛榮、自我主義、野心、腐敗的人物。他們也許是烏托邦的夢想家。他們也許是善惡兩方面性格的混合體。我們公認他們負有甚重的責任。然而人類的個性不能淹沒這個事實，即：和戰問題的門徑建立於這一班人物對於各種活動着的偉大力量的認識上面。政治家對於這些力

量的影響，只佔次要的地位。

無論個人的重要性如何，我們現在正面對着這些力量與全世界的紛亂。因此，假如我們準備假手於締造和以去惡揚善，我們必須認識這些力量，研討它們已對於和平與戰爭的作用，並且預計將來要如何控制它們。

第二章 現代世界的歷次大危機

我們的自的在於探求這七種力量在現世界動亂中的作用，以及它們與未來和平的關係。就今天的諸問題而言，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後的一百六十五年間，是最重要的時期。我們將在以下幾章中，分下列幾個時期，加以研討：

自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一百四十年間。

一九一四——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間。

一九一九年停戰以及和會期間。

促進和平與戰爭的諸種動力

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戰再起的二十年間。

我們已經說過，歷史在時期的交替處是不明確的。然而却可用粗大的筆觸勾劃出來。我們今日的大危機有其歷史上的根據。在未曾討論這些力量在上述各期的活動之前，我們要先在本章中簡述一下現代西方文史中的兩次動亂。它們和早期的保持和平的觀念一樣，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一種關聯。

第一次世界危機

第一次大危機可說是誕生於那些新興的文化、政治與宗教諸觀念。那些觀念會引起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並且結束了「黑暗時代」。

這些造成革命的觀念的孕育期，始於十五世紀。葉廷至十六世紀。這時，印刷術的發達，大大助長了這些觀念的活動和衝突的蔓延。戰爭的方法也因槍砲的改良而發生變化。同時，自由的經濟企業，此時也在全世界各地開始了。

在這時期中，我們遠可以看出世界文明的轉變——從文藝復興以前之以宗教與精神為

基礎，轉變為以後之以物質為基礎。

以從這一切活躍的因素之中，開啓了一個大探險時代，發現了西半球，發現了經好望角到印度洋，經荷恩角到大西洋的航路。

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贊武主義也不甘寂寞。征服的戰爭替代了昔日的宗教戰爭和王朝戰爭。

這些力量畢竟引起了三十年戰爭，把歐洲各國都捲入漩渦。據說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民喪生於那次戰爭及一六四八年度脫法里亞條約訂立以後的飢荒與瘟疫。

第二次現代危機

從三十年戰爭到美國革命的百三十年間，歐洲各地不斷發生宗教的、王朝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但還沒有變為世界性的戰爭。有些國家長期置身於戰爭之外，從一開拓殖民地，發展海外貿易，使文化思想和經濟生活得以進步。

然而到了下半期，十八世紀末葉，却醞釀着一個新的世界危機。上距自由希臘和

早期羅馬兩千年左右，個人的權利觀念又漸漸再生了。人民自由而再生充分表現於本憲章、清教徒革命、權利宣言、美洲殖民、及法國百科全書派的著作裏面。但關於民權運動的發展，本書並不算詳加論列。

與這些力量并起的又是經濟的與民族主義的壓力，帝國主義與噴式主義的抬頭以及恐懼、仇恨與報復三種情感的交互作用。這些力量的衝突與壓迫終於爆發了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

跟着是四十年的戰爭、革命和混亂，有時竟籠罩了整個西方世界。這時候最顯赫的顯武主義者就是拿破崙。直到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時纔恢復了和平。

下一世紀的特徵是：個人權利的普遍承認，代議政治的迅速發展，工業革命、科學、發明與藝術的發達。在本時期以內，這一種動力發出了重大的壓力，益以政治家們無能予以抑制，終於爆發了一九一四年的大戰。

早期的和平運動

人類不斷地努力尋求維持和平的方法。在我們議論中，却不免假定我們這一代纔最先發見一點端緒，同時對於戰和問題纔得到一種新的觀察與理解。其實只要研究一下已往的情形，便可以糾正這種妄自尊大的毛病。

自太古時代起，在每次戰爭結束的時候，各國總要簽訂「永久和平」條約，並且嚴肅地允諾永守和平。我們並不關心這些諾言，而只注意維持和平的方法。除了往昔中國人所提供的仲裁制度和古時希臘各城邦所使用的協商辦法以外，第一個維持和平的可行方法是羅馬式的和平（Pax Romana）（即「羅馬和平」）。

「羅馬和平」

「羅馬和平」是世所熟知的。它是後來各種類似制度的示範。其簡單的解釋是由一個軍力最強的國家強制構成，但同時顧及戰敗國的權利。這不僅在表面上與某些現代的建議相似，而且在內容方面也有一些雷同。

隨著基督紀元初葉羅馬帝國的勝利，和平時期繼續了三百多年。這就是說，雖然邊境

上經常發生戰爭，羅馬帝國境內却是太平的。

在這個時期，羅馬可能維持和平，因為只有它的軍力最強，行政效率最高，同時也沒有強隣的威脅。它的近鄰大半是日蠻民族，只需警備力量便可以對付他們。唯一的強敵是塞爾的提亞丁却又相距以遠，不致有來犯的威脅。

維持和平並非一種目的。羅馬與現時的英國相同，國民的糧食有賴於海外的供給。要使海上通行無阻，它必須制服海盜和公海上的海軍強國。在海洋自由的制度下，羅馬發展了與印度的商務，以免支付由陸路經過帕提亞的巨額過境稅。

羅馬帝國在境內的威勢並不完全是由於羅馬鷹旗引起了臣民的恐懼，而容或更是由於帝國在轄境內的各種發展，例如地方政府、陸路、水道、農業的培植與保護，最重要的還是羅馬法的制定。

和平和一切以武力維持和平的方法一樣，「羅馬和平」的結果是不吉祥的。帝國內在的力量，結束了它的生命，外來的軍事進攻只是輔助的因素而已。意大利與希臘各民族的精神

消耗於蔓延的瘡病；農民階層也因奴隸制度的發展和大地主的增多而歸於消滅。最後在毫無辦法中，戴克里先（羅馬皇帝——284—305年——譯者）創行一種「管理經濟」。中央政權日益擴大，而維持秩序與保衛國土，則完全倚賴於羅馬軍團，因而削弱了地方的防衛力量與國民的禦侮精神。

世人往往把希特勒的「新秩序」比諸「羅馬和平」，然而它們之間存在着一種主要的區別。「羅馬和平」是代替野蠻暴行和騷亂的唯一制度。希特勒却要毀滅既成的法律與秩序，然後再以強力推行他的制度。

和平計劃的發展

從中世紀到第二次大危機（這次危機以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爆發時為最高點），產生了無數避免爭維持和平的計劃。他們有國際聯盟計劃。他們有聯邦計劃。他們主張建立一個太上議會和國際武力以執行命令、保障集體安全、實行互助、制裁侵略國——甚至還有將十足的基督教倫理應用到國際事件的激烈意見。

持久和平問題

二四

格羅提斯倡建議

第三次十字軍時代（一二一九〇），格羅提斯（Grotius）提供了一個消滅戰爭的計劃。格羅提斯把這問題看得太簡單。他的意見，只要教皇下令禁止戰爭就行了。這是最早宣告戰爭為非法的一種計劃。他建議這個辦法一旦實行之後，各國君主間的一切衝突應提交羅馬裁判，這就是一種強制的仲裁。對於不服判決的任何君主應予以嚴厲制裁——驅逐出教或廢黜王位。

比耶·都波的计划

國際聯盟的意見於十四世紀。斐利浦，帕爾的顧問官諾曼人比耶·都波（J. de Dubois, 1260—c. 1320），在一篇題為「聖地之恢復」的文告裏面，主張設立基督敎國聯邦。國際間糾紛應交由國際會議仲裁。不過這個計劃同以後許多計劃一樣，也有一種刺眼的地方，因為它規定法國應當支配歐洲，國際會議應當集中力量制服異教的國家。

但丁的建議

但丁 (Dante 1265—1321) 在所著「君主論」一書中設計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擁護皇帝反對教皇。他說：帝國的存先於教皇，既然羅馬人的祖宗是伊尼亞斯 (羅馬神話人物，見荷馬史詩「譯者」)，他們自然是優越種族，也配得統治劣等種族，且正可以證明「上帝創造了亞里安種族優越的理論」。

在那樣險惡的時代討論這些招搖是非的問題，為安全計，一定要以譬喻的方式。但丁的議論有時晦澀費解。不過他到底透露了「人類幸福出於法治」的見解。他不主張一國超越另一國，而主張法律超越一切，因此國家的憲法應該有所控制，換句話說，就是要以國際法來仲裁各國的紛爭，應該有一位理想君主，他擁有最高權力，執行必要的領導。他希望意大利成爲「國際間的光明天使」，然而他並不希望意大利成爲國際間的統治者。意大利寧爲一個在最高法庭指導下的世界國家的一員。

亨利四世的「大設計」

亨利四世 (Henry of Navarre 1553—1610) 及其宰相蘇禮公爵 (Duc de Sully 1560

現代世界的歷次大危機

（二十六）曾擬具一個更特殊更詳盡的計劃，即所謂「大設計」（Great Design）（Great Design）。

依照修禮的說法，這一設計的產生似乎是由於亨利確信：為自己的安全計，必須壓服奧國皇室，之後再在歐洲樹立一種足以維持和平的制度。

毀滅奧國，然後再把歐洲平分爲十五個強國，藉以防止勢力不均。這是一個激烈奔奇的計劃。

重行訂定歐洲疆界以後，亨利又建立了他的國際聯盟——當然只是寫在紙上。十五強國派遣代表會議一個國際會議，其代表每年改選一次。該會費用由會員國按比例分派。國際會議的職責是：解決國際間一切糾紛，處理日常事件。

亨利保守未來實際聯盟的方針。不過他又建議組織國際陸海軍，以要厲行國際會議的決議。

「大設計」雖然要消弭十五個會員國之間的戰爭，却並不禁止對外的侵略。由侵略國佔領的土地應組成新的王國，交由因改組歐洲而失位的君王管理，並且允許這些新王國參

加基督教國聯合。

「大設計」規定國際會議應採用足以鞏固各國團結與維持秩序及貿易自由的法律，藉以滿足各黨派的希望。此外又規定國際會議應隨時作必要的改革。有了這一條聰明和遠見的規定，亨利提供了條約的和平修正。

亨利的計劃從未付諸實行。條禮告訴我們：這個計劃行不到最後的朝夕，亨利不幸逝世了。不過它給予嗣後種種國際政府計劃以一種前例和若干意見。它是第一個各國平等聯合的計劃，裏面提到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機構和施行制裁的國際武力。

克魯塞的建議

在亨利提出「大設計」以後二十年，克魯塞 (Eric Crane) 擬具了他的「新西奈」(Nouveau Cynée——古希臘小國 Thesallia 的政治家西奈阿斯，曾出仕伊庇魯斯的皮魯斯王廷，勸士勿事戰爭，永保和平——譯者)。他提出兩點特殊的意見：第一，他主張非基督教國家應與基督教國家同有參加國際聯盟的權利——由此打開了到世界聯邦的門戶；

第二、他建議世界應該採用廣泛的仲裁制度以避除戰爭。

威廉·潘恩的計劃

威廉，潘恩在「論現在及將來之歐洲和平」一書中，提供一個組織將來世界的計劃，他希望這個世界可以造福人羣。他希望自由消滅戰爭而避免流血、節省金錢、鞏固基督教的聲譽、增進商業的發達，並使君主不為權勢而鬥、愛情而婚娶。歐洲各國應組織永久的國際法庭，各國照比例選舉制選出九十個代表，每年集會一次，商討並解決外交手段不能解決的一切國際問題。議案用投票表決，以四分之三的票數為最低多數。處理國際公事用拉丁或法國語文，紀錄應送達各國元首傳觀。

大家都以為威廉·潘恩避免討論使用武力迫令一國接受仲裁判決的問題；他假如提出了制裁的辦法，便與他的信仰背道而馳。其實，他既然明白規定對違約者採取共同行動，已經承認制裁的必要了，其原文如下：

「組成本聯盟之任何國家如不同聯盟提出要求或辯訴，或不遵守不履行其裁判，而

訴諸武力，或故意延宕履行是項裁判，其餘各國可一致強制其遵守並執行是項判決，責令賠償受害國，並執行判決國家之費用。」

他所規定的共同行動，其實比國聯所採用的制裁辦法還要激烈。

聖比耶的計劃

一七一三年西班牙王位戰爭結束以後，各國在烏得勒希舉行和平會議，進行食婪卑詐的談判。聖比耶 (Saint-Pierre 1658—1743) 有所感觸，因而擬具了「歐洲永久和平計劃」。本計劃頗受亨利三世意見的影響。

聖比耶建議，列強應：設立具有一個永久代表大會的獨立國家聯盟；一部通商條約法典；由一個永久議會調解糾紛；聯合以武力制裁叛盟國家；將各國平時軍隊減至六千人；創一歐洲的度量衡及貨幣制度；創立類似的自主的亞洲聯盟。

盧騷的計劃

盧騷 (Rousseau 1712—1778) 在一七六一年所著「永久和平計劃之批判」一書裏面，

現代世界的歷次大危機

改善了奧國耶計劃。他主張維持現狀，假如必須加以變更，只能訴諸仲裁裁判。他主張起草一部國際法典，由議會或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或加以修正。

他主張保證各國元首不至遭受臣屬的反叛。這也許是本計劃最嚴重的缺點，也是建築一八一二年神聖同盟的基石。

本沁的計劃

Bentham (1748—1832) 在「略論國際法」(一七八六—一八九)一書中，擬具一個避免將來戰爭的計劃，裏面包含四個要點：減削軍備；建立永久審判法庭，具有以武力制裁敵國的仲裁權力；制定國際法典；解放所有殖民地。

康德的計劃

康德 (Kant 1724—1804) 所著「論永久和平」(一七九五年)一書，對於戰爭還存在時的各種改革，一一加以攷驗，藉以產生主張消除戰爭的輿論，並且提供對於締造永久和平的許多建議。

他以爲人類的本性自私而卑鄙，然而正因爲他們互相競爭，各不相容，一方面固然產生了社會的混亂，一方面却使人類拿出了全付精力，直到建立國家而終止了社會的混亂，所以人類的文明反而因之提高。他預先見到國與國間會有類似的發展，終於形成一個「自由共和國聯邦」；所謂「共和國」者，係指以自由平等賦予人民的任何政體。加入聯邦各國爲要享受更廣泛、更富庶、更優裕的生活，必須割讓一部份的權力。

他的實施辦法主要是不干涉別國間的戰爭與逐漸廢除常備軍隊。關於國際法庭，他未作詳細的規定。

康德把和戰的研究提高到政治範圍以上，而當作倫理與社會良知的問題。這是康德在這一方面的不朽貢獻。

在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以前的時期中，還有其他維持和平的計劃與建議。上述的各種計劃至少可以指明人類的新求和平，實是由來已久的事實。

綜覽以往各種維持和平的方法，我們知道他們大抵主張以武力維持和平。「羅馬和

平」如此，亨利的「大設計」如此，有些較為緩和的計劃也是如此。然而有些計劃，社會主張用道德力量、理性、善意和國際合作來維持和平。

第三章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本書的旨趣不在敘述戰役或會戰。因此作者不想把起於美國革命終於拿破崙的失敗和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和約之間的四十年的戰爭經過，就誤讀者的時間。作者想儘量察明這七
種動力在這一百四十年間的活動情形，直到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為止。我們已經說過，
分析這些力量並且研究政治家處理它們的態度，我們可從而得到締造與維持和平的積極和
消極的經驗。首先我們要敘述意識形態、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恐
懼、仇恨與報復，以及追求和平的意志等等力量在本期的活動情形，然後再總論它們對於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關係。

意識力量

在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的初期，到處發生着兩種基本的不可妥協的意識形態的衝突。一方面有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註）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也有各種各色的個人從屬或個人奴役的主張，例如奴隸制、農奴制、以及階級的、君主的和國家的壓迫。對於這幾種意識形態，我們很難給以確切的定義。但是，爲要研究它們之間的衝突及其對於和戰的關係，我們必須加以定義。

個人自由的定義因時代因種族而異；但有兩個主要的共同特徵。

第一個共同特徵是：個人尊嚴和個人權利的觀念。這裏還包含了一種思想，即：權利是造物者的賜予，不能爲國家或任何權力所剝奪。這個觀念產生於兩種強烈的要求：一是人類對於智識自由與精神自由——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的要求；二是人類對於經濟自由——在經濟自由中，人類可以自由選擇職業、議定勞動契約、收受並保有從自己的企業和努力中得到的報酬。

第二個共同特徵是：政府應以民選代表所制定的法律爲基礎，而不能以任何種權力

所制定的法律為基礎。

「個人自由」觀念建立於如下的信念上面，即：精神的、智識的以及經濟的進步，是無數個人努力的總成績，而不是政府的作為。

洛克和盧騷與此主張：最高權力應屬於人民；人民可以把這些權力授與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再以之委交行政官吏執行；行政官吏只是受委託人，他不能決定或左右人民代表，否則又會流為專制政治而破壞了「社會契約」。這種主張大大地影響美國代議政治的形成。

美國憲法開列了許多權利，去立法行政三權分立制度和權利宣言，轉發加強了這些保護的觀念。

「個人從屬」觀念更難下一個定義，因為它有無數的形式，而這些形式又隨着時代而變化。其最緩和的共同特徵是如下的觀念，即：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個人自由。比較實際的壓迫性的形式有各種各樣的奴隸制，農奴制或還債勞工制。「個人從屬」不僅表現在以天

授君權或獨裁者為基礎的政治組織上面；而且也表現在階級政治——無論是軍閥政治、貴族政治、地主政治、教會政治、或勞工政治——或一個政黨上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百四十年間，各民族都曾竭力爭取自由——這是勿庸置疑的事。北美聯邦的成功，把代議政治和神聖民權的原則灌輸於整個世界。代議政治在西半球普遍地建立起來了。英、法、斯城的納維亞各邦、荷蘭、瑞士、以及意大利也都繼美國之後出現了這種政治。德奧也對之表示讓步。甚至俄國也在活躍地醞釀着這種政治，沙皇竟不得不讓議會擁有了獨裁的力量。中國和日本也趨向於這種潮流。在印度、埃及、土耳其和南非的黑人部落中，代議政治的運動也在活躍着。階級政治和貴族特權到處都被削弱了。

在精神自由和智識自由尚未風加以前，早就存在着某種程度的經濟自由，它是精神自由與智識自由的最大的推動力。因生產與財富的增加，中產階級勃興了，他們不斷地追求更充分的智識自由，精神自由與政治自由。

個人自由的風靡一時，也可以從其他方面看得出來。奴隸制始則遭受抨擊，終於在地

球上滅絕了。通貨制和還債勞工制只能在少數落後區域苟延殘喘。甚至在比較反動的國家，宗教自由與智識自由也有長足的進步。

然而在中歐，東歐和亞洲，舊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不適宜舊時代而有變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些觀念終於大部份變成了個人階級的從屬。階級政治有幾種不同的形式：貴族政治，軍閥政治或地主政治。

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國家，也還在教人樂天安命。

個人自由也受了社會革命的影響，極端的放任經濟轉變為某種程度的國家干涉，藉以防止經濟的弊害。關於這一節，以後再詳加討論。一般說來，在這兩種意識形態的矛盾之中，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之間的重心老是搖移不定。

在意識形態的劇變中，重要的問題是意識形態發展的方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期中，個人自由與代議政治在世界各地都在向前邁進着。

（註：本書採用「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或「自由國家」的術語而不用「自

由主義」或「民主政治」的術語，因為後兩個術語常為實施別種政體的國家所引用，而變更其原意——（著者）

經濟力量

本時期中，影響和戰的最大的經濟壓力是工業革命。本世紀初葉，重商制度開始讓步於企業自由——這是各種自由理想、蒸汽機的發明和亞丹斯密及其學派的學說等等共同造成的結果。

這幾次爭取人類自由的革命，建立了保護個人自由與政治自由的政治機構。這些政府是建立於比較簡單的經濟生活的氛圍之中。思想自由促進了科學研究，並且擴大了基本的自然法則的知識。由於經濟自由的鼓舞，這些發現與發明轉化為龐大的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有；從而發生了資本與金融的大量積累——現代資本主義的出現。由於技術和機械力量的發展，個人的生產力大大增加了，各文明民族的生活水準無可比擬地提高了；從而大大發展了人性。藝術與音樂日益接近大眾；文學盛極一時；科學猛進；教育普及；公共衛生為

人所注意所改進；以及諸如這類種種發現。這一種進步，以及認識自由、精神自由和又治自由的不斷傳播，使人心洋溢着希望與自信。人們無需恐懼也無需護照而能到處走動。的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二三十年間，可說是人類生活的黃金時代；雖然轉向於唯物主義，依然不失為一個充滿着希望和自信的時代。

可是從以往三十年的經驗中，我們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若干促成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經濟制度的力量和矛盾。這些力量和矛盾正是醞釀於黃金時代以及黃金時代以前。

隨着工業革命的發生，人類文明的確傾向於唯物方面。前一時期以宗教和精神的特色大大消褪了！

經濟結構變成極度複雜，經濟均衡極度脆弱。國際交通、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引起了各國間經濟的往來與依存。世界上任何一處發生了故障，就會到處引起市場停滯，和信用與資本週轉不靈的反應，終於造成了廣泛的失業現象。

從這個機器時代所強化的經濟制度中，生出一種生產與消費的律動，加以信用變動的

投機影響，便湧起一種週期的繁榮與不景氣。在繁榮時期，貪婪、投機、浪費等現象非常盛行；在不景氣的時期，工人陷於失業和窮困，農民無法脫售農產物，而這些農產物正是工人所迫切需要的。

前面已經說過，在早期爭取政治自由、個人自由及其比較簡單的經濟體制的革命之後，跟着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兩種革命在個人自由上引起了尖銳的矛盾。機器時代，在政府以外產生了各種組織。勞工、農民和商人的強制團體應時而起，為自私自利而干涉政治。大的工商團體和圍繞它們的金融集團滲入政府裏面而且控制了政府。他們給予勞工的待遇與報酬是不公平的。金融與信用的巨量集中原為建設有利的大規模工業的必要條件，却也引起了若干流弊。金融與信用的統制原為便利私營工業的發展，現在却控制了私營工業。牟利的方法不在生產商品，而在操縱金融，結果在倫敦、柏林、巴黎、彼得格勒、紐約、芝加哥等金融市場以及許多較小的金融中心，造出了巨大的罪惡。職工會原為工人抵抗大工廠支配他們的生存與生活的必要工具，却也變成了支配人類自由的組織，在經濟制

度上造成了硬化和僵化。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前，美國人民要求得到必須糾正這些弊端，必須自處於主人翁的地位。侵犯人類自由的「放任主義」，並不是真正自由的一部份。不過這些弊端會由法律逐漸予以糾正。約束經濟循環的動盪的信用制度，組織起來了。在大多數經濟團體裏面，漸漸養成了倫理觀念。然而在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却破壞了世界經濟的臨時均衡，打斷了這些改革運動。

經濟制度的種種弱點和矛盾，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影響尙少，而對於戰後的衰落，影響較大。不過其間的經濟壓力對於這次戰爭却有很直接的影響。工業國家人口過於稠密，他們急於尋找活動空間和市場。這樣便轉而造成了大規模的軍備擴張與軍備競爭。尤其在英、德、意、日本等國，高度工業化使糧食和原料必須仰給國外的輸入，其結果便是無限制的海軍擴張和競爭，藉以保障海外的供應。對於海外貿易的依存和爭取活動空間的野心，大大刺激帝國主義走一控制殖民地的道路，藉以取得自給的資源與過剩人口

的出路。這也刺激帝國主義向擁有資源而在政治上独立的國家，從事經濟和文化的活動，以期取得牠們的親善和合作。於是，權力政治的勢力伸展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反個人自由和反代議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萌芽

當代議政治正在把世界從中世紀的反動觀念——如專制政治、軍事獨裁、國家或階級統治——的倒懸之下解放下來的時候，一種新型的敵對觀念也正在萌芽。馬克思的資本論直接從工人革命中取得實際的推動，而在黑格爾頌揚國家的哲學中得到理論的根據。這種意識形態並不新穎，馬克思及其信徒僅集其大成而已。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發展中，我們目擊共產主義的誕生。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社會主義要假手議會的活動而實現，而共產主義却要假手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專政而實現。

當時歐洲一般人民正遭受嚴酷的工業主義主子的虐待，和經濟制度的播弄，這兩種意識形態都給予他們一種美麗的憧憬。這種觀念的骨子裏還是這存個人對國家的從屬——還是中世紀的舊觀念。這兩種制度比之自由主義的制度尤為唯物，因為牠的整個理論在於創

造一個經濟平等的上帝，制約智識和精神的自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想保證避免危險的安全與避免勞碌的幸福。

在財富與康樂急速增進的時候，工人的景況並不如馬克思所預言那樣衰落，而是逐漸上昇。不過這些觀念却深入於世界上少數理論家的集團，他們的宣傳也的確混淆了自由思想，並且加重了代議政府努力解決國內矛盾的困難。在某些地方，他們誘導政府直接管制經濟生活而不以法令調整繁害，因而毒害了自由。因此，自由開始向政府投降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意識大大引起了世界的不和，加深了人類的危機。

民族主義

在一九一四年前的一百四十年間，是歷史上民族精神最蓬勃的時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自由的發揚與經濟的進步，重新燃起了爭取種族利益和民族自治的熱望。在飽受了壓迫以後，這種慾望更加強烈！

在這一百四十年間，西半球的北美聯邦、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巴拉圭、波利維

亞、祕魯、智利、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圭地馬拉、海地、聖多明各、聖薩爾瓦多爾、古巴以及墨西哥等國先後獨立了。東半球的比利時、希臘、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比亞以及蒙特尼格羅等國也都獨立了。有些種族發生過叛變，但是失敗了。波蘭、芬蘭、匈牙利三國便遭受過這樣的命運。的確，匈牙利後來纔與奧地利聯合；而且就某方面說，却是奧匈帝國的統治份子。在這時期，世界上約共產生二十七個新的國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完成了民族的統一。所有這些變化幾乎都是戰爭的結果，而鬥爭的艱難困苦，愈益激揚了解放國家的民族主義的精神。

在比較飽斃的被壓迫的諸種族中，有愛爾蘭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特維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斯羅伐克人、斯羅維尼亞人、哥羅西亞人、達爾馬提亞人、佐治亞人、亞塞爾拜然人、亞美尼亞人、亞刺伯人、埃及人以及印度人和馬來人；他們那時還在外族統治之下。在某些場合，種族壓迫不僅採用經濟剝削的方式，而且還嚴厲限制土著的文化。爲了撲滅方興的民族主義，許多征服者往往使用高壓的手段摧殘本地的歸

文、文學、教育以及一切民族的表現。這些壓迫，各民族不但奮起從事行動上的反叛，而且也以事實認識上的抵抗。

爭取種族獨立的渴望，還表現到另一個舞台的活動上面。在歐洲各地都有種族雜居的區域——即所謂「未贖回區域」(Irredentas)——意大利語；例如'Italia Irredenta'，意為「未贖回的意大利」——即指居民多為意大利而受治於他國政府之意大利鄰境。今人遂以 Irredentas 一字泛指情形類此之區域——譯者) 少數的法國人，波蘭人和丹麥人，雜居在德國境內；希臘人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亞境內；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在奧匈境內；以及其他。橫斷種族雜居區域的國界，使大羣的人民與其祖國隔離。國界兩邊的地方政府一定要設法削弱乃至消滅外族的文化而替換，把他們及收到統治的種族中來。於是激起了他們祖國人民的同情和仇恨。

這些區域都在醞釀着解放運動。種族的摩擦遠更有甚於此的地方。現在有許多種族集團，例如斯拉夫族——俄羅斯人自命為他們的保護人，其區域遠達亞得里亞海；德國人則

使把國外的日曼血統的人民置於德國保護之下。

在民族主義的力量與企圖的壓力之中，貯藏着大量的火藥，準備在一九一四年來一場爆發。

帝國主義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前的一百四十年間，帝國主義的活動及其所引起的矛盾，對於爭與和平發生了惡劣的結果。這裏面依然是爭取權力、光榮與剝削異族的慾望。可是工業革命又增加了它的另一些慾望。現代教育、期刊、電影、便捷的交通、鄰邦人民接觸的緊密，使各地人民都希望達到較高的生活水準。工業革命大大地刺激了人口的增加，因而產生了攫取更多的活動空間的慾望。它還迫使各國追求過剩商品的出路，保障海外的原料供應。過剩資本也要追求發展的地區。

征服殖民地和佔領落後區域與無人地區，更助長了這些希望與目的。

這一百四十年間的帝國主義活動，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國主義的活動。除北極海。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與大拉西亞和非洲的沿海殖民地不計外，還有許多開放地區域與落後種族所居住的區域等，着被佔領被瓜分。印度、東印度羣島、中國的一些部份，都可以任人佔領。

在互相敵對，互為消長的形勢下，龐大的帝國有的興與，有的衰亡。稍稍回顧諸帝國興衰的經過，我們便可以知道帝國的發展對於戰爭與和平起，如何重大的作用。

在本期中，西班牙帝國幾乎消滅了。開頭的時候，西班牙帝國囊括了全部南美洲（巴西除外）；全部中美、墨西哥、德克薩斯、與西滿加里福利亞的一大片領土，以及佛羅里達進東各地。古巴、普托、里科、關島和菲律賓羣島也都在它的版圖以內。這個大帝國的面積超過六百萬平方公里。到了本期末葉，西班牙却只掌管大帝國的一個斷片了。西班牙殖民地政府的無能，對於人民的慘酷剝削以及人民的爭取自由，使屬地紛紛發生獨立革命。結果它喪失了北美、中美、南美的所有殖民地。一八一九年，美國用併吞的辦法從它奪去了佛羅里達，一八九八年又用戰爭的手段佔了古巴、普托、里科、關島以及菲律賓。西班牙只剩下西屬摩洛哥、坦奧·盧·奧格、非琅多、波、朱比角和西屬幾內亞等屬

總之，從德意志面觀，歷史上最偉大的帝國已經土崩瓦解了。

根據教皇劃定的界線，葡萄牙帝國曾經一度與西班牙分享世界的領土。在本期初葉，這個帝國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包括亞速爾、葡屬東非和南非、巴西以及遠東屬地。可是後來它的屬地逐漸收縮了，一八二二年巴西取得了獨立的地位。不過在本期末葉，葡萄牙帝國的面積還有八十三萬八千平方公里，人口還有一千四百五十萬；包括安哥拉與摩贊俾克的重要領土，以及在印度、中國與馬來的許多小據點。

荷蘭許久以來即與英國互爭海上霸權。不過在本期，它竟讓英國佔去了荷領的檳榔嶼，新嘉坡、麻刺甲，錫蘭；好望角殖民地以及婆羅洲的一部。雖然荷蘭從此變成了海上弱國，它還能夠保持一個相當龐大的帝國。它擁有荷屬印度，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西里伯、婆羅洲之一部和一羣小島；它還有西半球的荷屬基阿拉與吉拉蘇。一九一四年，荷蘭帝國共擁有八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千一百萬的人口。

在各帝國中，比利時是一個後起者。一八八五年，它建立了剛果自由邦，面積九百萬

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七百萬。

意大利在本期初葉，正從意大利諸邦的民族統一運動。十八世紀末葉，它開始海外的帝國主義運動。一八八〇—一八九九年，它侵略阿比西尼亞（這一次失敗了）；繼而又侵略厄尼特利亞，的黎波里和意屬馬里蘭（這幾次成功了）。

在本期中，俄國不勝地發展着。它佔領了後來所謂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芬蘭、波蘭的大部份、克里米亞、高加索以及比薩拉比亞。它經西伯利亞擴張到太平洋。從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一個比較短暫的期間，俄國雖然還割讓了幾塊地方給日本，却佔領了三百二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一九一四年，它統治着一萬七千萬人民。

在本期開始時，土耳其雖然膨脹而組織鬆懈，却不失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它擁有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蒙特尼格羅、阿爾巴尼亞、馬其頓、亞阿伯、埃及、亞美尼亞、希臘、克里特、士麥納、塞浦路斯、敘利亞、巴力斯坦、美索不達米亞、阿爾及爾亞以及突尼西亞。後來阿爾及爾亞和突尼西亞失於法國；的黎波里失於意大利；埃及失於英

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蒙特尼哥羅、保加利亞以及希臘都發動革命而獲得獨立。雖然損失這麼許多地方，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究竟還定一個相當強大的帝國，擁有亞、士麥拉、阿刺伯、巴力士坦以及亞美尼亞的一部份。

日本是最後開始帝國主義活動的國家。它奪取了朝鮮。它從俄國及手上搶到了東三省的一部份，從中國搶去了台灣以及澎湖島。一九一四年，日本的帝國主義已經氣燄囂張了。

法蘭西帝國經過許多次變化。在本期開始以前不久，法國在北美、西印度與印度的殖民地幾乎全部喪失於英國。後來又將路易斯安娜賣給美國。但在另一方面它却得到了補償：它佔領了亞爾及爾、法屬赤道非洲、交趾支那、柬埔寨、安南、暹荷美、突尼斯、東京、馬達加斯加以及許多較小的領土。本期結束時，法國的殖民地共達四百萬平方公里。

從拿破崙戰爭中產生了奧匈帝國，它包有奧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亞、斯羅維克

亞、加里西亞、哥羅西亞、新羅維尼亞、德蘭斯斐尼亞、達爾馬提亞以及幾大塊意大利領土。意大利統一後，奧匈帝國損失了意大利諸省而保存了其餘部份。後來它還併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納。奧地利沒有企圖成爲一個海外帝國。

在本期初葉，德國帝國主義的發展只限於歐洲大陸。它統一了主要的日耳曼區域，只除奧地利和蘇德蘭。從多次戰爭中，它獲得了波蘭的一部份、亞爾薩斯、洛林以及丹麥的一小部份。一八八四年，它併吞了德屬東非與西南非洲、德荷蘭、喀麥隆以及新幾內亞。一八九八年，德國奪取了中國的膠州灣。一九一四年，德意志帝國顯然正在邁步向前。

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前的一百四十年間，英帝國的膨脹冠於全球。在本期以後，除了叛變的美洲殖民地以外，它佔有加拿大和西印度的大部分。它在印度佔了一小塊地方。經過幾次侵略戰爭以後，它獲得了錫蘭、香港、納塔爾、好望角殖民地、婆羅洲的一部份、海峽殖民地、福克蘭羣島、脫蘭斯瓦爾、奧倫治自由邦、特尼立達、埃及、蘇丹、阿

善提、緬甸和暹羅。它佔據了澳大拉西亞、英屬西非、奈機尼亞、蘇馬里蘭、洛地西亞、烏干達以及尼亞薩蘭。它擴張到西部加拿大、印度的全部以及馬來各邦。它獲得島嶼和軍事根據地。在本期結束時，它佔領了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人口四萬七千五百萬。它統治殖民地的本領，在歷史上堪稱第一。

美國的領土擴張也未可忽視。由於路易斯安娜的購買，我們（指美國人，以下同！譯者）得到了廣大的中西部和山地各邦的一部份，自加拿大迄於墨西哥灣。我們從西班牙奪取了佛羅里達、普托·里科、關島以及菲律賓羣島；從墨西哥奪取了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妮瓦達以及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也加入了聯邦。我們擴張到俄勒岡、華盛頓以及一些太平洋上的島嶼。我們購買了阿拉斯加；夏威夷也自動加入了美國。

有如事實所證明，美國的海外擴展不能被目為帝國主義。我們得到古巴，却容許它獨立。對於菲律賓，我們不特未加以剝削，而且四十多年來還在那裏耗費了許多金錢。我們根據獨立宣言，「不自由毋寧死」，以及個人權利，教養這裏世世代代的人民。結果他們

必然要求獨立，而我們也允許他們獨立。現在，我們看到了菲律賓軍和義軍（指美軍，譯者）並肩作戰。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知道在本期中西班牙帝國衰落了，葡萄牙和土耳其喪失了土地；而荷、俄、法、德、日、英和美國却以不同程度擴張着。

無疑地，帝國主義是本期世界事件的一股巨大力量。這股力量的摩擦與壓力絕不會促進和平。這些帝國主義的壓力對於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爆發，負有重大的責任。

黷武主義

有如在定立黷武主義的定義時一樣，這裏我們也只把軍事組織的本身當作一種力量。在充斥種侵略種族的世界，自衛組織的建立是無可非議的。不過我們不應忽視：自衛組織也不免要產生一個以戰爭為生的軍人階層。為減少這種危險，代議政府常常堅持軍事應該服從政治，軍隊不能干涉國策。然而在非代議制的政府之下，情形却不如比。

在本期中，有兩個卓著的黷武主義的標本，一在法國，一在德國。拿破崙的窮兵黷

武，是無可辯護的事實。他一開口就是戰爭和戰爭的光榮。在日耳曼民族中，半由於法國的一再侵略，也發展了黷武主義。而在佛德烈大帝治下臻於大成。他是軍事領袖，同時也是國家元首。他的繼承者貫徹了他的主張。同時還有一班德國哲學家，頌揚兵役是道德發展的基礎，「鐵的紀律」是文化的一部份。他們贊美軍事行動是種族的最高表現。

這些都不是歷史上新穎的事物。斯巴達正是運用這樣的哲學與組織，毀了自由的希臘。

歐洲組成了許多錯綜的軍事同盟，互相庇護。德、奧、意三國同盟常常是劍拔弩張。俄法之間也締結了同盟，由英國予以支持，以對抗三國同盟。巴爾幹諸國受了它們的德惠，也結成互相對抗的同盟。一八一四年復仇之後的一世紀間，世界各國陸海軍的增加，遠比人口的增加來得迅速。

在德、俄、奧、法等國，大大擴充了軍隊的編制。這時日本還不大向外侵略，不過軍事當局的權力却等於政治當局的權力，而且還要侵入政治當局的權力範圍。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這種挑戰的姿態，以及頌揚這種姿態的愚蠢、傲慢、好戰的人們，警告着世界：一九一四年的藥線已經裝置妥當了。

仇恨、恐懼與報復

仇恨及其夥伴——恐懼和報復，在這一百四十年的國際關係上相當活躍。歐洲人的反英情緒發生於美國革命而加甚於一八一二年的英美戰爭，直到美西戰爭以後纔消沉下來。此後，美國對於英國還時常懷着疑懼，並且不斷地建立海軍。

自從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和德國奪取了亞爾薩斯·洛林以後，法國的國策始終為一種對德的「仇恨、恐懼與報復」的錯綜情緒所支配。這些情緒產生了法俄同盟與英法協商。三十年來，英法間戰爭願仍，造成了一種仇恨；這種仇恨只有在共同或受惠國的威脅下，纔會渙然冰釋。

俄國極端憎恨奧國，因為奧國對於斯拉夫民族懷着野心，而俄國又自命為斯拉夫的保護人。

意大利仇德而且恐懼法國，因為法國會陰謀阻撓意大利的統一，並且會打擊意大利在非洲殖民的野心。這種情緒使意大利常存戒心，終與德奧締結了軍事同盟。

德國懷恨英國，因為英國在領土和貿易方面都佔了優勢，因而給英國一個綽號——“Der Tag”。德奧締結軍事同盟又大半是因為恐懼俄國。

大帝國的興衰常常產生了經久的仇恨與疑懼。

此外還有較小的仇恨：匈牙利仇恨保加利亞，希臘仇恨塞爾維亞；希臘、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仇恨土耳其；波蘭仇恨德奧俄等國。總之，所有被壓迫的國家和弱小種族都仇恨它們的壓迫者。在本期中，我們又看出另一種恐懼的發展：各工業國家都害怕海外的糧食、原料和市場遭受阻礙。各國只有竭力膨脹海軍力量，這種恐懼纔可以得到慰安。這些情緒深深地影響了國際的關係，觸上星星之火，便可以爆發為戰爭的烈焰。

第四章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續）

——追求和平的意志——

自維也納會議至一九一四年的一世紀間，追求和平的意志大為發達。不過人類對於維持和平的一定機構，却有種種紛歧的意見。這些意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主張以武力為基礎，另一類主張借助於法律、道德與理性等等和平的方法。

本期中，比較積極的維造和平的方法，除勢力均衡以外，有一八一五年的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一八二三年的門羅主義、海牙會議、廣義的歐洲協約，以及各種軍事同盟。隨着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發展，國際法、國際合作以及和平解決糾紛的方法，都大有進步。

神聖同盟

一八一四年的維也納會議結束了延續四十年的戰爭——這次戰爭可說是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所轉變的觀念的產物。這次會議的基本原則是：儘可能恢復戰前的狀態。基本的

理論就是「Status quo ante」（恢復原狀——譯者）與塔力蘭（Talleyrand——譯者）的「法國政治家1754—1838」（譯者）的正統主義——即正統帝王的天授權力。自由觀念及民族自決與各民族應享有民族權利的原則，遭受了出席人士的排斥。梅特涅相信只要「同盟國君主慎施德政」，就可以維持和平。

用軍事勝敗的觀念所寫成的歷史常常是完全不足憑信。維也納會議表示，盟國已經絕對戰勝了革命的法國。它們企圖利用這次勝利振興時代，把世界恢復到人類自由的觀念未曾瀰漫以前的狀態。勝利是分明的，條約也是分明的，然而却無從逃過如下的事實，即：人們以爲已經擊敗的自由觀念，却支配了下一世紀的歐洲，把經過簽名蓋章的條約完全置之不顧。

從這次會議中，產生了短命的「神聖同盟」，企圖以某種崇高的原則維持和平和秩序，各君主都同意「在種族、語言及愛關係下保持團結」；隨時隨地，他們要互相協助扶持，……維護宗教、和平與正義。」

各大君主進而一鄭重地宣言……在他們與其他任何一國的政治關係上，必以神聖宗教的教條，即正義、博愛、和平，為唯一指導原則……」

盟約的結尾寫明要邀請「誓守本約所根據的神聖原則」的列強加入「神聖同盟」。這是一八一五年版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純粹是三個元首私人性質的聯盟。

我們不能非難那些簽字者遵循這些原則。似乎只有俄國的亞力山大還鄭重其事。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誠意。奧皇說過「假如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他一定要諮詢宰相；假如這是一個宗教問題，他一定要諮詢長老」之後，便以鄙夷的態度在盟約上簽了字。梅特涅稱它為「響亮的虛無」。卡塞鏡的措詞較為敦厚，以為它是「一件卓絕的神祕和胡說」。法國雖然復辟了，可是法國政府自始就蔑視神聖同盟。

神聖同盟其實只是君主的私人聯盟，並沒有確定的計劃或步驟。它的真正目的是：任何一國遭受革命威脅的時候，別國可以加入干涉。

神聖同盟的實際成就就不偉大。俄皇確曾拒絕幫助希臘反叛奧國曼帝國；在一八四九

年他又出兵匈牙利壓服噶蘇士（匈牙利政治領袖 Gyula Gömbösi 譯者）。然而干涉政策受了英國的反對，並且碰了美國門羅主義的釘子。作爲一種實際力量來看，它只存在了一個短促的時間。

四國同盟（一八一五年）

幾個月以後，講求實踐的人士又在神聖同盟之外，另舉了四國同盟。

這個協約有時和神聖同盟混淆不清。神聖同盟只宣示了崇高的目的和動機，而四國同盟却是實際處理歐洲各種問題的一種組織。本協約於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由奧、英、普、俄四國簽訂。四國同盟前後召開過四次歐洲大會議，處理自維也納會議以迄一八二二年的紛亂局面。這四次會議是：愛斯拉沙伯會議（一八一八年），特洛包會議（一八二〇年），來巴哈會議（一八二一年）和味羅那會議（一八二二年）。四國同盟具有顯著的目的：首先要維持現狀，同時支持爲革命所嚴重破壞的正統主義。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四國同盟用了相當力量壓制蓬勃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

英國政府拒不承認時洛包議定書，因為那裏面說定了：

「歐洲同盟中之任何國家因革命而變更政體，其結果使他國感受威脅時，當然不復得爲歐洲同盟之會員；不至其國內情勢足以保證秩序與穩定時，不得恢復其會員籍。又該國如發生此類變更，直接危及他國，同盟國應共同以和平手段，令有罪國反省，必要時得以武力從事。」

勢力均衡

由維也納會議產生的許多計劃，最後都容納到勢力均衡與歐洲協調裏面去了。

勢力均衡原則的根源現在已無從考查。格老秀士（*Grutius* 1583—1645）正式把這個觀念列爲一種基本原則。據他的意見，假如勢力均衡受到威脅，對於各國都有關係，各國也有權而且應當從事戰爭。

勢力均衡不是法律原則，寧是一種被推崇爲自然法則的行動原則。其主要的目的在保持一種形勢，使各國都會因害怕失敗而檢點其侵略行爲。恐懼失敗，往往能約束侵略的行

爲甚甚至在草莽之中也是如此。

我們應當記得，勢力均衡的理論認定歐洲有享受和平與避免領土侵略的集體權利。它認定歐洲有防止任何一國不正當的擴張的集體責任。一般人士常說：這種制度並不常付實施，以抵抗軍事的侵略。這也許是確實的；但是恐懼這種制度的實施，纔使侵略行動延遲了一個長時期。

勢力均衡的實施，就是運用縱橫捭闔的方法，約束三個最重要的侵略中心。這三個中心是：一、法國，二、德國領導的中歐帝國，三、俄國。許多小國則繞着這三個太陽旋轉。

對於這些事件，英國在幕後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勢力均衡上，它是一種舉足輕重的力量。用軍事上的術語說，英帝國及其生存過於暴露，所以它要倚靠海上力量 and 外交——即政治力量——來衛自己。它常常轉向全世界的海洋，遠在歐洲以外從事殖民的活動。然而它距離歐洲大陸纔不過二十哩，爲安全計，海峽與北海的沿岸必須保留在友國的手裏。再者，它的繁榮與大陸的和平息息相關。因此，經濟的和政治的危險時常迫使它參加

其大陸上的行動，雖然這不是出乎它的本願。

幾百年來，英國的主要辦法是保持優勢的海軍。當某些集團發展到了足以侵略大陸的時候，它便參加較弱的一邊。這已經成爲英國的必然法則了。

有時，勢力均衡被破壞而致引起戰爭。於是英國在每次付過相當代價以後，退居孤立的地位——要一直等到某種新的威脅歐洲的集團再把它趕了出來。

這一切使英國的對外政策染上濃厚的機會主義色彩，不過這並不是粗心大意的機會主義，而是經過熟籌密慮的策略。它知道那些東西今天對它最有好處，可是它比任何國家都更明白世界總不免要失却均衡，發生變化。這可以說明一個顯著的英國特性：決不願干預不可逆料的萬一事變。

大陸國家往往批評英國政策顯然矛盾。然而英國總是表示一貫的態度，縱使有顯然不合論理或沒有下文的時候。大陸國家對於英國有一個常用的稱呼：「無信義的英國」。但爲美國對於英國之有時採取孤立主義，對於英國之不願意參加大陸戰爭，而爲了避免危險

起見又必須防止任何一國勢力過於強盛，都能予以同情。

八國、瀏覽這一百四十年間的歐洲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諸如此類的不均衡與危殆層出不窮，其然有時一國內部的一切動亂和個人自由與代議政治的洶湧，會掩蔽了這些事實。全歐洲曾經幾次聯合抵抗拿破崙指揮之下的法國之侵略。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英、法、奧等國支持土耳其抵抗俄國的侵略。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後，德國之完成統一，追求殖民地與發展海軍，使英國大為驚震；而俾斯麥與俄奧締結同盟以加強德國之勢力。幾年之後，俄國退出了三國同盟，但是不久意大利却因法國佔領突尼斯，補充了俄國的位置。德、奧、意三國同盟繼續到一九一四年。一九〇四年以前，英國始終置身於各種同盟之外。然而，一八九八年因蘇丹問題有爆發英法戰爭之虞，英國竟與德、法締結同盟。

因為恐懼的增長，因為仇恨德國於一八七〇年奪取了亞爾薩斯·洛林，法國也致力組織一個集團以保衛自己。一八九五年法俄締結了同盟以對付三國同盟。一九〇四年由於三

國協商的訂定，英國也參加了這個集團。

毫無疑問，同盟總是不能持久的，隨時有人企圖拆散它們或臨以優勢的力量。同盟常常從事軍備競爭，因而引起不寧和不穩。雖然勢力均衡給人家說成爲「公正的平衡」，而各國政府却不致力建立平允的均衡，總想偏重自己的一邊。這就引起了最嚴重的衝突。這些結合的後果只是把許多局外的國家牽入漩渦，大大擴展了戰爭的範圍。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就是如此。

勢力均衡制度雖然有若干缺點，然而列強能夠互相牽制，有時倒也可以阻止侵略和暴行。

有人以爲勢力均衡只是過去的玩藝兒或歐洲的玩藝兒，那是錯誤的。雖然國際聯盟的出現，宣告了它的死亡，可是實際上它還支配了凡爾賽和會以後的歐洲，而且迄今還健在人間。

從這種種危險之中，發生了一種新運動——歐洲協調。這種運動指明了維持和平的集體行動——即諸國會議——已經露出了端緒。這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種實踐；一種從神聖同盟與四國同盟中自然產生出來的實踐。四國同盟召開的四次會議，曾使列強儘量進行協商，以維持和平。它並不是一種協定，寧是一種鬆懈而倒有效的組織。

一八五〇年克里米亞戰爭結束時，「歐洲列強協調」會訂立了幾個協定，以期建立有秩序的國際關係。雖然「協調」的組織沒有在條約上明文規定，但各國都承認它的存在。

一八五三年土耳其被特許享受「國際公法及歐洲協調」的利益。

一八六四年這幾個國家又簽訂了日內瓦條約，成立了紅十字會。一八七四年的布魯塞爾條約規定了陸軍作戰法規。一八七八年歐洲列強協調在柏林會議起草了一個條約，調解土耳其、希臘和巴爾幹諸邦的要求——至少渡過了那一次難關。

在普法戰爭之後的一個時期中，歐洲協調最爲活躍，其主要的煩惱無疑是方奧米艾的德意志帝國的黷武主義。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無時不是具備了戰爭的一切因

素，而戰爭却居然能夠倖免。對於無數的摩擦事件，列強總保持經常的接觸。一旦發生危機，列強或直接聚會或函電磋商，從而獲得某種的解決，例如，在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時，對於中國的處理，一九〇六年在敖邊西拉新會議中對於摩洛哥的處理。這兩個事件的解決，美國都曾參加。

歐洲協調也許不大關心弱小國家的權利，但是諸如此類的諸國會議却也解決了許多糾紛，渡過多次危機。

它是一個不可靠的維持和平方法，常常有失敗的危險。一九一四年它畢竟失敗了，其原因是：在這種外交力量以外，還存在着累積的暴力；否則至少是政治家能力薄弱，看不出這些暴力的存在。

門羅主義

奇怪得很，門羅主義居然可以和業已試行的維持和平的方法並列；尤其奇怪，它應該列入以武力維持和平的方法之內。可是歐洲的侵犯一旦威脅西半球任何一國時，美國就

要挺身出來予以制止。

無疑地，門羅主義是以武力為後盾的。它之所以受人重視是因為人家知道在門羅總統的警告後面，存在着實現門羅主義的武裝力量。

談到門羅主義，我們應該記得不是美洲在單獨支持這個主義，英國也願意把它當作歐洲諸帝國勢力均衡的一部份。這不是因為英國要支持或援用門羅主義，而是因為利害的偶合。因而曾使坎寧(George Canning 1766—1827)聲明：英國不能坐視因任一西班牙殖民地轉讓另一國家而引起均衡的變化。

門羅總統向歐洲列強所發出的警告的主要部份是：「吾人認為彼等將其制度伸張於西半球之任何部份，均為危害吾人之和平與安全」。除開保衛美國的政治合議面外，門羅主義實為東西兩半球意識形態的分歧所促成。神聖同盟的支持西班牙與堅持天授君權，曾使美國發生反感，正如美國總統勃勒個人自由與代議政治會使極力鎮壓這兩種觀念的歐洲政體家感覺頭痛一樣。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續)

關於門羅主義，曾經發生了兩回著名的事件。第一件是一八六一年英、法、西班牙三國軍隊在墨西哥登陸，並且宣布以馬克西米連為皇帝。當時美國正在從事內戰，無力支辯採取行動；但是到了一八六六年，到底結束了這個事件。一八九五年美國又來了一次行動，以保護委內瑞納，使其不受英國的威脅勒索。

有時候，美國對於門羅主義有一種廣義的詮釋，尤其是在狄奧多羅斯福總統執政的時候。這種廣義的詮釋包括如下的意見：美國應當使西半球各國安謐有序，藉以免除歐洲干涉的藉口。假託這種威權，美國自認多次的軍事和外交的干涉，以建立國內秩序和厲行鄰國的商約，都是正當的行動。這些行動使世界各國對美國發生恐懼與憤怒。在柯立芝總統執政的時候，休士國務卿激烈地反對門羅主義的全部觀念。他把美國海軍陸戰隊撤離聖多明各，並且作撤離尼加拉瓜的準備。當時被選而尚未就任的大總統胡佛為終結這種情勢起見，於一九二八年訪問南美各國政府，公開向它們保證美國決定完全改變這樣的政策。他立刻指揮美國軍隊退出尼加拉瓜與海地，以示堅決。他下令發交副國務卿拉克駁斥干涉

政策的備忘錄。這種態度會由現任羅斯福總統以「善鄰」政策的名義，加以保持和發揚。廣義的說來，門羅主義會使西半球的問題與歐洲問題保持隔離，而且有助於維持世界的和平。

國際法與國際合作的發展

十九世紀下半葉，國際法與國際合作思想跟着勢力均衡、歐洲協調以及門羅主義，而有長足的進步。的確，對於國際法與國際合作的發展，歐洲協調不無幫助，不過代議政治的盛行居功最大。滲透於這種運動之中的，是法治政府的觀念以及對於和平的普遍要求。這種運動的力量發自那些實施代議政府和言論自由的國家。在其他國家，也發展了同樣的觀念！不過人民對於以合理方法處理國際關係的要求的強弱，恰與他們參政權的大小成爲正比。和平要求的提出，開始只是偶然的，枝節的；然而隨着時代的推遷，這種運動便大大發展起來了。

我們可以舉出幾件比較重要的事件，藉以證明這種運動的進步。

一九一四年前一百四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續）

汎美聯盟

大 由於一八八一年勃萊恩國務卿所開始的努力，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國國會竟通過了一個議案，授權總統召開一次西半球獨立國家的會議。這是波尼瓦爾（Bollivar）所爭取的偉大理想的實現。召開會議的目的在於商討如何維持美洲各國的和平並促進其繁榮；如何建立經濟合作；如何制定一種仲裁美洲各國間一切糾紛的確定計劃。這幾次汎美會議滿足了大家的共同要求，對於以後美洲各國關係的改善發生了重要的作用。

之後又繼續召開幾次會議，終於一九一〇年建立了汎美聯盟。該聯盟完成了許多有價值的統計和報告，執行會議的各項決議、整理會議的總領；並且完成了許多有關經濟、文化、和促進和平的條約。

最重要的是：汎美聯盟借助於行政部每月一次的回桌會議，達到了維持和平的目的。因為它能夠在困難初起的時候即加以消弭，因而避免了更嚴重的糾紛。

海牙會議

一八九九年由俄皇召開的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對於和戰問題作了第一次澈底而果敢的處理。一般人士認為第一次海牙會議成就有限，因而不重視它的工作，然而從以後的經驗看來，這次會議的確奠定了一個基礎，以供後來的發展。

這次會議有二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出席，結果簽訂了三個重要的條約：

1. 國際糾紛和平解決協定，設立海牙國際仲裁法庭一個永久的組織並規定仲裁與審查的三程序。

2. 關於陸軍作戰法規的協定。這個條約承認以前各國的協定，在樹立國際法方面顯示了一種卓越的進步。雖然各國一再輕蔑地違犯這個條約，但並不損害它的價值。其實則的規定依然屹然，而且平衡一旦恢復之後，它還可以作各國行動的指導。
3. 以一八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內瓦協約的原則適用於海上戰爭的協定。

其為要推廣國際糾紛仲裁的原則。有人曾建議對於國際間一切問題除一涉及各國重大利

害與國家榮譽者」外，應加以強制的仲裁。當時德國極力反對，認為這些限制使仲裁原則失掉意義。因此，這種建議不能通過。

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舉行於一九〇七年，有四十四國代表出席，簽訂了仲裁的程序和一次會議簽訂的協定。它新訂了十三個協定，大部經重要國家認可。

根據海牙法庭理事會的報告，三十八年來提交永久法庭或類似機構仲裁的案件，共有二十一件。

一九〇九年倫敦會議

第二次海牙會議的第十二種協定，曾討論研究如何組織國際捕獲法庭。一九〇九年英政府在倫敦召開會議，為這個由九個主要的海軍國家所組成的國際捕獲法庭制定一種法規。這個會議會發表一種文告，即所謂「倫敦宣言」。

本宣言重申一八五六年巴黎宣言的條文，規定有約束性的對鎖必須使之有效。這是世界各國要求在戰時海上完全自由的開端。它宣言對於戰時違禁品及非中立行為立定了一致

實行的定論。它制定關於捕獲或襲擊中立國捕獲品的規則。它規定船舶懸掛中立國旗的辦法，附定關於敵對性、護航和抵抗搜索的規則。英國上議院對於這個宣言不加認可，結果它不能成爲一個有約束性的協定，但它對於國際法的發展仍有影響。

仲裁與調解的發展

一九一一年在塔夫脫總統執政時代，美國與英法簽訂條約，引申仲裁原則到一切可在法庭裁判的問題。參院對於這些條約大加修正，而塔夫脫總統不肯接受，因此這些條約不能生效。它們的主要作用只是指明了進步的方向。

布賴安，在充任國務卿的時期 (1901-1905)，對於和解問題也會有重要的貢獻。他建議容許一個緩延時期，而且在訴諸戰爭以前，進行獨立的調查和報告。他又制定一套條約，把這個意見編列在裏面。他規定：當發覺外交方法不能解決一件糾紛的時候，我們應當將這件糾紛提請國際委員會進行調查和報告。在進行調查和報告的時期，當事國應同意不宜戰或開始衝突。這個規定可以保證一個和緩時期；調查委員會在進行調查和報告的時

候，又易於把這個時期加以延長。這對於解決以事實而引起的糾紛問題尤有裨益。若干類如此類的條約已經協商簽訂了。

國際諸協會

在本期中，我們可以見到國際諸協會的興起。這些國際諸協會確能促進國際合作，並關係各國共同利益而各國間的合作確有裨益的場合之下，其成效尤為顯著。

最早的一個當推萬國郵政協會。這個協會成立於一八七四年，現在已經包括了每一個合法的國家。

依照同一方法成立的協會計有電信協會、萬國度量衡協會、海底電線保護協會、無線電信交通協會。禁止販賣白奴協會、工業財產保護協會。加入這些協會的國家，為數各有不同。

外交政策的轉變

在這一百年間，外交活動也發生了轉變。已往的外交活動着重極端盟約的締結和除

謀的運用；現在的外交活動却旨在防止或緩和摩擦與爭執。在每一個國都，每天都有外交的活動。人類的一取一捨，實外交的力量存乎其間。由於外交的彈性，在一千件衝突或可釀成爲衝突之中，外交解決一百九十九件。爲要補充外交能力的不足，於是更有力的方法發展了。外交活動採用了許多新辦法，例如他國的斡旋，由友邦進行審查真象而加以和解調停；由獨立的機構加以仲裁，或者經過裁判而解決類類的爭執。

仲裁與司法裁判的主要區別在於實踐方面，而不在于理論方面。兩者都是司法性質的，不過仲裁留了較大的餘地，好讓事件由妥協或調解加以解決。但有一個不同之點，那便是：司法裁判是交由現任法官辦理，而仲裁則交由臨時選派的法官辦理。

無數糾紛曾由這些辦法一一得到了解決。截至一九一四年，世界各國似乎都在加強這些和平解決的辦法。

關於本時期爭取和平的辦法的發展，我們不能不提美國幾位國務卿，他們對於爭取和平，着實有過不小的貢獻。其中詹姆士·門羅 (James Monroe, 1758-1831)，約

維·海 (John Hay 1838—1905) · 厄立和·魯特 (Elihu Root 1845—1919) 這三個名字尤為煊赫一時。

和平運動概述

由上所述，可知在本時期發展了三種和平觀念：第一，由協定或慣例建立國際法；第二，以仲裁與和緩的方法解決糾紛；第三，發展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合作。

然而假如我們考查這些運動，我們又會發見在實際上還是盛行着武力的使用，或使用武力的威脅。四國同盟、三國同盟、國際友誼協商、勢力均衡、門羅主義等等，都屬於這個範疇。在另一方面，和平解決或者用道德觀念與理性解除糾紛與緊迫的建議，也有空前偉大的進展。神聖同盟；歐洲協調；國際法與國際合作的發展；裁軍；仲裁與調解；外交政策的轉變——這一切對於本時期的大進展都有貢獻。

儘管人類盡了最大的努力爭取和平，這六種潛在的動力——意識形態；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以及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終於在一九一四年

的前夜，成了一次大危機。

第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

在這裏，我們的興趣所在還不是戰爭的歷史，而是在促進戰爭與和平的諸種力量。因此，我們不想敘述戰役或會戰，也不想描寫千百萬人的英勇與犧牲——他們的事業纔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大悲劇的光芒。

在本章中我們首先要回顧引起第一次戰爭的七種動力的重大壓力；其次要敘述戰爭對於這些動力本身的影響；最後再列舉聯合國為爭取勝利而宣示過的各種和平目的。

最後的爆發

一直要到戰爭結束了許久之後，歷史家纔能根據這一種動力所引起之結果，度估它們在造成這次大戰上的比重。不過事隔二三十年，我們總可以作一番簡略的觀察。

這次戰爭的 原因 一九一四年六月俄塞拉耶佛事件。然而塞拉耶佛沒有那幾種動力的發展，僅僅一個奧國大公爵的遇刺決不會引起世界戰爭。在七種動力之中，有六種的壓力已經充分發展，使第七種——追求和平的意志——無力加以控制。

如果當時各 政治家更有堅耐，或者頭腦更清醒一些，危機是否可以緩和，災禍是否可以遷延，倒是一件頗費懸猜的事。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假如塞拉耶佛的政治家馬上覺悟塞拉耶佛圍下的禍事非同小可，而肯忍辱立刻加以補救；假如俄國政治家不想借國外戰爭以和緩內亂；假如德國願意避免衝突；假如英國早就採取極積的立場，戰爭也許可以暫時免除。換句話說，引起戰爭的諸種動力的基本壓力已經存在，然而政治家能力薄弱，不會認識它們，或者不能夠，不願意削弱它們。他們放過了這些力量，因而造成更多的罪惡，使第一次全面戰爭終於降臨。

無疑地，即使塞拉耶佛事件安然渡過，這些壓力已經太大，不積極加以削弱，其爆發期是不能遷延許久的。略加考查這些力量，我們便可以知道它們顯然是戰爭的引火物。

意識壓力

意識力量的壓力！——各民族人民抵抗奴役爭取自由的鬥爭——成爲戰爭的有力原因。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邁進，使俄、德、奧等國的人民爭取更大限度的自由，而在這三個國家引起了內亂；同時，自由觀念也鼓勵了它們所統治的種族，發展民族主義爭取獨立自主。這三個皇帝的左右大臣總希望引起國外的動亂，藉以和緩國內民族主義和自由觀念的壓力；雖然在那個時候他們還無意造成一次戰爭。

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歐洲各國紛紛締結軍事同盟，人們因而發覺這些意識力量對於造成戰爭的重要性。英法兩個代議政府與沙俄結盟，決不會表示一種推行民主政治的軍事同盟。在美國參戰以前，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沙俄的崩潰，美國對於協約國意識形態的純正還不完全信任。然而一種基本衝突畢竟存在着。西歐國家的人民對於中大帝國確實不能相容。

毫無疑問，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理想遭受威脅，是驅使美國參戰的主要壓力。無疑

將的潛艇政策，襲擊了美國的船隻（齊麥曼（Zimmermann 1855—）的通告，暴露了德國的野心。真的，這兩件事情纔使美國決心參加了戰爭。

但凡辭過威爾遜總統所宣示的理想和目的，決沒有人不承認：美國參加戰爭主要是進行一種武裝的十字軍，擊敗侵略而使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盛行於世界。美國人民擁護這些目的；他們創造了一些流行詞句，例如「以戰止戰」、「使民主政治安立於世界」、「毀滅黷武主義及侵略」、「以自由給予人類」——這些詞句可以充分證明美國的目的。

對於美國的理想的目的，假如還需要證明，那末美國的克己的規約：「不併吞土地，不索取賠款」，大可以表示在美國目的的骨子裏，決沒有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內有警備軍，我們（指美國人，以下同——譯者）沒有黷武主義的壓力。我們沒有遭受任何方式的經濟壓迫。我們對於德奧沒有傳統的仇恨。我們曾經聲明我們無意於報復或懲罰歐戰人民。實際上，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美國一般人民對德國的情感也許比對英國還比較為親善。我們不必恐懼美洲會被侵略或者喪失獨立。我們國內沒有任何壓力，使政治家必須以

國外事件和戰爭轉移本國的民心。美國人民追求和平的意志，有如浪潮的湧湧。

因此，我們毅然參戰，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十字軍。

經濟壓力

工業革命的經濟壓力引起了巨大的危險。各國爭取活動空間和國外市場，有些國家以糧食和原料倚賴海外的供應，於是各國間發生劇烈的競爭，而各自建立了龐大的海軍。各國在考慮築起貿易的壁壘，爭取特權和專利。為了競爭這些利益，英德之間的摩擦尤其尖銳。德國的資本投入近東，而使俄國抗拒不安。的確，經濟壓力已經發展到惹禍招災的程度。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的累積力量打擊着德、俄、奧、土等帝國的要害。許多種族努力從這幾個舊帝國的手上爭取獨立。嗣後這些舊帝國的隸屬民族為爭取自由而發生叛變，結果分裂為十

三個獨立國家。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和磨刀霍霍準備交戰。戰爭的發生不單是由於經濟壓力，而且也由於民族光榮和民族優越的衝動。帝國主義間兩個抗衡的中心——一在俄國，一在德國——經常在磨擦擦擊，其結果在巴爾幹。

黷武主義

在俄、德、奧三國，侵略的黷武主義氣焰十分囂張。它們的軍人階層建立了龐大的軍備，準備為爭取光榮而從事戰爭。兩大軍事同盟本身就招致了戰爭。德、奧、意三國同盟的締結，迫使法國因恐懼而與俄國締結，以資對抗。英國的勢力均衡政策給予法國以友誼的聲援。新式軍火的價值扶搖直上；在一九一四年前五年間，歐洲各國每年用於製造軍火的經費，由十化萬萬美元增至五十萬萬美元。戰鬥人員的數目和數量不斷增加，結果一定要造成三次戰鬥，由此可見壓力正在增長增高。

恐懼、仇恨與報復

恐懼、仇恨與報復又促進了戰爭的爆發。英法恐懼德國；德國懼英俄；奧國恐懼並且仇恨俄國；俄國恐懼德國；法國仇恨並且決心報復德國；還有一切被壓迫種族的仇恨。

追求和平的意志。

這一切壓力無法由追求和平的意志獨力加以抑止。權力外交，勢力均衡，歐洲協調等等舊工具，以及英法外長不懈勞瘁所建立的國際法和國際合作的救濟器，都不能阻止戰爭的爆發。

在戰爭中七種動力的變化

戰爭洪爐的熱力的變化了這七種動力。有些變化發展於戰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考慮它們對於和平的影響；有些變化則發展於戰爭之後。

全面戰爭

最重大的變化發生於歷史上第一次所謂的「全面戰爭」。

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後不久，戰爭的性質整個兒起了變化。在普法戰爭以前，戰

爭的技術三百年來一成不變。槍砲的製造固然日新月異，但軍事組織、戰術和戰略的方法大抵是同一性質的。海軍力量對於戰爭諸因素的關係，也少有變化。

在那些時期，陸海軍只徵用了人口中的極小部份，也只需要一小部份的人民維持他們。因此，戰爭只毀滅了一部份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然而工業革命及其機械的發明，却誕生了全面戰爭。工業革命以後，槍砲的產量大為增加；航運、車運、鐵道和公路日漸改良，於是大隊兵員的輸送頗感便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除製造軍火和生產最少量的國民生活必需品以外，全部人力都被吸收到軍隊裏面去了。

瓦新引擎的發明產生了貨車、飛機、潛艇和坦克車。其他的發明又產生了重砲、改良的機關槍與步槍和毒氣。這些武器不但更富於破壞性，而且更不易製造，也更耗費。因此規模較大的軍隊必須靠龐大的專門工廠和千萬的員工來支持。

舉大量的人力被徵調到前線，他們也需要大量的供應，於是各國政府第一次強制徵行了全民總動員。於是演成了一次瘋狂的總車。

前已概略地，工業革命的結果使大量的人民，例如德國人、英國人和日本人，必須由海外輸入糧食和原料。圍困城市使其居民絕糧而死的事，雖然古已有之；不過直到一九一四年，纔使用封鎖的手段，困死整個國家的人民。事實證明海軍力量可以徹底整個的帝國，摧毀一切的工業。

另一個全面戰爭的特殊現象，又與封鎖政策狼狽為奸，那就是農業的衰落。因進口的脂肪和肉食的缺乏，人們為營生計，於是大批屠殺。牲畜已在戰爭中消耗殆盡。肥料必須改作製造炸藥之用。勞工的缺乏減少了五穀的種植和收穫。在敵國，兒童營養不良，因而損害了他們的健康。在協約國，航運的困難和人力的缺乏對於農業生產有同樣的影響，然而人民還繼續進口的物品，滿足他們的最低需要。

正常的生產轉用於製造戰爭物資，其經濟結果——職業的轉變，人口的移置，婦女從工廠裏——是從前所夢想不到的事情。

把經濟生活轉用於戰爭，歐洲之需用巨額的經費，這使戰時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三、一種新意識形態的產生

因組織全體民族往來及國際戰爭，於是產生了一種意識形態，其強烈的後果影響了整個世界。

代議政治本身已長了一種毒惡的、敵對的意識形態。為要動員人民的全部力量，參戰各國必須計劃和指揮生產事業，並且把人力物力移用於戰爭上面。它們不得不限制一般的生產事業。各國政府必須經營工業，指揮商業，勞力和農業。假如人民依然尋求個人權利，政府便必須加以壓制。無論是享有自由的國家，抑或是憤受壓迫的國家，同樣需要這樣的辦法。因此，傳統的代議政府為爭取戰爭的勝利計，一致主張國家至上，而拋棄了經濟自由和個人自由。利己主義和愛國主義，代替了私人利益，而為經濟活動和生產事業的基礎。這種經濟生活協助了政府對於戰時經濟生活的管理。那時候，世界建立了「管理經濟」的基礎，一種新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的經濟於焉產生。

全知自由精神而自由的實現

世界正在拚命地從事全面戰爭，民主國反而自己造出一些侵害自由的力量。

事實證明，真實是戰爭的第一個大敵。全面戰爭需要由政府主持的宣傳，而宣傳充其量也只是一部份的真實。敵人的殘酷和罪惡必須經常加以渲染。國內人民的仇恨，他們的勇氣和情緒，在痛苦和災難當前的時候，決不容許低落下去。各國必須煽動中立國家保持中立或起而援助；它們必須使敵國迷離恍惚莫所適從。各國都致力於這樣的宣傳工作，毫無一點道德上的約束。信口雌黃就是拯救子孫的性命。代議政府這樣地爲自己辯護：勝利必須爭取，戰爭的失敗即自由的失敗，而宣傳的目的正是爲了爭取勝利。

全面戰爭孕育了全面的偏執。在國難當前的時候，團結是必要的。然而人們沒有犧牲問題上的耐心，因而甚至對於有建設性的問題，人人都變得非常偏執。民主國家的政府無須制止自由的言論，羣衆已經壓服了它。政府所擅使的宣傳危害了許多真心愛國的人。全面戰爭造成了比自中世紀以來任何戰爭都更加殘酷的罪孽。全面戰爭是軍隊對軍隊的

戰受全權將軍民對平民的觀感。因此雖遭殺傷人民越發渴望和平。於是這個戰爭極是重傷軍中補血而隨戰爭。軍人對於槍聲再沒有武士氣。全體陷於飢餓。不惟為平民帶回來了苦痛，而且阻礙了兒童的教育，使無辜兒童死於不可避免的瘟疫。對於平民難以救追，已漸漸成一種取去行爲。許多城市被德國大砲轟擊，無辜的平民被他們屠殺。他們無處飛，種種痛苦向無助的平民投擲。跌與火，焚燒。這雖自虐平民和機油。非戰鬥員的海員們也被酒瓶沉溺海底，毫無待死的希望。

立克在這一陣混亂之中，就只懸一線光明。那就是善良人苦痛的努力。比利時救濟委員會徵得交戰雙方同意，在明年之內救濟了一萬萬被侵略和被封鎖的人民。在戰時和戰後，美國紅十字會，友邦服務委員會和其他組織對於減輕戰爭的痛苦，完成了輝煌的貢獻。

世界仇恨的滋長

全面戰爭產生了全面的仇恨。全面的復仇情緒。仇恨籠罩着每一個男、女和兒童的命

頭。他們不僅仇恨戰爭的領袖，而且仇恨每一個敵國的人民。前方將士的仇恨反不如後方人民那樣強烈。

在一九一六年，人類恢復了理智，於是大家希望議和。威爾遜總統開始了這個和平運動。無庸諱言，交戰雙方的大多數政治家也準備考慮和平問題。然而雙方的人民却不會擁護這些政治家。一經轉入全面戰爭，大家便不肯罷休，除非有一方因敗北或疲憊而降。其實在這次角逐之中，勝利者只比戰敗國略勝一籌而已。

戰爭的目的

戰爭延緩下去，這戰爭的目的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的起因大半是由於美國參戰，並且反覆申述和平的觀念。

在停戰之前，威爾遜總統一再聲明美國對於未來和平目的所懷抱的期望。這些期望深深影響了戰爭的結束與和平的締造；因此，我們必須將它們加以一番嚴密的研究。

在本章結尾，作者根據七種動力——意識形態；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種

武主義；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以及對於持久和平的熱望，將威爾遜總統的目的和建議分類論列。

休戰協定

在休戰的前一年，威爾遜總統把他的目的臚列爲「十四原則」，嗣後他又在討論和平基礎的幾次講演中，引伸爲二十五個原則（見本章篇末）。協約國因力戰而疲憊，已墮入危境。美國的道德、經濟和軍事諸種力量，使它們轉敗爲勝。假如美國不會參戰，協約國決不會得到勝利。自開國以來，美國人民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嚴密組織，精誠合作、壯烈犧牲；他們的青年從不像現在這樣守紀律。有勇氣；美國的軍事領袖也從來不像潘興（Pershing）、彭生（Benson）、卜萊特（Pratt）、西謨茲（Simms）這幾位將軍那麼賢明英勇。

一九一八年一月間，威爾遜總統應德國的請求，代表協約國商議休戰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與德國接受十四原則和隨後的幾次講演。在與德國訂約以前，威爾遜總統將全部基

議送交協約國，除了海洋自由的原則以外，它們都正式接受了。

隨着這些意見和理想的成立，於是戰爭得到勝利，休戰協定也簽訂妥當。協定中規定德國必須解除全部武裝，退守本國境界。之後再行商議和約，同時允許以糧食運往德國。

在這次戰爭中，生命的死亡和財產的毀滅，在歷史上是無與比倫的。（「三十年戰爭」也許是唯一的例外）。國債達到二百五十萬萬美元。無數的船舶、工廠和田園毀壞了。約計一千萬人被殺或傷殘；另一千萬人死於飢餓或瘟疫。可憐還有三萬五千人不免於凍餓。天啓錄（Apocalypse，使徒約翰所受之啓示——譯者）的第三第四兩個騎馬者——「餓荒和瘟疫——支配了人類的生命。第五個騎馬者——革命——也將來臨。」

業經宣示的戰爭目的

在這裏，我們並列威爾遜總統的聲明和羅斯福總統對於目前戰爭的聲明，藉供今後的參考。

意識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

持久和平問題

九二

威爾遜

兩方的將士……他們是十字軍……他們不惜犧牲，使到處的人家寧靜平安，使到處的人民如其所願地得到自由。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

被壓迫的人們渴望……傾聽像「共和戰歌」那樣的聲音；企盼自由的戰士早日來臨，解放他們，解放他們的思慕，解放他們的生活，解放他們的後代……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這是我們的寶貴特權……不僅保護美國的自由，也要同樣保障其他國家的自由……我們曾經聽過，並且注視過自治運動的發展，也見到許多民族的勝利。我們認為參政權是人類所應共享的權利。年復一年……我們常為全世界自由的增進和民主政治的盛行而感覺欣慰……我們正遭遇着一種威脅，足以危及我們和全世界所爭取得來的一切……軍事獨裁者的專橫、殘暴、不守正義，一如往昔，現在又武裝起來，向人類的希望挑

戰……

我們又必須主張自由人民的基本權利，自行制訂法律，自行選擇其盡忠的對象；如其不然，則凡屬人類所不能掌握的事物，都會被惡毒的野心家毀滅，而人類只好甘為他們的犧牲品了。過去與現在之間正進行一種殊死戰……

我們所追求的是基於人民的同意，而為人類的輿論所擁戴的法治政府。同胞們！我請求你們與他們聯合起來將我們的「獨立日」，最先奉獻於全世界各民族獲得頂戴之日

也！

這次戰爭是爲了什麼？……這是解放的戰爭。只有得到勝利，我們才能自由地呼吸着，從事日常的工作。也纔能明白政府只是他們的僕役，而不是主人。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

我們正在爭取新的國際秩序。這種國際秩序必須基於廣泛而普遍的公理與正義的原

第一次世界大戰

九三

持久和平問題

九四

則，而不基於枝節片斷的和平。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現……我們爭取新的國際秩序，在這種國際秩序之下，理性、正義和人類的公共福利得以實現……沒有這種新秩序，世界就不會有和平。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我們追求正義與自治的熱望，不能只是一種熱望而已，我們必須能滿足這種熱望。

羅斯福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

素上面。在我們正想獲得安全的歲月中，我們預期世界的基礎將建築在四種人類自由的重要因素上。

第一是言論與發表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二是宗教信仰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三種是廣泛的自由——以世界立場來說，就是一種經濟的諒解，使居住在每一個國家裏的人民，都能得到一種健全而和平的生活，這也要遍及世界各地。

第四是無所恐懼的自由——以世界立場來說，即是全世界普遍地減縮軍備，使沒有一個國家侵略其鄰邦——這也要遍及世界各地。

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

現在我們只願意建立一個享有四種基本自由的世界——即言論與發表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匱乏的自由、和無所恐懼的自由。

羅氏辭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戰爭的主旨是爭取人類的自由。

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

戰後決不容許國家或個人，享有特殊的權利。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第一次世界大戰

持久和平問題

卷之二

我們的責任是把世界造成一個能使自由滋長綿延的所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我們今天爲了安全，進步與和平而戰鬥，不單是爲我們自己，也爲全人類。不單是爲這一代，也爲子孫萬代。我們要替世界洗刷已往的罪惡，已往的災難。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我們繼承先烈的遺志，維護「在平等與人類完全平等」的主張。然而敵人却極力破壞這種高尚信念。我們自己做模型，創造一個暴虐、殘酷和腐敗的世界。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目前艱難的鬥爭已給予我們以不斷的教訓，即世界任何一地人民的自由和財產的安全，都有賴於世界其他各地自由正義的利與安全的保障。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威爾遜

對於同意本和約而願協力維持本和約的一切國家，應儘量消除經濟的壁壘，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在國聯以內，不許可特殊的、自私的經濟集團……不許可經濟的抵制或排斥……除非是出於對締約的決定。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威爾遜專對勞工團體的意見曾在創設建 國際勞工局時宣本過。）
在各國領海以外，海上航行絕對自由（除了在各國共同決定施行封鎖的地帶）。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羅斯福

兩國（指英美，以下同）……（譯者）希望促成世界在經濟方面之全面合作，以提高勞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

九六

自決」不是一句空話，它是一個權威的行動原則……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我們要使被壓迫者……和被奴役的民族の宿願得到滿足。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任何民族不能任憑一次國際會議由甲國讓與乙國。

……任何民族和省區不能像小玩藝兒似的由甲國乙國互相交易……每一次疆土的決定，都應該依據有關民族的利益，而不能爲了調整或妥協幾個競爭國家的要索。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威爾遜總統在「十四原則」中特別建議恢復比利時、阿爾薩斯·洛林、羅馬尼亞、塞特尼格羅、波蘭；建立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聯合一切意大利語的民族；以自治或自由給予非土耳其種族——亞美尼亞人、亞阿伯人、敘利亞人、巴尼亞坦人；以自由給予達達尼爾人。）

自由和平問題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及十月二十六日

波蘭曾以一種毫無阻礙毫無麻煩的機會，決定其本國的政治制度，錫謙歡迎其以自有選擇的方式加入自由國家的團體。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波、波蘭應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日羅姆宣言

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決不願其實現。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羅姆宣言

波蘭民族中，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有權遭剝削者，應願使使其恢復此項權利。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羅姆宣言

自一九一八年國家對其若干種廣泛之和平原則已得同意……侵略國武裝之解除，國家民

族之自主……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等。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美國反帝國主義

威爾遜

不容許併吞領土……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以自由、闊達和至公的態度，根據有國民族的利益，調整一切關於殖民地的要求。
五國會議後之世界和平會議。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德國殖民地應視為國際的公產，而交由弱小國家管理。」（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註：見貝克著 (Ray Standard Baker) 「威爾遜與世界問題之解決」一書。

羅斯福總統，更前進，如其此。

世界大戰世界本報

1101

兩國不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或其他。

指 THE NEW YORK TIMES (1918年2月8日) 第十九頁

反黷武主義

「威爾遜

征服或擴張勢力的時代已成過去。

以

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

我們應當開誠布公地說：當我們與德國進行談判的時候，我們必須弄清楚德國的代
人究竟在替誰說項，是替國會呢，還是替軍事團體，或那一班崇尚侵略主義的人們。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美國的參戰是因為德國的軍事領袖破壞了人類的和平與安全，使美國同受痛苦和恥

辱。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我們始終不應偏重勢力均衡。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光是辯論或打算妥協他們的勢力均衡和國家機會的計劃，不能達成這些偉大的目的。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

我們知道不能再有一次勢力均衡，這個辦法已經試行過，却被驗明並不合適。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日

特別的同盟和經濟的競爭與競爭，在現代世界中，是足以產生戰爭的計劃和慾望的源泉。假如不用確定的附有約束性的條約加以剷除，不能得到穩固的和平。

在國際聯盟之中，不能再有聯盟或同盟，或有特別的協定和諒解。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號

各國互相保證將軍備減縮至足以維持國內安全的最低額。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持久和平問題

羅斯福

待納粹之專制宣告最終之毀滅後……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羅斯福宣言

國際間倘仍有國家繼續使用陸海空軍軍備，致在邊境以外實施侵略威脅，或有此可能，則和平勢難保持。兩國相信，在廣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未建立之前，此等國家軍備之解除，實屬必要。同時兩國當實行一切切實之措置，以減少愛好和平各民族因軍備弱係所忍受之重大負擔。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羅斯福宣言

吾聯合國家對於若干種廣泛之和平原則業已商得同意……侵略國武裝之解除……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削弱仇恨、恐懼與報復

威爾遜

戰爭結束以後，我們不要採取任何報復的行動。一個民族不能因為他們的暴虐而統治著本身犯了滔天的罪惡，而受懲罰或劫奪。

我們希望德國只是站在與世界各民族相等的地位……而不居於主宰的地位。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同胞們！我請你們作個見證：沒有一個時候，我判斷德國的問題，曾經感憤用至於這樣嚴重的事件，這樣密切地關係着全世界人類的命運的事件，假如我口出惡聲、仇恨和報復的語句，我一定會羞慚無已。

一九一八年四月六日

用不着什麼捐稅……什麼損害賠償。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論是關於領土、主權、經濟或政治，必須以有關民族自願接受為

持久和平問題

基礎，而不應該基於其他任何一國的重大利益……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

至公的正義不應區分為我們願意公平看待者與我們所不願公平看待者。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各民族國家不論強弱，都應該享受正義的原則，他們也應權彼此生活於同等的自由與平安之中。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羅新福

待納粹之專制宣告廢止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

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亦不虞匱乏之保證。寸二員民

書本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羅邱宣言

我們此刻正在從事一種戰爭，不是為了征服，也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建設一個

拜世界謀在這個世界之中，這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所代表的一切，可以安然傳諸子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追求和平的意志

威爾遜

一個一般性的國家聯合會的形成，應當根據於特殊的協定，互相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問是大國或小國。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國際聯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這樣一個保證和平的工具，和平的一部份將徒所喪失了……國際聯盟的建立應當是和議的最重要部份。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公開訂立的公開和約——有世界眼光的坦白外交。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

第六章 休戰與議和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七種動力

公團的 的活動

正如世界不能剷除善與惡一樣，促進和平與戰爭的七種動力永遠存在。和會的真實問題是削弱促進戰爭的力量，加強促進和平的力量。

有些動力在戰爭的進行中發生變化；有些動力的變化則是戰爭的結果。然而在休戰的第二天，這些力量又都活動起來了。因此，太平盛世永遠可望而不可及。政治家們却常常爲不甚和平的力量所支配。我們無須描寫議和的悲喜劇、輝煌的大廳、以及幾十個國家的堂皇排場——它們派遣了馳名的代表，提供了典雅委婉的草約。我們的興趣在於一些肉眼看不見的狡猾的力量，它們出沒於和會的廳堂，而且塑造了未來的世界。

在休戰之後，一俟美國商船載着威爾遜總統由美洲出發。他深信勝利賜予三個建立新秩序的機會。這個使「人類享有自治」的新秩序「建基於廣泛普遍的正義原則之上」；在

這個新秩序之下，「理性、正義和人類的公共福利得以實現」；世界將締造一種「持久的和平」，而不僅是「片斷枝節的和平」。經濟的不公平；自私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顯武主義；仇恨、報復與恐懼應當長眠於一個新秩序之下。

美國人士大概不明瞭經過三百年的隔離時期，美國的政治與社會的觀念和理想，與歐洲的實際方法和問題已經相去太遠了。我們並不是自詡美國的理想比較優越，我們只是指出一種足以深深影響世界的發展。

我們（指美國人，以下同——譯者）對於鄰國沒有宿怨；我們不必恐懼侵略；幾百年來國家太平、資源富饒、生活安逸。我們享受了各種自由；因此，我們的觀念與歐洲的觀念迥不同。立國於新大陸上，我們的民主政治觀念大異於歐洲的階級組織、階級壘壘和階級政府，我們的思考也能別出蹊徑。

我們的熱烈希望偏遇着歐洲傳統的凜冽寒風。在他們看起來，我們帶來了不切實際的和怪異的觀念，以處理他們的問題。我們的觀念與他們現實的需要發生抵觸。我們的代表

它不能領會在這幾十個國家間活動着的難於捉摸的力量。也不能了解究竟是些什麼大障礙使他們無法容納我們的觀念。

我們我們的歐洲盟邦生活在一個非常實際的世界中，他們相信只有用權力外交一套老法寶去尋求適當的處理經濟的國家主義、經濟的需要、帝國主義、仇恨、懲罰、報復和紛亂等力量。這些國家呼喚於生存競爭的世界中，他們把每一個建議都用國家利益的冷靜態度加以審查。

他們召集了外交界的老手，研討從西半球傳來的新現象。他們一向處理迭次的歐洲危機，都採用了這種步驟。他們的代表生長於專一從事外交的階層和學派。他們由許多年來的遺傳和訓練學會了外交的技巧。歐洲歷史已經替他們準備了外交公式。馬其亞維里 (Machiavelli)、馬爾波羅 (Marborough)、庇特 (Pitt)、嘉塞爾累 (Castlereagh)、塔里蘭 (Talleyrand) 等人的影子還遺留於其後輩身上。她們以為這只是另一個危機，而不是理想家的十字軍。他們太沒有深刻的認識了。

與凡我們不能只以議和時所發生的事件和結果證明這件事實。我們要以協約國政治家的行動和著作來證明這個事實。他們的行動和著作是一本公開的歷史，無須乎特別引證。事實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使政治家控制不良的動力，然而他們看不見這些力量，或者確能力有所不逮。不過我們也得承認當時的情勢實在非常困難。各國許多年來各自發展，各按不同的環境，觀點和理想，自然是各不相同。

世界的不幸是：這些破壞性的動力不但沒有削弱，而且受到一些新的激動，於是便把世界投入第一次戰爭的洪流中了。

「只」然而威爾遜總統所提倡的美國理想，並不是毫無成就。其中至少有一部份已為各國所接受。

我們事後評論，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並不作苛刻的批判，而願意儘量採取一些教訓，皇室帝不曾以高明的先見賜予人類，他們却會借助於沉痛的經驗。

第六章 意識形態

休戰與議和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七種動力的活動 一一二

這次戰爭最顯著的結果是代議政治的颯興。其實，在議和代表聚會之前，勝利已經決定了。和會只是承認既成的事實而已。

在休戰的時候，民主革命運動已經瀾漫於敵國境內，一直延及俄國的邊境。美國所極力主張的代議政治、個人自由和民族自由的理想，更助長了這些革命。威爾遜總統對於「民族自主」和各種族應享自治權的堅決主張，遠在休戰時期已經灌輸了敵國的革命運動。在舉行和會以前，若干種族已經完成了獨立運動。

敵國經過革命以後，樹立了代議政府。遠在戰爭以前，敵國的人民大眾已經飽受了代議政治的熏陶。此刻他們爲自己爭得了個人自由，而樹立了一種代議政府。德意志、匈牙利、奧地利拋棄了專制政治的最後軀殼。不幸他們操之過急，因而損失了許多優點。這些都可用比較和緩的手段爭取的。軍人階層希望在戰敗後不受殘酷的懲處，他們也對革命表示同意，遂使革命的成功較爲容易。然而最革命的份子大抵還是真心擁護自由，熱烈希望實現民主政治的人士。他們尤其希望德國擺脫黷武主義；他們希望領導德國走向社會進步和

經濟進步的鐵路。他們希望德國能與其他的代議政府合作。

芬蘭、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哥羅西亞、塞爾維亞、斯羅維尼亞等處的解放民族都以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為立國的基礎。英、法、意、比利時、瑞典、挪威、荷蘭、丹麥、瑞士和希臘早就採用了自由政治。

因此可見代議政治已經散佈於全歐洲，直到俄國的邊境；人類自由似乎已經戰勝了整個的文明世界；世界大戰只是人類爭取自由的挺進中的一次勝仗而已。

美國人以為這不僅是他們的目的的偉大成功。並且支持這些代議政府也正是他們議和的政策。在這裏，美國觀念與協約國和舊外交政策之間發生了最尖銳的矛盾。世人議和時說的一切措施，為後世種植許多禍根。

深思的美國人以為在凡爾賽和會之後，持久和平的大廈的基石並不是國際聯盟。真實的希望還是在於代議政治上面。代議政治可以毀滅侵略主義、獨裁政治、黷武主義、擴張地主義階層和封建餘孽。也可以重建民權，以消除國家從屬和階級從屬。美國人深信：這並非

最近獲得解放的民族決不會擁護黷武主義，而增加軍費的負擔，或自己投票注戰。——除非是爲了抵抗侵略。然而他們能否主張和平的意見，有賴於代議政治和個人自由這一顆幼苗的發育，這顆幼苗是存存戰以後種植於黷武主義的老巢。我們當時的看法是：國聯的宗旨是保障這些自由力量的發展。

可是到後來和約本身却也背叛了這些力量。我們到處討論懲罰敵國的問題。和約確實偏重於仇恨、恐懼和報復這方面。真實的問題並不在於抽象的正義。正義不能清償普魯士統治階級所給予世界的屈辱。實際的事實是我們應當歸罪於敵國的領袖，而給予人民一個機會。

協約國在停戰期間與和約中會有許多行動削弱了敵國的自由運動。德國絕對相信他們是以威爾遜原則爲基礎，纔願投降的。這些原則却顯然不曾澈底應用到德國。德國是否無論如何總得投降，或是堅守它自己的許諾，並不是切要的問題。切要的問題在於德國人民的信念和情緒。

德國的領袖對於戰爭的發生和進行，實應負有重大責任。他們的軍隊使憂愁、痛苦和毀滅蔓延於各地。他們四年來的罪惡和殘暴實在罪罰不勝罰。儘管勝利國對於德國的處理頗有批評的餘地，德國軍事領袖的罪行決不容許寬假。不幸我們不去追究這些軍事領袖的責任問題，却幹出一些勾當，使正在建築中的和平大廈坍塌性餘。

最可恥的一件事是要德國民主政體簽定一個條款，以承認整個德國應負引起戰爭的責任。軍閥們不以為忤——他們反而避脫了責任。然而不曾主戰的千百萬居民却大加反對。他們怒火中燒，後來爲了雪除這個恥辱，竟至擁護軍閥。強迫認罪。於我們毫無益處。反之，這給予德國的煽動家以一個現成的挑撥機會。

協約國另一個無益甚至是不義的行動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協定以後，繼續對德進行糧食封鎖。休戰協定規定供給糧食，然而差不多延遲了五個月，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下半年，纔允許輸入糧食。尤其糟糕的是英法艦隊在休戰協定以後，進而封鎖波羅的海的漁業。這一切都是人類歷史上的污點，然而其咎不在美國人民。美國代表時時刻

刻反對這種行動：在簽訂和約以前，畢竟情況逐漸和緩，這又當歸功的美國。某些實明的英國人，例如塞西爾 (Sord Robert Cecil) 和帕席 (Sord Enstace Percy) 確曾極力擁護美國的主張，十一月十一日以後，敵國人民在繼續封鎖之下所遭受的痛苦之比在休戰以前還利害得多。由於革命的發生和政府的腐弱，舊的分配和定量機構儘力大為退步。農民私藏糧食，富人遠禁販賣，德國兒童大遭其殃，以致美國的大量施捨還是無法補救。另一個行動把毀滅的種子散播到德國的新政體之中，那就是向德國人民勒索四百萬萬美元的賠款或賠償。這真是荒謬的行動，因為即使不在經濟的奴隸制之下，德國人民也只能用外國支付那筆款項的一半利息。在這種條約之下，德國人的船隻和國內的大部份私有財產都被剝奪。實物賠償——主要是煤炭——以及隔離產煤區域，損毀了德國的工業力量。無論公平與否，得計與否，這些事體的結果足以毀滅希望和激勵，經常擾亂穩定，並且妨礙世界經濟的復興。這一切只是懲罰敵人，自己並不能得到賠償。

由於柯澤和波蘭走露，由於領土的變更，由於禁止德奧聯合，日爾曼族弄得四分

獨強。這是更甚於削弱德國的懲罰。德國人口總共減少了百分之十。對於匈牙利、奧地利和保加利亞的同樣行動潛伏了將來的戰禍。

這裏我們要聲明並且鄭重聲明，對於造成這些事件美國可告無過。我們也不能完全責備協約國的政治處，因為許多惡勢力正在支配他們的行動。我們的目的不在於譴責或歸咎什麼人，我們只是診斷已往的錯誤。

政務。

美國人的參戰目的依然是爭取人類自由。假如我們堅持這是未來持久和平的基石，我們就必須再來研究這一切的教訓。

經濟壓力

在這裏我們不想詳論戰爭所引起的經濟結果，我們要研究環繞着和會在締和中產生的經濟壓力。環繞着和會的經濟不景氣的風暴怒號着：「急起直追，否則便會滅亡！」

四 個 舊 帝 國——俄、德、奧、土——在經濟方面完全枯竭。意大利和法國廢廢。甚至英國所賴以爲生的糧食也要仰仗美國。歐洲農業的衰落，及其必然發生的飢饉，

休戰與議和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一七種動力的活動

二二七

需要加以振濟。整整三萬五千萬人民或者不繼一飽，或者瀕於飢餓。他們必須立刻獲得糧食，否則人類文明將淪於混亂，或受共產主義的蠱惑（此時俄國正用掠奪的黃金扶植共產主義而使之發展）。俄國與奧匈邊防線之間的兩萬萬人民四年來沒有製造新衣。於是第四個騎馬者出現了，它就是瘟疫。

休戰以後，兩個新因素使各民族的境况比在戰時更為惡劣。戰敗之後，革命跟着爆發，四個舊帝國分裂為十三個獨立國家，於是戰時統治和限制失敗了。前面已經提過，糧食、服裝和煤炭的定量制度因軍人政府的失勢而破壞。農民和鄉人把所有的糧食私藏在城前以外的地方。

船隻和

自決的經濟改造增添了另一種混亂。四個舊帝國一變而為十三個新政府，每一個都立刻儘量抓住鐵路的车輛和連河的船隻。由於恐懼、仇恨、嫉忌、和「惡鄰」政策，它們不允讓火車經過國境。在休戰之前適合舊帝國的經濟生活的鐵道制度弄得支離破碎了。幾個舊帝國經濟通貨歸於瓦解。新舊國家又沒有充裕的擔保品，以之重建通貨或購買國外商品。信用

制度。因此，在歐洲過剩區域商品的運輸和交換陷於停頓。煤的供給不能適應國民的最低需要。無數人民冬季沒有燃料和糧食。工業受了摧殘，一千五百萬到二千萬工人失業，坐待公家的振濟。

加以每一個新國家的官吏大部份沒有從政的經驗。他們幾乎全是革命家，對於新秩序和世界政治具有強烈的熱心，因此他們沒有心思處理日常政務。

只有美國人還保有豐富的資源，各國也都信任美國在政治上是至公無私的。他們負擔了籌運糧食的責任；他們促進了鐵道、運河、運輸和交通的便利；他們復興了煤炭的生產；他們建立了信用和通貨；他們組織了新的交換和新的定量制度；他們撲滅了瘟疫。這不單是從飢餓、寒冷和疾病之中拯救無數萬人；這是穩定政府，打擊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使任何一種和平的基礎得以建立。這也使民族恢復了精神和信念。

美國為振濟為倒帳犧牲了幾十萬萬元；散發三千萬噸糧食；給予十幾個政府以技術上的指導，以動員內在的能力，從事救國工作。

美國緊跟着休戰時期而站在人道的立場第二次介入歐洲，使歐洲免於三十年戰爭以後那樣的浩劫，諒說在那次浩劫中三分之一的歐洲人民斷送了生命。

這一切經濟壓力，世界不得不趕緊締和。工業、信用、外匯和穩定必須趕緊恢復，臨頭的浩劫必須趕緊挽救。

和約所引起的經濟結果對於曲直隨變方都有損害。威爾遜總統原來反對「一賠款或罰金」；然而在「賠償」名詞之下，賠款兩數字更是龐大。無疑地，協約國遭受了極大的損失，足見協約國的實際能力賠償損失的舊辦法，倒是極為適當。實際的問題是賠償的數額要不致發生絕望的賴債的情事或摧毀了敵國的經濟，反而減削它們付債的能力。「你不能同時得到賠償和報復」，這在當時美國人的態度。美國代表主張指定敵國在若干年內按年支付一定的數額，使敵國力能支付；同時年數的限定可以給予敵國以一種可能豁免的希望。他們也反對擄取敵國人民在世界各地的私有財產，而毫不予以代價。然而協約國尤其是法國，想以經濟的貧血病制德國於死命。和約中所課賦的不近情理的數額，立刻產生了幾種

力量，終於爲世界帶來了經濟的墮落。從這個災難之中，希特勒倒乘機露頭角。舊帝國的經濟制度積窮年的努力纔得完成；分化爲許多民族主義極濃厚的國家以後，生產和分配便被破壞。和平條約本可以補救，可惜並沒有這樣做到。

美國人希望剷除貿易的壁壘。歐洲的每一個新國家却立刻樹立關稅壁壘，訂定特殊的商約，（一部份是爲了政治的目的）而且甚至不肯商量讓和代表。因此，美國的希望全被打破。和約不會鬆緩以前的經濟緊迫或因戰爭而生的經濟緊迫，從此它們更趨劇烈。

民族主義

一種新興，激辣的民族主義又活躍於每一個接合室，每一個委員會，每一次會議，每一件行動。協約國的種族狂熱爲戰爭所煽動而達到白熱化。在解放的民族中，民族主義更趨劇烈。

在休戰期間，在自決構的原則之下，被壓迫的種族——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特維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海峽伐克人、哥羅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斯羅維尼亞

人、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亞塞爾拜然人和阿剌伯人，——都宣布獨立。比利時、塞羅維亞、羅馬尼亞和希臘的流亡政府也遷回故土。

由有益的民族精神轉變為自私的、有破壞性的民族主義，這其間沒有一定的界線。每一個新政府自然要立刻建立軍隊。它們儘量擴展疆界。他們在伸張種族的、歷史的或經濟界線的時候，彼此間引定許多衝突。因此，在和會開始進行以前，歐洲的國家和疆界已經大致決定。世人對於和會的關於領土和其他方面的種種暴行，其實在和會開始以前已經犯下了，有時竟違反了和會的願望。

每一個國家，除開敵國以外，立刻派遣代表到巴黎，不但要求各國承認其新近獲得的獨立，也反對競爭者的要求，並且參加議和。它們立刻組成集團，或依附一個強國，以左右和會的決議。它們佔據了和會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討論它們的問題。

正如命運之不爽毫釐一樣，在下次議和時同樣事件又會發生。因為我們還是主張各民族的自由權、自決權和自治權。這些觀念正是民族主義的火焰，這些民族主義的力量及

其利益影響，又將各民族的問題提了解決；假使議和代表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或者步驟並不一致，又會弄得不知所措。

有些國家在流亡中組織了「自由政府」。它們站在協約國方面派遣軍隊，捐輸船舶和殖民地的資源。它們要求恢復國家地位，重建它們的疆界。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曾喪生於美國的和平目的，現在又要復活了。它不但從巴比侖人、亞述利亞人、埃及人、波斯人或另一個古代種族遺傳了領土開發、民族發達和民族光榮的慾望，並且還有另一種衝動。戰爭的損失這樣巨大，協約國要得到真正的經濟賠償，只有奪取德國和土耳其的領土。

我們可以斷言從貧乏的戰敗國家索取賠款和賠償的希望往往不能實現。結果只能出之以佔據領土和掠奪一些民族的方式。因勝利國家戰後民窮財盡，因為它們曾為保障別的民族の生存和生活而流血犧牲，同時又因為許多落後民族不能維持自治政府，勝利國家自然

不至要藉發落後民族而得到經濟的補償。

在和約所樹立的委託管理制度之下，英帝國增加了一、六〇七、〇五三平方公里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居民。法帝國獲得了四〇二、三九二平方公里和四、〇〇〇、〇〇〇居民。比利時帝國得到五三、〇〇〇平方公里和三、三八七、〇〇〇居民。日本佔領了八三三平方公里的島嶼和一一三、一五四居民。意大利不甘獲得委託管理地區。美國一無所取，也一無所需。

這些區域擁有貴重的原料和市場。它們供給了重要的海陸空軍根據地。它們確實使德國由世界帝國一落而為蕞爾小邦，然而這樣一來，却不幸種下了更多的禍根。它們給予日本以赤道北面太平洋上的戰略島嶼，這些島嶼原來是屬於德國的。不料日本後來大事利用這些島嶼，它違反規定在這些地區設防，築成海空基地，目前正在利用這些基地向美國進攻。

休戰協定的目的在於剷除贖武主義的力量。我們奪取並且毀滅了德、奧、匈和保加利亞的武器；我們將德國的軍隊削為十萬人，沒有飛機、重砲和坦克車，只有少數的兵艦；我們只許其他的敵國保持極小規模的軍隊。看起來，和約已經走向成功的道路。

然而我們鑄成一個大錯。我們允許德國舊軍人階層組織並指揮這十萬大軍。因此他們有機會恢復他們的階層。他們可以維持贖武主義的傳統，而且變本加厲。他們繼續陰謀破壞世界和平。我們應該磨愈的正是這一班人，而不是人民大眾。

和約也規定以後再行召開會議減縮協約國的軍備。這種延宕正是和約的最大錯誤之一；我們為什麼不當時辦理？美國出席和會的軍事代表，白黎斯將軍 (General Bliss) 主張以激烈的手段減削各國的軍備到足以維持國內安全的水準。在寄呈陸軍部長的函件中，他發出如下的議論：

「從日益支配歐洲盟約的精神加以判斷，我開始失望了；我以為戰爭雖然剷除了德意志贖武主義，却任憑歐羅巴贖武主義猖狂，結果更是不堪設想」。

關於此節，以後我們必須再加深論。

恐懼、仇恨與報復

恐懼、仇恨與報復的惡勢力從沒有像在巴黎和會那樣嚴重地毀滅了人類。量一定會捲土重來。我們已經說過，全面戰爭即是對平民的戰爭，即是對婦孺的戰爭。在我們的盟邦之中，戰爭不但使它們最優秀的份子死於沙場，也毀滅了他們的家園，婦孺或者喪生於飛機的狂炸之下，或者斷絕了糧食。戰爭毫無憐憫地使他們的水手葬身魚腹，使他們的人民過着無數窮苦的歲月。全面戰爭使痛苦與仇恨深入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激起了別種形式的戰爭所不能激起的憤怒。

法國人曾經兩次遭受德國的侵略，當時的法國人都能記憶。獲到解放的民族曾經在壓迫者的鐵蹄之下生活了幾代。痛定思痛，他們覺得恐懼比仇恨更不可容忍。

在巴黎各國政治家並不能自作主張。各國的人民，都在要求激烈的懲罰和報復。勞合喬治爲了能再度被選，發起一種「殺死德皇」，「奪德國之所有」的運動。克萊蒙梭堅

決地保證向德國民族來一次總結算，纔在法國國會中得到「信任的投票決議」。何如主張對德採用和平的手段，這兩位政治家都不能保全祿位。甚至在受害最淺的美國人民，也洋溢着一種仇恨和嚴厲懲罰的決心。

這是和會所遭遇的最困難問題，將來的世界還會遭遇這樣困難的。齊集巴黎的政治家瞻顧未來，覺悟到敵國一萬萬人民不能被逐出世界之外，我們還得和他們共同生存在人間。假如要締造持久和平，我們必須將這個民族納於和平的軌道。我們必須給予他們一種比戰爭有益的代替辦法，同時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殷鑑，使他們不致重蹈覆轍。這需要極度的容忍和絕對的正義。賢明的人士希望莫把敵國的「人民」與敵國的領袖混為一談；在這個理論之下，他們容忍了敵國的老百姓。

然而恐懼，仇恨與報復佔了優勢。用盡方法加以克制，它們却終於現身於凡爾賽和約。我們以後再來詳述其結果。

追求和平的意志

休戰與議和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七種動力的活動

一二七

主要是在英美領導之下，和曾建立了國際聯盟。國聯原是一個討論繼續發生問題之機構。然而它的更大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人類保證世界和平的最偉大的實驗和最偉大的努力。在我們此處討論中的這個時期，國際聯盟還沒有付諸實行。

議和的影響

這為我們可以總論議和對於促進戰爭與和平的七種動力的影響。

以意識形態而言，爭取人類自由的慾望在歷史上達到最高峰。人類從屬與階級政治似乎正在脫離這個世界。因此，和平的基礎似乎是空前地鞏固。

有破壞性的經濟壓力因戰爭而大大加重，和約更增長了這些壓力。

爭取人類自由和民族自治的民族主義突飛猛進。然而却潛伏了自私自利的種子，它們是有破壞性的。

帝國主義依然健在。只有帝國領土上的變更。這些變更遺留有破壞性的仇恨，有破壞性的期望。

黷武主義和侵略受了噴掃却遺生存着。

恐懼、仇恨與報復爲戰爭與和平二者所滋養而更形熾烈。

追求和平的意志完成了歷史上維持世界和平的最偉大實驗。人類爲一種新的希望所鼓舞。

然而舊權力外交不會重視美國對於如下各項的意見：勢力均衡、軍事同盟、裁軍、邊省的自治、領土併吞、帝國主義、海洋自由、賠款、經濟目的、議和、新秩序、大公的正義，以及其他。在威爾遜總統的二十五個原則之中，共計只有四五個完全成功。然而他提供了美國最高尚的理想，也會爲實現這些理想盡過最大的努力。

第七章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在本章中，我們要研討西方歷史上最迅速最劇烈的一次變革。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三九年之間的二十年，這七種動力混亂地猛烈地活動着。無能的政治家助桀為虐，卒使這七種動力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各種動力的活動異常迅速，它們彼此之間又常常發生交互作用，要將它們個別加以研討非常困難。無論如何困難，我們總得儘可能地詳究這些教訓。後知往往比先知更有把握。不過從薰陶中得來的後知可以訓練先知的工夫。我們也許可從經驗中求得一點教訓，知道如何使善的力量支配惡的力量。

意識力量

在休戰時期，代議政治瀰漫於全歐洲，直到俄國邊境，從而燃起了世、對於自由、和平、進步的新時代的強烈希望。然而代議政治立刻受到無數的阻礙而衰弱下去。黃金時代的希望又因無數的災難而化為恐懼的時代。

於是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大遭背叛。人類似乎在盲目地離開一條新路。他們抓住一個「新」字，儼如但憑「新」之一字他們就可以得救，殊不知今日的任务正是昨日創造出來

的。

以人類從屬於國家的舊觀念重見於兩種新的形式。我們已經提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法西斯主義出生於戰爭之際。納粹主義是它們的一個最暴虐的夥伴。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互相敵對，兩者都與自由爲仇。

的確，在現代歷史上，意識形態的最大變動是全世界自由主義的被摧殘。一九一七年俄國克倫斯基政權的崩潰和共產主義的興起，始而作俑，跟着是一九二二年在墨索里尼主持下法西斯主義勃興於義大利；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的得勢；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登台；還有在世界各地許多小獨裁者的出現。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流毒襲入並且侵害了各處的自由觀念。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有許多共同的見解。它們都有獨裁的政治形式，都主張一黨專政，都採用殘酷、暴虐和恐怖的手段。它們都是自由經濟和私有財產的死對頭。它們都是建基於唯物主義之上。它們都堅決地反對知識自由和精神自由。

它們之間也存在着一種顯著的區別。共產主義以「無產階級」的名義完全顛倒現存的社會組織。它尊崇絕對的經濟平等。法西斯主義以「中堅份子」的名義推翻現行社會。它尊崇民族的效率。在法西斯主義之下，殺戮和「清算」的情事較少，但其道德的基礎也並不高尙。共產主義極力反對宗教自由；「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法西斯主義却想利用宗教作國家的工具。它們之間還有一個區別：共產主義要將私有財產全部收歸國家；法西斯主義却繼續維持私有財產制，不過強迫其國家平利。兩者同是奴隸制度。並且，法西斯主義的勃興大半是由於中產階級鑒於代議政治的失敗，爲抗拒共產主義的侵入，不得不依附法西斯主義。

這些意識形態是最好戰的典型。一九一七年共產主義者以莫斯科爲萬神之神，以俄羅斯的黃金爲經費，向全世界的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進攻。法西斯主義者雖然不如此積極向外侵略，其野心也是非常熾烈。從第五縱隊和吉士公輩（Quisling——挪威的漢奸，此處泛指一般的「漢奸」——譯者）的活動可見一

代議政治似乎一度已成世界上一個得勢的觀念，又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爲生存而鬥爭了。其至在今天，很少美國人明瞭幾乎整個歐洲大陸不但在形式上，並且在人民的信念上，都背叛了自由主義。美國人應該對這些變革的進展加以考查。俄、德、意、奧、波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巨哥斯拉夫、土耳其、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日本、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的五萬萬人民都背叛了自由主義。可是，除開俄國和西班牙之外，各國都只犧牲少數生命便推翻了代議政府。我們用不着否認許多國家的人民情願摧毀自由。他們贊成建立新的意識形態。

這些變革發榮滋長的園地，等待着戰爭所賜予的毀滅、苦難、幻滅和道德的衰頹。和約遺留了自私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仇恨、恐懼與報復，這是和約應負的責任。和約以後，強國的措施更陷人民於絕境，這又是各國應負的責任。

還有一些次要的原因，有一班人向失望的人民鼓吹新的烏托邦。自由政府的幾種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又容許了這種宣傳的流播。因此自由自食其果，

反而被自己毀滅了。

不會適應個人自由的種族風習以及種族自治，引起了恣縱的行爲。這些新代議政府的構造缺點甚多，因而在議會中造成許多黨派，而民主政治只有在紀律嚴明的政黨制度之下，纔能推行無阻。

我們已經說過，在法西斯變革中，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起了相當重大的作用。共產主義者常在內部搗亂，特別是煽惑勞工團體，利用他們創造混亂。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是走向法西斯的轉捩點。

三分之二的歐洲人民不獲一飽、無業可就；他們想假借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尋求一條出路，結果却是大失所望。法西斯主義答應給他們糧食，保護他們的財產，並且恢復秩序，於是他們受了誘惑而歡迎「騎士」(men on horseback)。他們把這班人擁上高位。其實他們決定了自己的厄運，也爲他們的自由決定了厄運。

起初這只是經濟制度和政治組織的變革。然而獨裁者馬上發覺不加緊壓迫，不制服一

破壞對力量！——無論是現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他們決不能獲得經濟的復興和政治的權勢。因自信的喪失和人民的恐懼，經濟的生產事業陷於停頓，他們用集中營來威嚇人民。
法國君主——馬上轉變為獨裁政治、脅迫政治和奴隸制度。

經濟壓力

如上所述，經濟壓力是背叛自由的最大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給世界一個可惡的經濟遺產。它毀滅了最優良的人性；它破壞了技巧；它產生了道德的衰頹和殘暴的行爲。它遺留損壞了的工廠、礦山、鐵道、船舶；枯竭的牲畜和土壤；還有頹廢的果園。它破壞了經濟機構。它消耗了儲蓄和資本，因而引起國內和國際的龐大債務和通貨膨脹。戰前經濟生活之不易調和以及國際間互相依附，一旦貿易和信用的機構發生故障，便也使世界經濟趨於毀滅。這一切的總結果便是無數萬人民失業、飢餓、染患瘟疫。

要分析這些禍患對於背叛代議政治與引起戰爭各負多少責任，這是極困難的事體。這些破壞的力量在各國的行進並非步伐整齊。它們會因種族的特性和領導的方法而有變化。

政治和其他的反應對於每一國家的影響各有不同。不過我們可以發現某些一般的情形，這些情形對於我們以後的論斷頗為重要。

在凡爾賽和會之後，除俄國以外，全世界着手復興自由經濟制度。第一個工作就是化戰時經濟為平時生產。然而各國立刻發覺在全面戰爭之後，化寶劍為犁頭不是一個簡單的辦法。在戰爭中，各國的經濟制度專為戰時生產而定，不到戰爭結束，它們感覺不到真正的經濟創傷。各國立刻發覺在工業時代的複雜經濟制度之中，存在着許多沉重的創傷；在敵國和新近解放的國家之中，這些創傷尤其嚴重——意法兩國只是略勝一籌而已。即使在受害較淺的英、美和中立國家，如於戰時時代的脆弱經濟配合的打擊，還是十分重大。這些打擊繼續由歐洲大陸蔓延於整個世界。假如沒有受到大陸上經濟打擊和毒惡觀念的影響，英美本可以迅速復興。

休戰以後，大多數國家打算放棄政府所管理所支配的經濟。大多數國家打算用堅忍的方針治療戰爭的創傷：開放企業，承受債務，穩定通貨；鼓勵節約儲蓄，作為復興資本的基

力有平衡的預算；並且希望發展個人的創業精神、自律和自賴。同時各國政府直接或間接幫助失業者免除凍餓與疾病。這種療傷的方法是讓細胞新陳代謝，而由政府從旁加以看護。大陸上更枯竭或精力更弱的國家反應比較遲緩。其他國家如英、美和中立國家，循着這個渠道前進；而更枯竭的國家畢竟陷於崩潰，原因是這裏的人民不耐煩採用堅忍的方法。各國人民先後有意無意地想從戰時經濟制度的復活之中找尋出路。

我們已經說過，戰時組織，即使在民主國家，必須採取統制的方法。戰後紊亂的苦楚和艱忍方法的疼痛，有些人建議恢復某種程度的戰時統制經濟，以求速效，他們立刻受到大家的擁護。這些觀念穿着燦爛的新裝，掛起拯救人類而招牌以資號召。它們給予人民一個脫離苦海的新希望。這班人期許人民懲罰經濟的造孽者，讓他們分享儲存的財富，確保每個人民的安全和康樂。

於是另一個意識形態——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稱它——應運而生——那就是所謂「管理經濟」。它的主要特徵是在經濟自由方面，以相當程度的極權主義的方法維持個人自由和

代議政治。

這個意識形態在許多方面有國際政治問題，我們期待以後討論。它對於背叛個人自由與代議政治頗有關係。由於復運運動的失敗，它又發動了重整軍備運動，作為補救的辦法。在許多國家，這是樹立獨裁政治的過渡時期。因政府從事國外貿易，這個意識形態也涉及國際關係。因此，這個意識形態值得詳加論列。

在詳論這個意識形態之前，我們應當把我們所謂經濟自由加以解釋。要能自由，人民必須自由選擇職業，訂立勞動契約，廢除壟斷，儲金防老。他們必須自由經營企業，只要不妨害同業者。我們當然需要訂立法規，防止流弊。當我們應用「經濟自由」，「自由企業」或「第五種自由」這幾個名詞的時候，我們只能說它們用於這種意識形態上面，而不能用作「放任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解釋。這樣的自由纔不致發生流弊，因為它決不阻礙社會的改革和進步。只有如此，經濟自由纔能成爲進步和繁榮的泉源。

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防止人民在經濟方面爲害同業者的法律，在文明國家已

「經濟必要而普及的。政府對於專利、銀行、收用、儲蓄、規定」
止組織集團以限制資

易；政府在緊迫時期維持信用；開辦公立工廠；徵收關稅；限制工作時間；振濟災民；諸如此類的事務都可以稱為「管理經濟」。最重要者是糧食的問題——即是：政府管理糧食供應的限度。政府管理經濟專業，至於某種程度，更便利於權利和企業心靈息，因此引起失業和降低生活標準的結果。在某種程度，它便創造出對於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保障，而開始侵犯自由本身。在這些場合之下，我們稱之為國家主義（Nationalism），似更恰當。

「管理經濟」在歐洲大陸的發展，在各國的活動範圍以及程度，都各有不同。它包括通貨、信用和市場的操縱。它包括政府開辦公立工廠和操縱經濟事業的支出，而龐大經費，如果更預算失去平衡，公債日漸增加，並且引起通貨膨脹。

各國政府限制生產以提高物價和工資。它們從事於各種實業，因此，染上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它們支配實業、勞工和農業。因此又帶了強烈的法西斯經濟壓制氣氛。這種精神不利於自由企業。經濟上的改革不出之於法律的詳審規定，而假手於政府官吏的率爾

更甚，各政府對於經濟權力的慾望是得一步進一步貪求無厭的。

這種制度如果發展下去，立法機關無法審慎地制訂法律。它們以壓迫、威脅和利誘的手段取得國會議員的承認。它們破壞了立法機關的獨立性。它們摧毀了憲法對於自由的保障，因而削弱了立法機關的勢力。它們損害了權利的價值。它們恢復了曾經引起法國革命的官僚政治。

由此可見「管理經濟」是自由企業與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混合體。這幾個成分的比例各國互有不同。我們必須時時記着管理自由經濟這部機器的只是幾根最纖細的發條——即對於負責人的信任；對於貨幣、公開市場、信用、政府財政的穩定等等的信任；最重要是對於前途的信任。正因為自由企業是以自動合作和無所恐懼為基礎，一受干涉，或者營業前途無從決定，或者發生紊亂，或者恐懼政治的行動，都使它立刻窒息。人民如果不是信任政府而經營生產事業，却是受了普遍的恐懼，這更離開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各國不會把這些辦法同時付諸實行。這一些，和這些，國實行了一部份。在法國，布魯姆（Blum）企圖把極權主義的經濟政策付諸實行，使曾擁護有經濟自由的國家趨於墮落。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實行極權主義的國家，使經濟自由的歐洲國家，在它們獲得就業機會和戰時市場以前，都從事軍火回國。

由於戰爭這種的其他經濟與政治的困難，戰時經濟的失敗，歐洲大陸的經濟崩潰不能久延了。一九三〇年開始於奧地利和恐慌蔓延德意志。全歐洲，終於使整個世界名之「不景氣」之中。「不景氣」又重新促進了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摧毀。各國相繼流入獨裁政治和法西斯主義。

英美和大多數中立國家都從事復興工作，然而也不免有些弱點。在英美兩個（損失最微的國家）最大的弱點是投機事業的盛行。最初，它對於戰時的通貨膨脹，戰後國外糧食和原料的缺乏，和國內房屋建築及其他工程的限制。一九二七年聯合準備銀行和英國國家銀行因歐洲的堅請，而允許膨脹信用，遂使投機事業的性質愈趨愈下。這也許使歐洲的崩

滑過了一兩年，然而災難畢竟不能長期延誤。真正的影響是這一步弱化了世界（指美國人——譯者）的投機事業。一半由於本身的壓力，一半由於外在的原因，投機事業終於一九二九年歸於失敗。

這一次破裂的爆發點在中歐。一九三一年，中歐各國的恐慌，私人信用和公家信用均無法支付，連累了整個世界。美國可能在一年之內由自己的罪行中恢復過來，然而隨着歐洲的崩潰，美國人也墮入像內戰後十年那樣嚴重的不景氣的深淵之中。還有許多造成這次「不景氣」的因素，不在我們討論之列。

英國只在勞工黨執政的短期內受了「管理經濟」的傳染。這個剛毅的民族擺脫了這種毒害。他們繼續採用堅忍的方法，確能從戰爭和不景氣之中恢復過來。美國不耐煩用堅忍的方法從世界不景氣之中恢復健康，在一九三三年也傳染了「管理經濟」的病症。

美國的「管理經濟」是否發展到某種程度，足以阻滯自動的、合作的自由企業，並且侵害自由，也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

二十年來，到處都發展着狂熱的民族主義。經濟。各國因自謀恢復，不得不儘量提高關稅。美國在二十餘年對於它提高關稅以後，也起而效尤。戰後獲得自由的新國家在政治與經濟方面有意妥協。結果自陷於困乏。各國訂立特殊的商約，互惠條約和限制制度。它們保護通貨，以左右國際貿易；它們建立別的壁壘。過度的民族主義的經濟造成世界經濟的崩潰。

各國政論家大都把世界經濟的崩潰歸咎於局部原因，然而對於和戰問題富有研究的人卻決不會漠視以下的事實：最重要的原因是戰爭本身的遺產。假如不曾經過戰亂，這樣的崩潰何致發生？

民族主義

在這二十個多亂的年頭，民族主義着實在勃興。新興國家在文化、經濟、外交、軍備各方面都以全力發展民族主義。尤其是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民族主義的過度揚引起了世界的衰落。希特勒以種族主義和「主宰種族」的荒誕觀念蠱惑德國。這些觀念使德國人迫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猶太人和其他弱小種族的一部份原因。

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立的小國以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雖不企圖組成國家，然而受着民族主義的鼓動，却爭取更健全的獨立地位。中國因一部份領土爲外人佔據而表示憤慨；印度和緬甸不甘心居於英帝國自治領的地位；甚至在馬來族及其他種族中也進行着這種運動。

凡爾賽和約也處理歐洲「未贖回區域」的問題。這一時期民族主義的枝節問題，然而也足以引起重大糾紛。要在許多種族雜居的區域中，劃定一個合理疆界，雖然並非不可能，也委實過於困難。因爲通過種族雜居區域的任意劃分，都會使大羣的人民與其祖國分離。雙方都想伸張自己壓抑對方。依照凡爾賽條約的規定，這些疆界的劃定總是有利於勝利國家。許多日漸潰爛的「未贖回區域」依然存在，而新的又已經產生。和約把許多俄羅斯人、立陶宛人、和德意志人放在波蘭；把許多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俄羅斯人放在捷克；把許多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把許多德國人放在捷克和法國；把阿剌伯人放在英國。這一

切類添了幾許喧嘩和紛亂。

帝國主義

在二十年的混亂局面之中，帝國主義又伸出了它的賊手。帝國主義，懲罰和賠償削奪了德國的殖民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伊始，便樹起種族統一的旗幟，發出擴張領土的呼聲。在此次世界大戰以前，他已經侵佔奧地利、蘇德台區、米麥爾、足證德國帝國主義日漸勃興。日本掠奪了中國的東三省。意大利在凡爾賽和會時不曾分享領土，不禁深抱不平，因而征服了愛西屋皮亞。世界各國侵佔領土的慾望始終不能填滿。

本期中，另一種帝國主義又投生人間，即是以政治的意識形態滲入政府並且支配政府。這就是說：共產主義者要伸張莫斯科的威力；德國人要伸張柏林的威力。俄國藉此暫時統治了芬蘭、愛沙尼亞、拉特維亞和立陶宛，並且聲威達於匈牙利。它在喬治亞、亞美爾拜然和外蒙古卓著成效。

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政策在於造成意識形態的集團，以軍事與經濟的同盟互相勾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結。由此產生了一「輪心」及其黨侶。這些政治的意識形態不限於侵佔領土，也用以擾亂其他國家的國策。在本期中，共產主義和法西斯的第五縱隊都在全世界加緊這件工作。

贖武主義

贖武主義立憲則希尼爾賽條約並沒有制其死命。其實協約國裁軍的失敗，正是它的大勝利。

共產主義的俄國在戰後，登時大規模地重整軍備。墨索里尼立即建立贖武主義的國家，作為法西斯主義的一部份。希特勒掌權以後，拒絕裁減德國的軍備，開始大規模軍。後來軸心國締結軍事同盟，致使自由主義的國家也擴充軍備，以資抗衡。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世界各國每年的軍費總計由四十萬萬美元增至一百八十八萬萬美元。假如以道鋒巨款從事生產事業，也許可以救濟歐戰最嚴重的貧困。這筆一百八十萬萬美元的巨款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五年的一百五十萬萬美元先後媲美。這表示在一九三三年世界上存在着「一部龐大的戰爭機器，正在趕造戰爭，而不是和平。」

恐懼、仇恨與報復

恐懼及其夥伴，仇恨與報復繼續活動，並且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在歐洲許多地方不斷地滋長着。

戰爭鮮能使人類親善手足。仇恨歷久不散，凝固於一個民族的傳統之中。不管和約如何公正，戰敗國總不免於侮辱。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這是不當的舉措；也沒有一個國的領袖敢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德、奧、匈拒不接受和平的條件。在和約簽訂的那天，下一次戰爭已經開始蓄精養銳了。

有趣的是：反動的威斯特法里亞條約和維也納條約都不會打算懲罰戰敗國，事實證明那兩個條約都比凡爾賽條約來得持久，而凡爾賽條約的性質，除懲罰戰敗國的規定以外，比較寬大得多。

更惡劣的是：現代的全面戰爭對於精弱和非戰鬥員同樣施以暴行，因而釀成一種更深沉的仇恨、更迫切地懲罰敵人的要求。因戰敗而遭受的種種恥辱也培養了一種不可泯滅的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覆仇心。這二十年誠然是仇恨蓬勃滋長的時期。此時，戰後賠償和國際債務的負擔不斷地引起兇惡的感情。不過法德之間的恐懼與仇恨却是威脅歐洲和平的最重要因素。匈牙利因種族被分裂而永遠仇恨它的芳鄰。法意兩國人民，曾經一度拜盟，此時却感情日益惡化。中日之間的仇恨因日本的侵略而熾烈。捷克人、波蘭人、波羅的海諸國和巴爾幹諸國難忘他們幾百年的仇恨。

然而英美兩國却減削了對於舊敵的仇恨，並且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直到法西斯主義者勢力勃興造成威脅的時候為止。

美國人秉性慷慨，曾經不分敵友地拯救了十幾個歐洲國家的人民，並且協助許多國家的解放運動。對於美國人，這些國家表示稀有的好感。然而在本期中，只有在西半球，我們才可以說，各國間的善意有所收穫。

追求和平的意志

這二十年間可以在全部文明史上表現人類對於樹立和平和國際合作，盡了最大的努

力。國際聯盟、世界法庭、羅迦洛公約、洛桑會議、減縮軍備和限制軍備會議、凱洛格——自里安公約都是和平運動的紀念碑。

一次惡戰過後二十年，世界又爆發了第二次更可怕的戰爭，於是世人譴責一切維持和平的努力，補於事。我們決不相信這種譴責是合理的。只有經過慘痛的嘗試與錯誤，世界纔能底於和平。其中國際聯盟給予我們豐富的經驗。我們將在另一章詳論其成功的方面和失敗的原因。

在這裏，我們鄭重聲明：使世界淪入第二次全面戰爭的不是國際聯盟。國聯是代議政治的產物，當代議政治和個人自由壽終的時候，國聯也就夭折了。此次戰爭起於自由主義的橫被摧殘，極權主義、自私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恐懼、仇恨與報復等等均勃興。凡爾賽條約不惟沒有削弱這些惡勢力，反而種植了使它發育的根苗。樹立和平的勢力就因這些惡勢力的發育而宣告失敗。

我們不免時刻忧心國聯的衰亡和其他努力的失敗是歐洲文明衰亡的一部份——無數量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的融合儘不由公認是走向一種可期的命運。

二十年來主要國家的態度

我們對於研究之理解從本目的和之努力中尋求可經驗和教訓，這些皆實的一備。爲使我們的研究更有効起見，首先讓我們探討六種動力如何影響了主要國家的態度和行動。

我們尤其應可究明：舉與自由主義的論被摧殘——它優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這二十年是各國意見分歧、係惡劣的時期。

在凡爾賽和約簽訂以後，只有英、法、意、日武備銳，俄國則迅速重整軍備。英法兩國，單獨或合力，能夠左右全歐洲的意志——除俄國以外。英法兩國與意大利共同支配了國聯並且決定了國聯的歐洲政策。然而不久英法之間又發生意見，它們對希德，俄和戰後獨立國家完全沒有團結的行動。

法德關係

法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對德的恐懼。這種恐懼支配了幾十年來的法國政策。我們

容易了解法國恐懼的原因。我們已經說過，尙在人間的法國人還能回憶，法國曾經兩次被德國侵犯，它的土地和田園毀於火光和刀鋒之下，最優秀的人民喪生或傷殘。法國人口少於德國人口的三分之二，自然它相信只有使德國匍匐稱臣，或締結國際同盟與之爲敵，纔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在四年的世界大戰終了時，法國又是疲憊竭，它決定一有機會就限制德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發展。它決不願參與限制海軍，除了在條約上，雖然各國允許它保持優於德國的海軍。它也不願參與裁減陸軍，雖然各國建議它的國防陸軍應該遠比德軍龐大。對於每次改善行不通的賠償辦法，它總不很愜意。同時爲了得到國際的支持，它積極建立軍事同盟，團團包圍德國。它耗盡資源以武裝波蘭、捷克、巨哥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它與共產主義的俄國，締結軍事同盟。它的對德政策是加深每一國對德的仇恨，使德國陷於包圍和毀滅的恐懼之中。

法國本來可以採取兩個途徑。一個是用最盛的武力壓迫德國。另一個是在德國扶起民

主政體，由它一個經濟的議會。一方面堅持解除德國的武裝，一方面與其他各國共同裁減軍備，減輕各國的經濟負擔。法國不曾一貫地遵循這兩個途徑的任何一個，尤其是後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全部時期，它障礙了每一個使世界進步的建議，而經常要求保證自己的安全，作爲與他國合作的代價。同時，它疏遠了它主要而當然的盟國，意大利和英。

法意關係

法國對意大利的態度，是使意大利陷入德國的懷抱，而大大地增加對於法國安全的威脅。法意關係惡化歸諸於意大利不能得到參戰時在密約上列舉的土地。繼之法國又時常侵凌意大利或給予一些小打擊。它屢次拒絕了意大利的聲請，使殖民地與海軍的問題不得合理的解決。

法國對於它的主要保護人，英國或國際聯盟，也非忠誠不貳。我們可以舉出一件事實爲證：在意大利侵略愛西屋皮亞時，它曾拒絕與英國共同對意採取經濟制裁。法國往往使

美國不願干預歐洲的一切問題。有了這種隔閡，除了在白里安得勢的時候，法國的外交政策是不足信賴的。在這裏，恐懼與仇恨的力量比法國於自戕的境地。

我們在本書中常常責備法國政府政策的措施。我們鄭重聲明，我們的評論針對着政治領袖而不是對法國人民。這不是一個才德兼茂的民族竟把命運付與不能趕上時代的一般政治家——可敬的白里安諸公自當別論——這簡直是人類文明的悲劇。對於血淚交流的法國人民，我們應當寄以無限同情和交感。我們不應當昧於這個事實：法國有偉大的犧牲，真要謀取歐洲的復興，法國必須恢復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德關係

美國對於建立德國代議政府所給予的協助和支持，不限於議定和約方面；在維爾瑪共和國每次危機之中，美國都會出過大力。一九二四年的道威斯委員會（Dawes Commission），一九一九年的楊格委員會（Young Commission），一九三一年的胡佛提議款協定，都表示美國極力挽救在賠款壓力之下的維爾瑪共和國，使其不陷於經濟的崩潰。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

一九三二 美國在日內瓦佈置各國首相會議，以解除和約上不必要的負擔。同年美國又召開世界經濟會議。這些都只是美國努力的一部份。在這幾件工作中，英國都與美國澈底合作，意大利也常常加以協助，法國的當局却往往力加反對。

英德關係

法國政策的無常和頑固，使英國常常引以為憂。英國確想支持德國民主力量的發展，然而在每次危機中，它總要遷就法國。一九二三年英國反對法國佔領魯爾（Ruhr）；拒絕與法國共謀破壞德國的民主政體；不肯與俄國結盟。這是英國扶植德國共和政體的榮華大事。在洛加諾，英國為首與德國訂立妥協條約，使德國前途有望。它創議許德國加入國聯；它力勸法國承認一九三一年的胡佛展緩付款協定；它贊助美國支持勃魯寧（Heinrich Brüning，德國總理）和穩定德國經濟，這些事實足證英國為加強自由的力量和經濟的復興。

假如美國明白英國必須不時陷於孤立主義，而且厭惡大陸的權力政治和戰爭，它也許

更能了解英國的歐洲政策。歐洲危機日甚一日，國際間又缺少一個有效的機構，行共同行動，英國不得不乞靈於勢力均衡這套老法門了。

可是，當德國施行民主政治的時候，英國一直在尋找機會加強德國的主力量。等到德國背叛代議政治擁護獨裁，而致威脅歐洲的時候，英國纔幫助法國，維持勢力均衡，以抵制德國。

意德關係

意大利政策與英國政策恰成反比。英國防止任何一國過於強大，意大利却在伺機趨炎附勢。凡爾賽條約和法國的傲慢態度給予意大利若干不平。這些不平才使墨索里尼穿着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治的濃裝，登上舞台，並且贏得觀衆的喝采。基於這種意識形態，意大利新政體起初並不同情共和的德國。

德國

德國帶着實際的與想象的平不平等，了凡爾賽和會。德國當受懲罰，然而正如前述，這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動

種懲罰對於協約國並無裨益，且使努力解決德國的人七倍感困難。誠然，假如建立代議政治是持久和平的基石，那麼協約國的許多行動真是愚不可及。

德國統治階級的侵略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性恪，是數百年來歐洲戰爭的主因之一。其他歐洲國家爲制德國計，便將二種極端種族分裂成幾個國家，這差不多已是一成不變的公式。然而這極端民族的統一運動又成爲歐洲戰爭的一個主因。甚至德、奧有關稅同盟也被禁止。把大羣的目的變成人隸屬於波蘭和捷克，即是裝置下一次戰爭的藥劑。此外則是代議政治的式微、經濟的不景氣、共產主義的滲入、實際的或想象的公平的產生；希特勒便趁機竊取了政權。

德國的惡言是否合理，我們不必深論。一個國家因職責而受侮辱，於是怒憤填膺，它便不會作出有理智的行爲，不管真正的是非而直何在。

有了這些歧異的態度，無怪乎歐洲各國的政策十分複雜紛亂。假如在這樣紛擾的時期，主要國家的分歧政策竟能導致和平，倒是可怪的事情了。

第八章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人類對於建立維持和平的國際組織，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二十年間是全部歷史上最致力最多的時期。我們從事過一些偉大的實驗，却一一失敗了。然而從這一份寶貴經驗中，世人尚能找到上登天國的途徑，我們要在本章中研究人類已經盡到的努力。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不但是撫育於主要國家間的互相衝突之中，其衝突的情形我們已在前一章大略敘述過。並且，環繞着國聯的只是災難、鬥爭、革命以及因人類的浩劫——全面戰爭——而引起的血案主義。國際聯盟及其結果的分析，即是七種動力的影響和戰後各國政府如何看待國聯的概述。

代議政治瀰漫於世界，給予一個機會，建立而國聯之類自由組織。然而，有如此，國聯是自由主義的產物，代議政治既經滅亡，國聯豈能倖生？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在這裏，我們用不着追述國聯觀念的起源。遠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以前，這個觀念已經以各種形式出現於深思之士的討論中了。對於侵略者各國集體施以軍事與經濟制裁，這些觀念就是此種思想的一部份。在前一次戰爭的初期，各國建立了推進國聯觀念的各種組織，並且曾以各種草案提交和會。不過，正式的國聯盟約却在匆促間和各國利害衝突之下草成的。由於實際需要，盟約中有若干妥協的地方，卒致引起糾紛。

國際聯盟的組織

國際聯盟為大會、理事會、秘書廳和同等的國際組織所組成。大會包含各會員國代表，每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隨時召開。它規定英、法、美、意、日等會員國為常任理事，並由全體大會選舉非常任理事。行政會按期召開常會，必要時舉行臨時會議。非常任會員原為四席，後增至十席。理事會會員共計十四席。理事會和大會的議案除了少數例外，必須全體通過。這些例外多半是關於制訂程序、選舉會員，停止在糾紛中的會員國的投票權等問題。事實上，大會的決議案非經理事會贊成不能生效。

因需要理事會的全體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協約國家，事實上可以否決國聯的任何決議案。

在其一二時期裏，參加國聯的國家共六十二個，約佔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敵國」也被許可參加，事實上，遲至數年之後它們才得入會。美國和幾個小國不曾加入；巴西、意大利、德國、日本，還有幾個國家中途退出；俄國則被排除。

日內瓦常設秘書廳，在秘書長和全體職員努力之下成績斐然。國際勞工局併於國聯組織之下。國聯也是創立和支持海牙國際法庭的機關。此外它又鼓勵並配合許多其他的國際合作組織。

國際聯盟的目的

國聯的目的在於建立「國際合作」；爭取「和平與安全」；「約束各國消弭戰爭」；「堅決推行國際法」；「維持正義」以及「尊重守約的義務」。

國聯從下列各方面向戰爭施以攻擊：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1. 國際會議應訂定專章，以保護聯盟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經濟之政治獨立，以防禦外國之侵犯。

2. 各會員應定以協商、調停、仲裁、法律解決等一法以解決爭議，並以事實報告國聯；不至屆滿三月解決之途已窮，決不訴諸戰爭。以上諸種方法可稱之為和平解決辦法。

3. 各會員同意如某會員不願經過所定各種方法而從事戰爭，則應即施壓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有戰爭之行為。所有會員相約與違約國家絕商業上及財政上之關係，並與其國民斷絕一切交往。最後，理事會負有建議經與軍事制裁之責（第十六條）。以上諸種方法可稱之為強力解決辦法。

4. 履行各國裁減軍備之規定。

5. 已不適用之條約得重行考慮——此即和平之修正。

6. 國聯應促進國際合作以制止罪行，並力謀公共衛生、貿易、勞工標準、知識之交換等項之進步。

7. 此外，國聯對於管理舊日德國殖民地及土耳其所屬阿剌伯地區應負有某種義務與責任。

8. 國聯並負有保護少數民族之重責。

由此可見在國聯盟約中，存在着五種維持和平的主要原則。第一是聯合保無不危害現狀。第二是約定以一切爭端付諸仲裁或調解。第三是以會員國經濟與軍事同盟厲行和平。第四是和平修正苛刻的條約以資緩和。第五是在福利、經濟和知識各方面共同合作，以建設國際的團結。

因此，國聯是將維持和平的和平辦法和強力辦法併於一個組織之中。概括地說，這種原則稱爲「集體安全」。

國聯的成功方面

國聯在兩方面確著成效：

第一是曾以和平辦法解決迭次糾紛。幾件重大的糾紛曾經提交國聯或其附屬機關，已

凡爾賽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用和善辦法處理完竣，而能避免流血。有時候，雖然不會獲得確實的最後協定，却到底免除了衝突。國聯曾解決了若干小爭執，因而不致成更嚴重的問題。這一些成功使國聯漸能樹立威信。我們將國聯曾經處理的事件擇要載入本書附錄中。

第二是國際間不屬於政治的合作和人類福利事業；例如勞工問題；兒童福利與難民問題；白奴與黑奴；公共衛生；藥品規程；經濟與關稅標準；兩重課稅；國民的待遇；捕鯨規則；知識合作；交通；運輸及電訊輸送等等問題。這許多事業的成就或者由於發佈通報，或者由於國際協定；非常值得稱道，而能滿足贊成國聯人士的各种希望。二十年來國聯在這些方面的成就實在勝過了前一百年的總成就。

國聯的失敗方面

國聯的失敗方面同樣能給我們以教益。其失敗的原因如下：

1. 權力外交依然存在。
2. 不能確立一種和平建設的歐洲政策。

3. 強力辦法不會發生實際功效。

4. 各國裁軍未能實現。

5. 修正苛刻條約的致力或誠意均告失敗，以致不能針對凡爾賽條約及其他戰後條約的不公平和正常的變化，而重加調整各國的關係。

國際構的內在缺點。

(I) 權力外交依然存在

我們必須研究國聯行使職權的政治氛圍。

國聯原是促進合作和集體安全的機構，當然必須代替並剷除舊式外交、軍事同盟、勢力均衡、歐洲協調等等。它是解決足以引起戰爭的一切糾紛的總機關。英、法、意、日和後起的德俄等大強國，甚至一些小強國，加入國聯以後，捨棄「人類的共同意志」或「集體安全」，依然倚賴本國的武力。英國一再公開聲明決心維持歐洲的海上霸權；法國同樣堅決地表示決定維持歐洲的陸上霸權。於是，歐洲的軍事霸權全由這兩個國家把持了。在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開始着手建立國聯的時候，或者是在簽字以前，各種軍事同盟，例如英法荷盟和小協約，已經存在。在全歐洲，其間的軍事同盟更如雨後春筍。

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國聯的發覺舊式權力外交同時在活動並且與國聯互爭雄長。在盟約簽訂以前，在英法不肯參加以前，權力外交的活動，同從前一樣蓬勃行動。舊秩序並不會噓氣。在國聯開始行使職權以後，各國大使會議繼續處理各國的事件。國聯不但沒有過問許多主要的爭執，並且它有許多政策也是會外討論的。

權力外交滲入國聯本身。國聯是各國都有外交，這種交誼常常防止國聯的措施。因此，國聯常在幕後受人搖弄，例如關於匈牙利、日本和意大利等事件。並且各國結了許多外國的官吏、機關、團體和個人，也是以在外產生影響和輿論，左右國聯的措施。

同時，重要國家立刻建立經常的組織處理國聯的事務，這些組織形成了國聯的外圍。它們想利用國聯的個別會員國使國聯侵犯國家主權和行動的獨立。這些代表的任務是使國聯不採用與其本國的政策相矛盾的任何行動。爲了這個目的，各會員國立刻政黨互助，尤

其是小國依附著大國。

另一層面是強烈的代表，對於從前國聯的活動，有一種自私的領袖慾，並且希望躍居理事會的會員。在這些場合之下，舊式禮力外交大顯身手。理事會會員由八席增至十四席便是一個反映。

由於同一的領袖慾，國聯的會議成爲一羣說教者的講壇，他們侈談和平，而世人並不能加以重視。

結果，國聯的威信從而銳減。

另一方面，秘書處的男女工作人員能力學問都很高強。他們信仰國聯，並以最大的熱誠克盡厥職。

(2) 國聯不能確立一種和平建設的歐洲政策

更要緊的是，國聯不能確立一種廣泛的政策，以之處理歐洲的問題。

世界上的主要戰場總是在歐洲。雖然現在極需一種歐洲政策，而國聯從來不曾辦到，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即使在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是會員國的時候。國聯盟約第十九條不僅規定條約的改正……此節以後再行討論，對於「實際情勢繼續不改或致危及世界之和平」也加重考慮。由於軸心國的勃興而發生的危機，似乎未加鄭重的討論或考慮。我們可以說，國聯忽視了世界的主要危險。

國聯認為其主要的功用是解決爭議。前次戰爭，勝利國的一個目的以及和平的真正基礎是在歐洲培植並且保持代議政治。國聯似乎不曾把握這種觀念，也確實沒有強迫地加以主張或保護。

歐洲政策主要是留存在大國的手裏，由昔日的協約國作最後決定；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歐洲各國背叛自由主義和軸心創立的時候。

我們將國聯不曾參與的十九次國際外交會議的重要措施列表載於本書附錄，以示歐洲主要國家不願利用國聯確立歐洲和平政策。我們並臚列三十六個歐洲國家間的軍事同盟和互不侵犯協定，足證它們忽視國聯，忽視國聯維持和平的威力。我們又列舉各國間二十件

舉行，國聯或者能力過弱不能起而干涉，或者無力採取行動。

我們並不主張國聯應該成爲一切會議的中心，或干涉一切影響和平與戰爭的行動。然而上述事實至少指明國聯決不能以其發祥地——歐洲——的集體安全代替權力外交、軍事同盟和勢力均衡。

經驗指示我們：防止戰爭的最重要功用之一是在歐洲、亞洲，和西半球各個主要區域發展區域的和平政策。

長期和平的廣泛政策大半是分屬於歐洲、亞洲或西半球這些區域的。在西半球，泛美會議夙著成效。國聯的確不曾或不能訂立類似的廣泛政策，以之促進歐洲的合作和有建設性的和平。

(3) 強力辦法不會發生實際功效

國聯不以強力制裁發生於凡爾賽和會以後的頭兩次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確使國聯的威權掃地。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侵略東三省，次年侵略上海，無論在精神上或條文上都違

凡爾賽和會後二十年間的和平意志

犯了國聯盟約。這一次，國聯必須對付幾個主要國家。它處理這件違犯盟約的要案，可說完全失敗，其真實的理由頗值得注意。

理事會費盡心血使用和平辦法，和平辦法無效以後，它却並不進而施行強力的處置。理事會中各主要國家的商業與政治關係，加以所含的軍事結果，使國聯無法採取有效的強力行動。

理事會失敗以後，這個會議，經大會解散，在這裏小國的代表比較衆多。儘管揚言全世界對日本施行經濟制裁，它却立刻發見主要的歐洲國家不會照辦。小國的確是堅持激烈的制裁。然在它何分並不是急切想挽救東三省的局勢，而是想造成強力行動的先例，使德、俄一旦侵略當地的時候，可以援例請求保護。國聯這一次的失敗也不能不各於美國不會共同出力。因為在胡佛總統指示和史汀生領導之下，美國始終是支持國聯的。此外，美國並運用一種新的經濟制裁——即是：各國同意不承認由侵略而佔住的領土。

國聯所受的第二次侮蔑是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對於愛西屋皮亞窮凶極惡的侵略。理

事會和大會都通過施行部分的經濟制裁，然而英國不肯趨於激烈，法國對於已經同意的部份制裁却拒不履行。

兩次企圖使用強刀均告無效，嚴重地損壞了國聯的威信和效能。國聯在和平解決方面的力量也大為削弱。

臨到應用的時候，我們纔明白經濟制裁的含義並不如表面所見的那樣簡單。從理論上說，運用經濟制裁或經濟絕交，可使一國屈服；這樣的制裁不會從事戰爭。對於一個弱國，這也許是不錯的。然而事實證明強國決不容忍這樣進行。經濟制裁大如有效，足使受處罰國家發生失業現象和亂股傳危險，而使國家經濟完全解體。這種懲罰不亞於戰爭。強國顯然不願屈服於這種行動，而甘冒戰爭的危險了。

主張以集體軍事或經濟的強力制裁這惡者，侵略者、違法者或任何名稱的一班人士又陷於另一種錯誤的見解。他們把國聯與法院相類比；每一個法院都有一位警官履行它的判決。實際經驗證明這種類比並不正確，因為，在國際案件中，警官不在一個法院的權力之

下，因而可以爲所欲爲。換句話說，這裏有幾十位警官各受各國的命令。理論家又假定不僅國際法庭，國際社會也都會意見一致；不牽涉在爭議裏面的國家更不會有利害的衝突，這些國家就可以充任警官。

當彰明較著的侵略行爲發生，例如：意大利侵犯愛西屋皮亞，日本侵略中國，實際試行這種辦法的時候，事實馬上證明這些國家有其友邦或盟邦。因利害或情勢的關係，這些友邦或盟邦在道義上也許不以爲然，它們却不能或不願參與軍事或經濟的制裁。的確，國聯所具有的軍事與經濟力量，國聯不能加以運用。它既不能運用這些力量，威信便致喪失。假如它強加運用而無效果，更會損失它的威信。這是當時的實際情形。在這種情形之下，國聯在別的方面——和平辦法方面——的力量也被破壞。

我們以後再在本書中討論以和平辦法促進和平，同時並以武力維持和平的兩重作用。

(4) 裁軍的失敗

盟約第八條明白承認，減縮軍備和限制軍備的必要：

「國際聯盟會員承認爲維持和平起見，必須減縮各國軍備至最少之數，以適足保衛國家之安全及共同實行國際義務爲度」。

美國曾經協助國聯減縮和限制軍備。唯一的裁軍運動還是完全在國聯以內由美國創始的。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〇年的海軍條約真正減縮了軍備，結束了十五年來世界上無限制的海軍競爭。然而自始至終，國聯受了法國和小協約國的牽掣，沒有絲毫貢獻。

雖然在口頭上鼓吹裁軍的必要，這個問題從一個委員會轉到另一個委員會，移轉了好幾年。在這幾年之中，技術工作真有寶貴的成就。最後，關於裁軍問題的輿論不能再加忽視，於是將這個問題交由「裁軍會議籌備會」作更詳盡的研究。這個團體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斷續地開過若干次會議，產生了一些寶貴的資料，以及各國決定避免觸及本問題的景象。法國決心以維持歐洲的陸軍霸權爲主要的因策。英國已經減縮了陸軍；它固然決定維持歐洲的海上霸權，它也時時準備與其他海軍強國合力裁軍。按照條約的規定，歐國必需永遠解除武裝。

裁軍會議畢竟在一九三二年召開；在這次會議，與在從前的限制軍備會議一樣，美國已經竭盡全力。幾個月以後，有鑒於會議中並無誠懇的意見，美國代表團在胡佛總統指示之下，提供一個直接的建議，詳述侵略武裝的廢除和減縮陸軍軍備的有系統的基礎。這些建議由美代表團主席吉卜生提出，技術委員會和大多數的官員都加以擁護。只有法國和日本反對這個計劃。英國提出一個代替的計劃，也沒有得到通過。這不但是裁軍的攻後呼聲，也是歐洲和平的最後呼聲。一三三年，羅希福重行提出並且力主進行減縮侵略軍備的計劃。

這個計劃要廢除轟炸機、坦克車、重砲、毒瓦斯和潛艇；減縮戰艦；減削軍隊至比必需的警力量；並出一定的數額，結不一定會增加每一國家的防衛力量。

當籌備委員會的五年間和裁軍會議時期，法國及其與國始終阻止各國訂立減縮軍備和限制軍備的實際辦法。只有能保持對優勢的軍備地位，法國方纔感覺安全，關於這一點，我們曾在前一章中討論過了。

儘管這些國家的眼光近視，美國人遠隔大西洋，對於這種事情却容易客觀的看法。然而事實是：大好的機會白白贈送了。

裁軍失敗的一個結果是德國拒不遵守條約對於軍備的規定。德國根據凡爾賽條約第五部的前文——軍事條款——作爲口實：

「因使普遍限制各國軍備之創舉得以實現，德國務須嚴格遵守下列之陸、海、空、軍事條款」。

德國爭辯這是勝利國與戰敗國間互訂的條約，勝利國必須遵照減縮軍備。它要求各國履行這個契約；如其不然，它也可以不受軍事條款的約束。事實是：除非這個條約純係謊言，德國的爭辯還是確有理由。條約中無端加上這一句，也許不免紕紕；然而一經加上之後，德國便得到它所需要的口實——條約有失公允。

迨至一九三二年，假如能略加調整，能增添一二則顧全體面的條款，我們還能使德國甘於保持弱勢的軍事地位。也許可使勝利國接受某些減縮軍備的辦法。最重要是免得德

國對於條約的軍事條約感覺不平，且能幫助勃魯寧總理（Chancellor Brüning）維持德意志共和國。

這也顯然是國聯，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是國聯的會員國的最大失敗。因為假如能在此時訂立一種減縮軍備的協定，數字雖不太重，而所發生的影響真了不起。我們至少可以暫時消除德國的不平，使它不至背叛自由主義，而讓希特勒乘機竊取政權。

（5）條約的和平修改的失敗

國聯不能行使職權修改已不適用的條約，也是這一次戰爭的一部份原因。盟約第九條規定：

「大會可隨時請國際聯盟會員重行考慮已不適用之條約，以及國際情勢繼續不改，或致危及世界之和平者」。

要說這一條款規定了條約的改變，倒是過甚其詞。它無非授權大會通知各會員國重行考慮已不適用和威脅和平的條約而已。其實，即使是這樣一條輕鬆的規定，也還不一定能

適應國際事件的正常發展，而是根據威爾遜總統的意見，準備一個方法以糾正凡爾賽條約不高明的領土規定。

盟約第十九條不足以拯救國際聯盟。不幸的是：臨到條約必須加以修正的時候，並無有效的方針討論和平的改變。各國政府唯一的代替辦法是使用強力。於是第十條有如下的規定：

「國際聯盟會員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盟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引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理事會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

這條規定的功效只是：在決無協議改變條約的機會時，要以變現狀，不是引起戰爭，便是默認侵略行為和違約行為。這將法律的正常手續破壞得無以復加。

實際說來，第十九條只是表示一種虔誠的希望，要求國聯各會員國各秉公道而已。除非理事會全體會員一致同意，不能調整可惡或無可容忍的規定。這條規定的不適用可由事

能證明，有些國家雖然常常根據第十九條請求修正，但從來不能付諸實行，而原約總是同一個。這對於修正條約的障礙比人們所預料的要大得多。信了信宜的強國反不作任何修正。

無疑地，世人須斷定條約規定的規定，訂立於戰時情緒狂熱的時候，違反了威爾遜總統的十四原則和戰後的條款請求，足以破壞歐洲和平與復興。威爾遜總統希望該項相信，等到人們情緒平靜下來，這些要求應當符合，這些缺點可由條約加以修正。

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已經變成一種武器，維持強國及其盟邦的「領土完整和邊界不變」；最危險的武器就是製造的巴爾幹諸邦的鬆動結構——「小國」的崩潰。

——對世界各國的和平與安全都有威脅。有時候，演變為不可預料的情形會使境界和條約必須加以修正，有時侯，條約的崩潰，不公平地維持這些情形，只是因為某一方力能維持現狀。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弱者人下者一旦躍居人上的時候，他們也常常會要求修正條約。他們希望不必從事戰爭，而能達到目的。不過，

假如一物變更都遭反對；他不願繼續受人壓迫，就只有訴諸戰爭了。

我們以舉例說明和約變更及國聯違反戰爭。一個最近的例子是處理蘇台區 (Sudeten) 問題。按照凡爾賽條約的規定，三百五十萬德語民族併入捷克斯，這件事違反了捷克所依據的民族自決原則。這批民族的抗議被置之不理，全民投票也被拒絕。凡爾賽條約站在戰略和地理立場，規定將這一民族併入捷克。也許這個決定真是迫於情勢，然而却產生一種危險的局勢。既經造成一種危險，國聯顯然應當時加注意，並且儘量減少不公平的規定。

許多年來，這個少數民族飽受捷克層小官吏的壓迫，他們要求考慮他們的命運。他們對於捷克人民的不相容，無疑也有很大的作用。他們根據條約上保護少數民族的規定，請求考慮他們的命運；而他們所得到的只是「立時遵辦」。他們相信在合理的政體之下，他們可以解決在捷克所受的痛苦。他們在日內瓦不會受到重刑和禮遇。主要國家對於他們的聲請置若罔聞，並且指責他們向外國營議他們的本國政府，無異於叛逆的行爲。其實路加

調查，就足以察覺確有不平的地方；假如想避免暴烈的行動，必須將這種情形加以修正。因為處理這個問題的失敗，所有條約都失掉效力。我們打算以後再來討論這個事件，說句公道話，將蘇德台區併入捷克是法國在凡爾賽力爭的結果，並且不會顧及馬沙利克總統 (President Masaryk) 和貝尼斯博士 (Dr. Benes) 的疑懼。他們以為責任應由幾個大強國担負，而捷克並不應該負責。

另一件堅持條約而不顧及其可能結果的事情，是關於凡爾賽條約第五部的軍事條款——我們在討論減縮軍備時曾經提過。不過，它另有一個更廣泛的含義。當裁軍會議於一九三二年在日內瓦舉行的時候，德國的態度顯然可以決定成功的可能性。勃魯寧總理站在一個既開明又實際的立場，聲明德國願意協力創造一種局勢，使一般國家的軍備可以減縮。他不請求廢除使德國完全解除武裝的凡爾賽條約第五部；他只建議作一些不甚重要的變更，藉以減輕德國人恥辱和卑下的感覺；使他能夠轉移人民不平的念頭，而從事比較有建設性的工作。美、英、意三國政府悟到他的建議開闢了可能成功的途徑；然而法國政府却墨守

條約，不願討論條約的變更，它堅持德國既經訂立條約，必須嚴加遵守。

勃魯寧當時聲明：他感覺德國對於裁軍的甚大貢獻，應該是消除德國人民的不平，免得引起以強力修正凡爾賽條約的情事。他深信這件事關係德國的利益，同時也關係其他國家的利益。他明白假如甚至於在軍事條款的文字上都不肯放寬一點，煽動家一定會激起人民不平的感覺，以至發生危險的結果。不幸他竟言中了！在他的建議被蔑視之後不上幾個月，希特勒便竊取了政權，大半是由於他能夠以實際的或幻想的不平，挑撥起德國人民的忿怒感情。這樣一來，德國的自由政府便告崩潰。

還有一個讓步太遲的例證。希特勒一握政權，法國的態度馬上改變，並且提出一連串的建议；假如勃魯寧還在執政，這些建議簡直再好不過了。法國一再讓步，而希特勒一再拒絕。甚至在法國，也有不少人感覺假如曾以合理的態度接受勃魯寧總理的建議，並且曾經協助他消除德國人民受屈和恥辱的感覺，希特勒決不至於取得政權。既經不能合理地處理這個事件，納粹黨纔得抬頭，而造成許多不幸的結果。

關於修正條約的問題，國際聯盟有保護少數民族之責任。不過，國際的干涉大受限制，而任務又很艱巨。這種威權的存在究竟不無有利的影響。許多問題得以解決，許多行動業經採取。然而歐洲的修正癥結——未贖回區域（Irredentas）——依然不曾觸及。這件事涉及條約和境界的修正。未贖回區域問題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諸種原因之一了。

我們相信這個問題必須再加深論。國際聯盟的經驗已經證明：修正條約的問題是任所有促進和平的諸種方法中，最重要和最不幸的一個缺點。

以調解、仲裁和法律處理而維持和平的和平辦法，原以現行條約爲根據。它們成爲維持這些條約的工具，結果論條約有何有失公平。經驗告訴我們：有許多危險的爭議，發生於國際關係之變化上。這就是我們從前提過的中戰時狂熱情緒所訂立的條約、經濟壓力的變化，以及人口的壓力。這些事後民族漸有自治之意識和能力；有些政府不能履行其對少數民族的義務；有些疆界漸不適當，還有若干其他問題。交付仲裁之問題大部份是關於損害賠償、疆界糾紛，以及基於現行法規的公民權利等等問題。除非使修正條約的可能

性成爲實際的行動，我們既不能規定何者纔是真正的侵略行爲，也不能使和平辦法發生作用。

有人會反對說：國家必須遵守停戰時締結的條約。我們也承認戰敗國家遵守條約的期限應該大體取決於：（a）條約對於整個戰上民族設備到什麼程度；（b）戰敗國家好幾能恢復元氣。假如條約過於嚴酷，戰敗國家只有是不敢公然冒犯這等條約的時期纔肯遵守。一到這個國家力能解除條約的約束時，我們便不能希望它甘居不平等受的地位。我們應當想到：條約並不能訂立於超人的立場；這些條約的神聖性正等於商業契約的神聖性。憑藉強力施行於各國的條約，不與自由自願地訂立的條約處於同一的立場。

在兩次戰爭之後，一遇請求修正條約的時候，他們便藉口條約的神聖性。他們的反對似乎是根據至高而道義理由，「條約不可侵犯」的議論唱入雲；企圖重行考慮凡爾賽條約的任何一條，即是毀滅整個條約的暴行，凡屬守法的人民都應起而反抗。這樣的宣傳收效很大，因而許多人民絕對相信可以根據道義的理由反對一切的變更。我們可以同意條約

的不可侵犯，然而這些言論的真意，完全是另一回事。其真意並不是條約的「不可侵犯」，而是條約的「一成不變」，或者是「現狀的不可侵犯」。

一切維持和平的計劃，無論是「羅馬和平」、勢力均衡、維也納會議的正統主義、抑或是凡爾賽和會的集體安全，外表上儘管如何分歧，却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它們都要樹立一種新秩序，它們認為這是有利於世界的，因此規定不許加以變更。在表面上看起來，這個規定很合理則，而且是深謀遠慮——其實却是一個重大的缺點。因為條約的變更決不是和平的敵人，而且維持和平的要着。

假如我們打算在這個時代有所成就，我們必須有如下的認識：人事中決沒有一件事是一成不變的。歷史便是成長、衰老、和變化的過程。假如沒有以和平辦法加以變更的規定或許可，變更還是會發生的——便是以武力從事。

(6) 國際機構的內在弱點

這次大實驗的一個弱點是隨着盟約以俱來的。盟約的條款遺棄了若干漏洞和矛盾的解

釋，因而不等地引起法律上的爭辯。當爭議提交國聯的時候，這些國家想出種種詭計避免國聯的裁判。關於這些問題，已經寫成不少的洋洋巨帙，不絕地討論關於盟約的解釋，且以穿鑿附會的強詞避重盟約的約束。雖然屢次企圖填補盟約的漏洞，却如 沒 功。

看看關於會員國請遵約定的規條，我們就可以發見紊亂的情形。盟約第十二條堅決地規定：

「國聯會議約定，倘國聯會員間發生爭議勢將破裂者，當將此事提交仲裁或法律處決，或交理事會審查；並約定，無論如何，非俟仲裁或法律處決，或理事會報告後三個月屆滿以前，不得從事戰爭」。

在盟約第十三條中，這些約定便不如前條那麼堅決：

「國聯會議約定，無論何時國聯會員間發生爭議，認為適於仲裁或法律處決，而不能在外交上圓滿解決者，將該問題完全提交仲裁或法律處決」。

在第十五條中，這些約定便不堅決了：

「國聯會員約定，如國聯會員間發生足以決裂之爭議，而未照第十三條提交仲裁或法律處決者，應將該案提交理事會……理事會應盡力使此爭議得以解決……（在時有變化之情形下）理事會須對於該爭議之事實與解釋，並此項解決之條文，酌量佈」。

各會員是否必須完全約定將一切爭議提交國聯，這是國聯的核心問題。雖然盟約可作如是解釋，事實上各會員間在事件不會發生，且不明白法將作如何的判決，法庭的人員和構成將是怎樣的時候，決不肯先約定。也許計劃國聯者的原意是會員完全約定，然而他們沒有能便這同意訂立盟約之上。英國表示不肯將任何爭議提交國聯，由不明白將是怎性質怎樣組織的一個國際團體決定。這種態度也許正是各會員國的一般態度，不過它們不會坦白地表示罷了。這種態度似乎是國聯的和平制裁將致命傷。

總之，關於裁判間和解問題的意見，經常是衝突矛盾的，國聯的力量則趨於薄

弱；有些國家竟因這些問題而退出國聯。國聯的經驗證明：關於和平辦法，盟約企圖制訂一種太瑣碎、太有約束性，而同時又太不確定的條約，以致在實際上無法辦通。假如只將關於解決爭議的和平辦法的所有條款綜合成爲一條概括的規約，以聲明和平辦法的目的，以及國聯促進和平的一般方針，也許可以更有約束性，而實行起來比較不致分崩離析。

另一個主要的困難是：國聯建立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之上：一是以軍事或經濟的強力維持和平；一是以和平辦法解決爭議而防止戰爭。國聯打算兼採這兩種辦法以完成其任務。事實證明這兩種概念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都相矛盾。以威脅戰爭而促進和平的觀念，削弱了國聯推行和平辦法的力量。假如結局是給予各國以如此嚴厲的懲罰，一國自然不願意接受國聯的裁判。

至於什麼時候纔應放棄和平辦法而施行強力，這個問題又是國聯的另一個弱點。原本的假定是界限分明，凡是拒絕以和平辦法解決爭議的就是侵略者；或侵行爲總是引之以軍事的侵犯。於是國聯對它施行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力。有時候，對一罪惡昭彰的案件，一侵

略」可作如是的解釋。

然而侵略並不一定起於「條約或制」的軍事侵犯。有些國家也許在許久以前曾被征服。它們有種種壓迫，即使訴諸戰爭也不為遲。它們以軍事行動爭取解放，當然不算是侵略行為。有時，侵略行為也許包含經濟的支或援助，例如經濟絕交，受害國家到了無可忍受的時候，為自衛計，發條約與經濟戰爭。一國屬國的行動，甚至一種煽動性的言論，足以侮辱某國，有損其尊嚴，也可以算是一種侵略行為。

確定侵略行為的另一個難題是：條約只應代表某一時期的各國現狀。許多必須平服的爭端和事件，都是基於解決維持這樣的條約。和平辦法的確可以應用於層出不窮的國際糾紛。然而由於條約過於苛或已不適宜，而引發的國際糾紛，却產生了不能付諸仲裁或法律處決的問題。

仲裁或法律處決必須基於現行條約，因為它一定要假設必須維持條約的現狀。因此，這些方法不能應用於條約的基本變更。誠然，國聯曾經花時間的辯論，試將拒絕接受解決

爭議的和平辦法，或拒絕以全權授予理事會作如此的決定，都解釋爲侵略行爲，但大多數會員不肯接受這個意見。以上種種，至少可保證盟約全圖訂立一種太過瑣碎的綱領。

美國不曾加入國聯的影響

美國反對參加國際聯盟，一部份是由於忿恨威爾遜總統的緣故。在參議院辯論中的某一時期，假如威爾遜總統的態度稍爲活動一點，也許可以附加若干保留案而予以批准，事實上這些保留案無損於國際合作的宗旨。假如沒有可資駁斥的地方，而使許多美國人士引以爲慮，大家也不致於發起反對。美之入威爾遜凡爾賽條約的許多要點，都與美國參戰的理想大相逕庭。美國拒不加入國聯的主張理由，是針對着軍事同盟和廢止主權的約定。這些問題對於歐洲強國不致產生困難，因爲它們完全明白：它們因充任理事會會員而享有的否決權，和它們所能產生的壓力，足以防止這一類的解釋。在商談條約的時候，各國雖然在共同對付美國，這就是美國之所以堅決不肯參加國聯的一個現成答案。

假如美國加入國聯，國聯的命運將如何，這是頗難懸揣的問題。誠然，歐洲各國以

及許多美國人士都以國聯的失敗，歸咎於美國的不曾加入，對於美國的譴責甚異於自供歐洲不能自力維持和平。有一個時期，國聯容納了所有歐洲國家在內，似乎可以決定一個歐洲的和平政策了。

第一次在歐洲之外發生了對於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即中日事件；美國曾以全力國聯合作，卒因歐洲各大國之間缺乏團結而致失敗。同樣，美國也曾以堅決的意志參與了裁軍會議和許多其他國際會議。

研究美國加入國聯的可能影響，我們應當牢記舊式權力外交一定會經支配歐洲，因為英法決定保持軍事霸權，並且要在國聯以外決定歐洲的重要政策。

因此，要假定美國加入國聯便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得假定美國願意抵抗英法的軍事力量，藉以實現原來的和平理想；也得假定由條約所引起的一切破壞勢力，和在國聯以外活動的國家，都應接受美國的控制。

歷史證明自從參議院拒絕依附國聯盟約之後，沒有一個時期任何政黨能使美國人民推

戴國聯。此後，甚至沒有一個政黨曾經建議過。美國對於歐洲之衝突、軍事同盟、陰謀和權力政治經常不聞不問，表示美國不願干預歐洲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歷任總統——哈定、柯立芝、胡佛、羅斯福——用盡方法還不能使參議院批准加入國際法庭，足徵美國的反應何其堅決不移。寫到此地，作者深抱遺憾，因為作者曾熱誠地擁護國聯和世界法庭，至少希望把它們當作維持和平的一種實驗。

第九章 一九一九——一九三九期間國聯以外的和平組織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二十年來，追求和平的意志表現於國聯以外所計劃所進行的許多活動上面。在附錄中，我們列舉十九件事項，其餘不曾一一列載，在這裏，我們打算研討其中最要緊的幾件。

國際勞工局（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一九三九期間國聯以外的和平組織

國際勞工局是根據凡爾賽條約第十三部創立的。這一部條約的前文，內有如下一段文字：

「和平必須基於社會正義始能建立……含有對於大多數人違背正義、虐待及剝削之勞動條件，足以產生極大之不安寧，致破壞世界之和平與調協」。

國際勞工局確為一個最為有益之組織。雖然該局與締造和平的問題，頗少直接關係，却有一個間接的價值，因為它往往能促進國際合作。

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二二年）

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係由美國所召開，不光是致力於海軍的減縮和限制。它還訂立了幾條約改善太平洋區域整個的和平氛圍。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法、英、意、日、美五國代表在休士國務卿 (Secretary Hughes) 賢明領導之下，訂立一個協定以限制超過一萬噸的船舶。關於巡洋艦、驅逐艦、潛艇和補助艦，該會議不曾訂立協定。會議決定放棄建造主力艦的一切方案，拆毀一些尚未完工的

船舶五

華盛頓會議建立了一條原則，訂立適合海軍需要和戰略平等的海軍軍力比率。在美、英、日三大海軍強國之間的比率是五、五、三；法國與意大利對於超過一萬噸、砲口超過八吋的兵艦，各保持一、七五的比率。條約規定大型兵艦的主力艦、航空母艦，以及巡洋艦，的最高噸位。爲使日本接受此種比率起見，美國允許不在菲律賓和關島設防。英國也允許不在香港，以及其他太平洋上的各處基地設防。

日本業經凡爾賽條約委託管理制的規定，不在日本此後將可獲得之任何海島領地或海島統治地設防，然而它却不待國聯的許可，竟自立刻在這些地點設防了。

依士國務卿的一個最大成就是使這次會議以概括的方法，處理太平洋和遠東諸項問題。中國、比利時、荷蘭和葡萄牙都曾派遣代表參加。在限制軍備協定以外，並曾訂立了華盛頓重要條約。

由美、英、法、日等國簽訂的四國條約，保障彼此在太平洋上的海島統治地，並規定

關於和平解決這些地區的爭議。本條約的主要意義是規定：一經批准以後，英日同盟即告終止。

九國條約保證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門戶開放」。本條約規定：

「無論何時某種情勢發生，其中任何一國認為須應用本條約之條款，並應討論如何應用此項條款，各有關訂約國家間當以詳盡而坦率之態度彼此交換意見」。

這些條約的最大目的是給予中國以一種毫無阻撓的機會，由革命的騷擾狀態之下逐漸恢復秩序。然而嗣後十年來，中國國內並不能團結一致共禦外侮。

倫敦海軍會議（一九三〇年）

爲了敘明美國繼續致力於海軍的限制，我們暫不按照年代的先後。一九二七年，柯立芝總統邀請各國赴日內瓦出席海軍會議，商討華盛頓會議所未能解決的巡洋艦、驅逐艦、潛艇，及其其他的船舶問題。這次會議也歸於失敗。

正因爲這些船舶構成三分之二的海軍力量，而各國又在爭相建造，一九二九年三月，

吉卜生氏代表胡佛總統建議召開另一次會議以處理這個問題——當時吉卜生是出席日內瓦海軍會議籌備會的美國代表。最後，決定在倫敦召開會議。胡佛總統經史汀生國務卿、道威大使 (Ambassador Daves) 以及其餘諸人的得力而耐煩的磋商，預先與各國直接商洽，決定了主要的方針。

這次會議訂立一種協定，對於所有船舶（包括戰鬥艦在內）更作有效的減縮。本條約於一九三六年期滿，惟因日本拒絕延續而告廢止。

本條約使美國海軍與其他最大強國的海軍完全對等。由於美國的領導，節省了耗費於爭相造艦的無數資金元，而避免了許多次國際糾紛。

國際司法常設法庭（一九二二年）

建立一個世界法庭，解決國際間適宜於司法裁判的問題，以別一應當付與調解和仲裁的問題——這是世人早經主張的一種觀念。他們認為這種觀念有助於持久和平的樹立。其在一九〇年的海牙會議中，這種觀念得以發揚光大。國際盟約規定採擇一種計劃，建

立這樣一個國際司法制度：

「凡各造提出關於國際性質之爭議，該法庭可據理並判決之。對於理事會或大會提交之任何爭議或問題，該法庭亦可提供參考意見」。

本法庭的章程係由國聯制定，而於主要國家與外國部份曾經徵詢世界最優秀法學家；其中柯爾比國務卿 (Secretary Bainbridge Colby) 也曾參與其事。

本法庭章程的議定書於一九二〇年年底擬就，送交各國研究。國聯會員國表示願予接納，法庭便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五日開幕。

哈定總統和休士國務卿，將議定書於一九二三年送交美國參議院，雖然美國不是國聯的會員國；並且表示希望美國參與關於本法庭的一切問題。三年以後，參議院纔將議定書通過；關於「參考意見」，並須有保留案，而需要認真修改法庭的章程。儘管柯立芝總統和洛格國務卿一再勸說，參議院的態度始終不改。一九二九年，胡佛總統派遣魯特 (Elihu Root) 遍赴歐洲，制定一種調和參議院保留案的程式。魯特遵照制定妥當，胡佛

總統和史汀生國務卿迭次勸說參議院加以批准，結果一無成效。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國務卿也同樣勸說過，依然歸於失敗。

本法庭的法官大率優秀，他們曾經妥善地解決七十來件國際爭議。但在一九三一年，它判決了關於德奧間關稅同盟的條件，曾經遭受打擊，美國尤其加以非難。對於這個案件，法官投票的結果是七與八之比，贊成者大都是根據純民族主義的理由。

本法庭對於維持一個健全世界的和平，倒一定可以完成最有裨益的功用。爲要解決上述的一類情事，法庭可將與本案之一造國籍相同的法官停止裁判的資格。

洛加諾條約（一九二五年）

簽訂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的洛加諾條約，認真金剛醫療戰爭的創傷，減輕法德兩國間的宿怨。三年來迭次企圖改善各國間的關係。終於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白里安(Briand)和斯特累曼(Stresemann)同時充任英、法、德三國外長時，降臨了一個順利的時期。這時候，一連訂立了許多條約，互相保障法、比、德三國的邊境，英

意兩國並作補充保障。德奧與捷克斯拉夫約的裁兵約得以訂立；法、波、捷與英法共訂抵抗侵略的條約也經簽定。此外，規定各國應增加國聯。

洛加諾條約大刀闊斧地訂立區域的協約，以解決特殊問題。這些條約的精神比實際的成就更為重要。在倫敦舉行簽字儀式的時候，各代表均曾說確言娓娓動聽。張伯倫縮短這個公約是「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線，白里安却說：「從這些條約看來，我們只是歐洲人而已。」斯特累澤曼說得更好：「首先讓我們每人作一個歐洲的公民，以歐洲文明的偉大觀念將大家聯結在一起。」

然而關於本條約，有幾件事體值得注意。除開口頭表示以外，它完全忽視了國聯，其主要的功用是提供調和歐洲的政策。洛加諾條約固然確有裨益，它也表現了各國外交家的本性，他們需要大顯身手的場所。本條約一胎於歐洲協約而不是國際聯盟。隱藏在它後的依然是六種破壞性的動力，它既沒有加以補救，也不會削弱。

洛加諾條約的結局確實淒慘。希特勒藉口法俄軍事同盟違犯了洛加諾條約，於一九

六年三月七日出兵萊茵蘭 (Rhineland) ， 其所以據的理由是德國無須遵守洛加諾的義務。

無疑地，在任何合理的解釋之下，德國的行動應受洛加諾條約的制裁。不過，當時英、法、意三國之間的裂痕更深。法國請求英意兩國加以軍事的援助。法比兩國不能單獨行動，一半是因爲它們感覺需要援助，可能也是由害怕遠英國。意大利專一從海峽西崖皮亞的侵略行動；同時，苦於英法兩國的經濟制裁，決不肯採取軍事行動抗德援法。英国外交部對於「重大的違約行爲」或「未受煽動的侵略行爲」，感覺難於分辨。當時有人認爲德國只是出兵德國的領土，似乎不必採取足以引起戰爭的行動。在這短短的幾年之中，沒有一個國家肯於保證使洛加諾制度免於崩潰。國聯也不會出而干涉。

凱洛格——白里安公約（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法国外交部長白里安氏向美國政府建議訂立一種雙方條約 (Bilateral treaty) ， 以消弭美法間的戰爭。凱洛格國務卿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

一九一九——一九三九期間國聯以外的和平組織

一九七

種，建議並一經訂一種雙方商酌，而雙方使各國一般地採納這個計劃。

結果，凡洛格爾（Lodgrol）自提議本公約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簽訂，其中包括幾個

國家所提出關於自衛戰爭的公約草案；凡洛格爾認爲本公約原來就含有自衛的權利。

本公約原由十五個主要國家簽訂，對於戰爭的道德方面而定義、和培養維持和平的輿論，曾有相當貢獻。

這種觀念是三四十年來逐漸發展而成的，主要是在道義上承認戰爭爲非法行爲，正如社會規定罪惡爲非法行爲一樣。主張「戰爭——非法行爲」的人士認以爲：商討如何控制戰爭的方法，或如何使戰爭合乎人情，無異於承認戰爭爲不可避免而且——乎是可敬的行爲。假如戰爭能在國際關係方面佔有一個合法的地位，這種罪惡本身便永無根絕的可能。

他們以爲本原則至少可以樹立國際間行爲的準則。關於本原則的推行，自然又會發生問題；它侵犯了國聯及其他現存和平機構的權限。一般的意見以爲要推行本原則，起初必須倚賴道義的力量、顯明的輿論，和各國對於守約的忠誠。本條約的重要意義可以見於如

下兩條：

第一條

「締約各國以各該國人民名義，鄭重宣言，不訴諸戰爭，以解決國際爭議；並在彼此關係間，廢止以戰爭爲國策之工具」。

第二條

「締約各國議定：彼此間發生之一切爭執或衝突，不問其性質如何、起因如何，概須用和平方法解決之」。

本公約的意義力量因其保留案及而多少有所削弱；但於一九三二年中日衝突的時候，在胡佛總統和史汀生國務卿領導下，美國行動，却又加強了它的道義力量。當時美國公議凡因違反本公約而擱取的領土或其他利益，各國政府不得加以承認。這樣一種「不承認宣言」的訂立，幾乎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曾參加簽署。

沒有一個重要的代議政府曾經違反本公約，這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實。相反地，

一九一九——一九三九期間國聯以外的和平組織

一九九

德、俄、意、日這些極權主義的國家，却都有過違約的行爲。

白里安的「歐洲聯邦」

白里安經國聯的許可，提出建立「歐洲聯邦」的計劃。關於「歐洲聯邦」的可能與否以及太上政府的如何建立，一時議論紛紛。許多人雖沒有超越本報的範圍，而本報却每每引起誤會。一般人士假定白里安想將歐洲各小合併於一個中央政府之下。這種錯覺使許多人士相信融合歐洲諸國的計劃，一定可能付諸實行，因為一位實際的政治家主張這個計劃，而歐洲各國政府都在認真研討。

白里安只是建議組織一個國聯的附屬機關，藉以便利解決歐洲方面的問題。它師承歐洲協約而不足師承北美聯邦。白里安在國聯大會中聲明：

「這不是一個真正聯邦的問題，因為歐洲的每一國家都必須保持其主權。不過歐洲既然是地理上的一個單元，一定存在着有關各國的問題。經濟問題就第一個應加研究的問題。甚至將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由各國共同處理與解決，也常常可以裨益大

家」。

白里安尤一主張聯邦決不能影響了各國的絕對主權及其完全的政治獨立。國聯以非常懷疑的態度審查該計劃，但畢竟浸透了白里安探詢二十七國政府的意見；其中二十六國已有答覆。各國都提出某種保留案，有的國家以為首當裁軍；有的國家就心聯邦會削弱國際聯盟。有些國家提出各國平等問題；有些則詢問俄國是否可以參與處理自由經濟制度的問題。關於本計劃的討論絲毫、待要領，於是組織一個歐洲聯邦調查委員會，研討這個問題。該委員會曾召開三四次，迄無若何進展，不久就墮入停頓狀態。能夠推進這個計劃的人士又一不再露而：斯特累澤曼已經逝世；張伯倫不在其位；白里安在達第爾 (Tardieu) 和賴伐爾 (Laval) 執政之下，也不能暢所欲言。白里安並不設計或主張建立一個一般人所想像的歐洲聯邦；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他的建議無足重輕。實際上，這種分區解決問題的建議，也許頗有價值，因為未來的事實會證明這是系統地分區處理世界問題的第一步要圖。這種方法似乎能孚衆望而真有進步和成就的希望。

當這個時期，美國又在致力於戰勝其他足以破壞世界和平與穩定的惡勢力。胡佛總統於一九三二年鼓動召開經濟會議，以剷除貿易壁壘並穩定通貨。該會於一九三三年在倫敦舉行，羅斯福總統却不予以贊可。我們曾經說過：一九三一年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國的時候，美國曾勸阻聯力死守中國。一九三七年日本第二次侵略中國時，羅斯福總統召集九國條約的簽字國舉行會議，結果却一無成就。當慕尼黑危機發生於一九三八年，羅斯福總統和赫爾國務卿運用美國的一斡旋一以謀解決。羅斯福並迭向軸心政府建議和平。比較成功的結果是在赫爾國務卿和威爾斯副國務卿堅忍的領導之下，加強了全美洲的合作。

歐洲其他和平工作（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

在本書的錄中，我們編列國聯以外的許多和平工作。許多政治家和無數萬人民確實致力和平工作。迭次會議以及善良人士的奔走呼號，證明和平意志正在努力爭取機會。

甚至軍事同盟都可解釋為維持和平的工作——或者說是維持勢力均衡。不侵犯協定更是富有和平的氣味。

不幸一切均歸失敗，於是呈現一種令人沮喪的景象——舊式外交全圖草草搶蓋住勃興的爆裂力量；而最大的失敗是未能讓希特勒上台以前扶植敵國的代議政治。

尤其不能忘却的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雖然自動地參加訂定不侵犯條約及其他協約，他們却拒絕履行這些條約。誰能說得出各國曾對他們厲行過洛加諾條約、凱洛格條約、四國條約以及九國條約。

綜論引起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戰的諸種力量

在前面兩章，我們已經概括地敘述九國賽和會後二十年間七種動力的活動情形。在這裏，我們只須補敘幾句話，說明它們對於引起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如在一九一四年一樣，幾次的重大事件依然只是引起這次戰爭的表面原因而已。真實的原因還是在於意識形態、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以及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等運動力上面。

我們不大清楚由什麼時候開始從和平轉向於戰爭。在一九三三年年底，一般人的確自

信世界的經濟已經復原，和平可以廢除了。他們沒有想到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大災難可能發生。世界的某處地方。國際經濟的健全經過四年，到了一九二七年，各國人民又都害怕起來；全世界又都武裝防範戰爭的再起。

我們可以說在一、一四年戰爭爆發以前，世人曾意念在戰前不到三十天方纔開始轉變。可是當這次危機，世人意念的轉變却發生於戰前兩年。戰爭姍姍其來，也許是爲了國不願發動戰爭，或是由於維持和平的能力比較高強。這種觀察對於世界的進步，也沒有多大貢獻。

政治上的轉捩點大約是法國一九三二年拒絕合力支助德國的代議政治；結果希特勒推翻了共和國，而使法西斯的革命次第發生於十五個國家。

自一九三四年起，意識力量逐漸變成普遍於全世界而劇烈衝突。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除開不曾實際上白刃相見以外，各方面都彼此明爭暗鬥着。德意兩國在俄國運用第五縱隊，俄國在德意兩國廣事宣傳。彼此企圖在對方的領域內造成內亂；彼此都在爭取同

情者，都在設置活動的機關。一九三六年年底，德、意、日三國簽訂反共協定。一九三六年初葉，俄、德、意三國發動了西班牙革命。法西斯國家給予佛朗哥以軍事的援助，俄法兩國則在軍事上對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彼此間意識形態的激鬥更爲明顯。

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也分別利用赤化宣傳與第五縱隊，加害於各國的民主政府。在一九三三年美俄兩國的承認協訂中，俄國約定不在美國從事赤化宣傳，然而却違心資助破壞美國政府的活動。由此可見意識力量已經非常劇烈了。

經濟不景氣所惹起的經濟壓力，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因世界經濟力謀復興而開始鬆弛。然而各種經濟的和政治的方量，阻滯了復興工作。截至一九三九年，全世界還不大能解除失業和農業不振等問題。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不能穩定通貨和剷除障礙的貿易壁壘。這些壓力迫使各國以儘量製造軍火和建立軍隊，作爲解決的辦法。

在經濟方面，貿易壁壘見築高，於是民族主義大爭相激。各國訂立特種、專約、限制制度、統制通貨、以及生產的限制。在法西斯諸國家，民族主義表現着極端種族主義的

姿態，而迫害少數民族和猶太人民。

因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侵佔中國的東三省，意大利於一九三五——三六年侵佔愛西崖皮亞；一九三七年日本再度侵略中國；以及同年德國向外侵略，帝國主義實現其狩獵面目。

甚至在勝利國家，黷武主義依然不會斂迹；並且在法西斯主義勃興以前，法國的各種同盟更增長了黷武主義的勢力。黷武主義顯然是全部極權主義理論與組織的一部份。自一九三九年裁軍會議失敗以後，迄於一九三八年，世界的每年軍費從四十萬萬美元突增至一百八十萬萬美元。

仇恨、恐懼與報復的壓力蔓延着，不僅是由於前次戰爭的國家主義的遺產，也為意識形態的衝突所刺激。

在這次戰爭前幾年，和平意志依然在努力尋求出路。前次戰爭可怕的回憶，以及善良政治家的努力，尤其是在英國和西球，培養了世人追求和平的意志。然而歐亞兩洲的破

壞力量，受了毒惡的領袖的扶植，已經升達爆炸點。並沒有那一國的人民需要戰爭。當歐洲於一九三九年投入戰爭，美洲於一九四一年投入戰爭，各國的人民都不熱烈從事。不像在一九一四年，這次沒有樂隊，不會獻花，不會揮舞旗幟，也不會歡呼。

第十章 持久和平的基礎

從經驗中得到的幾個結論

即使可以獲得勝利，經過三十年來戰爭、革命和混亂的劇烈退化，我們如果不讓西方文明再度淪入「黑暗時代」，我們必須在和會中拯救它。人類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強烈地需要客觀、容忍、眼光和開闊而虔誠的胸襟。

容我們再來重複一次，我們並打算在這裏提出一個和平方案。在分析了經驗之後，我們研訂一些必要的原則，使和平得以建立於鞏固的基礎之上。我們如果想擬定妥善的方

案，停戰以前的研討、辯論和了解都是必需的。美國出於和平的考慮不僅應當將美國信爲可行的和平原則帶往和平，而且還需要一個對和平有了解的民族作他們的後盾。

我們又得自述，假如我們將西歐方文明的現代歷史，我們知道在長時期世界戰爭和世界混亂之後，新種類和新形式之國家從中產生。文明、露、新的衝動、新的方向。從肇始於一九一四年的巨大戰爭中，我們必須預料新形式和舊方向的出現。沒有誰能伴以爲將得清這些行將來臨的形式。只有因爲經歷過境的人們，纔能了然於一切。

然而我們總可以知道，當停戰一號月一號，我們必須締結和平。我們也能深信不疑。如在一九一九年一樣，這七種動力又將出於和平，雖然其中六種只是不速之客和不受歡迎的來賓。意識形態、經濟力量、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類式主義種種壓力，以及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都參與一大的討論。（註一）在本書第一章敘述七種動力時，我們說過：「如上的次序不是按照這些動力的重要性程度而排定的。在各個時期，它們的重要性常有變更。它們互相輔助，交織而成整個的人類文明。對於這個世界的解剖，

其他人士也會另行分類，另立名目。然而我們却以爲如上的區分和分析，不僅最能反映世界上的主要運動，而且從歷史的眼光看來，這是比較確切的根據，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研討這些問題的新方法。

一部和戰史大半就是這些力量的活動，以爲人類不能預悟它們與控制它們的紀錄。歷史的大部份都被誤寫爲實與不實的史冊且現在我們研究和平問題，應當大大地擴展研究的範圍」。——（著者）正一方面，舉世對於持久和平的祈禱聲響激了和會的廳堂。這一種動力歷經危機而依然健在。它們又將與我們共同生存於一世之間。從人類的本性，從長時期騷亂的經驗，我們確知上述的一切。

任何持久和平的機構都須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它的政治、領土、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諸項決定的基礎，以之恢復舊有的秩序和繁榮。第二部份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某種維持和平的機構。

除非這次和平的基礎比威斯特法里亞、維也納、及凡爾賽的和平基礎，樹立得更

更穩妥，這個供奉和平香火的廟宇依然是不能經久的。

在威斯特法里亞、維也納以及凡爾賽諸時期，七種動力的壓力曾被忽視，或只被削弱了一部份，甚或益見劇烈。這一次，世界必須將和平的基礎正當當地建立起來，否則，任何維持和平的太上機構都會歸於失敗。

在研討這個和平廟宇的建築術以前，我們必須從理智與經驗之中，抉取某些確定的辦法，以削弱有破壞性的動力，而使世界得以穩定。歷史是確鑿的，經驗是累積的。

我們感覺大多數人士都在思考如何改造這個和平廟宇的建築形式，而不研究這個廟宇的基礎。這種看法也許過於苛刻。許多考慮過和平基礎的人士又以為：各種壓力既然如此強大，它們一定不能加以克服，世人對於它們自然毫無辦法。假如我們懷着這樣自暴自棄的心境來起草和平條約，我們也不免認為人類維持和平的一切努力只是一場徒勞。

相反地，作者相信只要認識這些力量的存在，再加上從經驗中，抉取的教訓，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條未來和平的康莊大道。

我們建議研討這些力量將提供於和會的諸問題。我們要從人類處理此力量的長時期艱苦奮鬥之中，探求一些推論、經驗和教訓。

意識力量

我們首先討論意識力量。我們要重述前此對於這種力量的敘述，一新讀者的精神：

「對於鑄成世界形式和造成戰爭與和平，宗教信仰以及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藝術的、科學的諸種觀念的重要性，不應當被估計得比其他力量為小，自古迄今，它們總是人類文明的決定因素。

人類的信仰與信念蘊藏有一種戰鬥的十字軍精神，有一種遺傳的侵略主義潛伏其中。這是真確的事實。偉大的和革命的觀念至少有一段時期受着軍事行動的支持。基督敎、天授君權——穿着全副封建制度的甲冑——回教、宗教改革、自由主義等等，當時都是跟着寶劍前進的。現在，新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純粹主義——正在作戰中。意識形態的戰爭，無論是關於宗教或世俗的，每比專事征服或開發的戰爭

持久和平的基礎

還要殘酷激烈。雖然「個人自由」觀念在字面上還不如集體主義那麼富於侵略性。可是，也可能發展到殺伐的程度。

意識形態也能促進和平。兩千年來在各種宗教中基督敎獨以和平慈悲敎人。作為政治概念的個人自由主義和代議政府也曾宣傳和平。這兩者在某些時候都會用過寶劍來推行它們的信仰。然而它們的最終目的是和平。只要人類有信仰，他們總會努力保護並發揚他們的信仰。」

今天，我們面前擺着某些誓願和平的目的，宣示於大西洋憲章以及羅斯福總統的其他聲明之中。其中的一部份是關於意識形態的。

誠然，以美國而論，這次戰爭是擁護個人自由，摧毀極權主義和獨裁政治的十字軍。毀滅極權主義和獨裁政治，而在各國代之以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在我們參戰時所表示的目的之中，我們已經以這種方針指示締造和平的人士。

在本書第九十一頁，我們曾把羅斯福總統所聲明的意識目的，與威遜總統的意識目

的相提並論。羅斯福總統鄭重聲明四種「主要的自由」，「言論與發表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缺乏的自由」、「無所恐懼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羅斯福總統重申「美國參戰的主要目的」，建立美國理想的第二次十字軍。

美國依然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然而我們這一次是建和平的基礎建築在岩石之上，而不在沙土之上。前次我們會把和平的基礎建築在沙土之上。一部份是因為威爾遜在戰時訂立了概括的原則以後，就以爲稱心滿意，而容許各國作各種不同的解釋，甚至在休戰之前與休戰之後，也各有不同的解釋。再者，但凡見到包圍着和平的諸種惡勢力的人士，一定會斷言這樣的會議下次不必再行召開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本書第十四章中詳加討論；在這裏，我們提供我們的第一個推論。

由於一九一八年的經驗，我們應當在戰爭結束以前，將這些目的和原則化爲更特效、更實際的條文；並且，締造和平的方法應爲聯合國所一致同意。

以代議政治爲和平的基礎

持久和平的基礎

我們相信前一百年來的全部經驗——如不實行論者——確證和平的意志只能在代議政治的圍地中，纔能發榮滋長。我們並不是說它能絕對保證和平。施行代議政治的國家也不能消除戰爭。這些國家，能發動軍事的十字軍，以闡揚它們的主義，甚或從事帝國主義的征略。

然而有別於獨裁政治和種權主義，代議政治的目的大抵比較趨於和平。獨裁政治和種權主義的本質却是嗜鬥主義的、黷武主義的、帝國主義的。相反地，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只能在和平中發榮滋長。民主國家認為戰爭的代價是直接犧牲個人自由，而使其恢復遙遙無期。戰爭的代價是戰後綿綿不盡的困乏，並因民族子孫的死亡而抱無涯的悲痛。因此，在代議政府，經常有反戰的呼籲，以及不孟浪投入戰爭的警惕。

另有一件事實足證代議政治的和平性。在已往五十年間，以國際公法、國際合作、調解、仲裁等和平方法解爭議的事件，大半操於民主國家的手裏。例如凱洛格——白里安之類約克已協定，完全是基於道義和理性，重要的代議政府不曾發生一次違約的情事。

甚至常懷意志，奧地利和匈牙利施行民主政治的時候，也沒有表現戰爭或帝國主義的精神。

因此，我們的第二個推論是：一九一九年美國的理論是正確的，而且是持久和平的最好基礎。這個理論即是：和平應當建立於培植代議政治之上。

關於以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推行於其他國家，我們必須承受幾個深刻的教訓。個人自由和自由意志的意識形態不能憑藉槍砲強制進行。謬誤的觀念不能由戰爭或條約來革除。它們是思想和精神的問題。任何主要的觀念都深伏於種族的傳統及其知識歷程之中。自由不象甘霖一般地從天而降；它是經過無限的耐心和勞苦纔從砂石中磨練出來。在另一方面，極權主義却可以藉脅迫、強力和排斥異己而推行。然而人類却有追求個人自由的本能。前一世紀，他們已經在每個文明國家嘗到個人自由的甜頭。

假如在締造和平時，我們能識時務，我們應從重建某種形式的自由着手。也許我們不必採用與我們同樣的形式，因為每個民族都遵循其傳統的軌道而運行。世界的希望就在這

裏。假如我們給予它以一個合理的機會，自由還是能夠發揚。假如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及其一切社會的和經濟的濫式，無法加以推行，那麼它們甚至不能開始發育，除非建立了一個起碼的基礎。

從這些經驗之中，我們所推論是：倘若我們打算建立持久的和平，我們至少得使諸國接受代議政治的原則。並且，除非一個民族的代表，接受這些條件，持久的和平無由產生。

僅僅這樣還是不夠。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發展非常艱難。在前次戰爭結束的時候，勝利國建立了這一類的政府，或協助了這一類政府的建立。然而我們並不會在它們的極權期間撫育過它們，我們在它們的殘缺中。當時，先進的代議政府對於它們的蔑視態度，竟至毀滅它們的生命。

因此，假如我們要在代議政治、原則風靡世界，我們現在必須下定決心，不停在重國創立代議政府，並且長期養育它。

經濟力量

在第一章，我們曾給予經濟力量以如下的定義：

「雖然我們不信仰歷史的經濟決定論，但是經濟力量在這七種動力之中，佔據了很大的地位。人類既然必須生存，爭求生存而造成了永久的經濟力量和壓力。在全部現代文明史中，經濟力量確實佔了很重大的地位，東印度的財富刺激了十五十六兩世紀的開發與征服。因人口過剩迫而尋求人口與商品的出路，這在今日世界舞台上起着異常重要的作用。滿洲原來供給的，全和這些生產品的銷場，引起了不斷的磨擦、憎恨、恐怖和戰爭。堅守一國旗所至貿易障之，會弄得血流成河，痛苦難言。這一切都是產生帝國主義的因素。」

不論經濟壓力對於造成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究竟盡了多大的作用，上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濟蘊種依然是使世界陷入第二次大戰的主因之一。各國已經痛切意識到戰爭破裂了經濟生活，然而在某些人士看來，它們的意識還不夠深刻。不過經濟力量在另一種

情勢之下，有時也會制止戰爭」。

如何解除促進戰爭的經濟壓力，這是和會必有解決的最大問題之一。

前次戰爭及其變遷的經驗證明這些問題可以分列於兩大範疇，一是因受戰爭的破壞而引起的急迫問題。一是重謀世界經濟繁榮之遠大問題。

急迫問題

飢饉和瘟疫將流行於歐亞非洲的大部份。歐洲各地的農業已因戰爭的壓力而衰落。此外更因封鎖和德軍的掠奪而飽受痛苦。在被佔的民主國家，成千累萬的婦孺已經在疾病中，在死亡線上。由於混亂，由於戰敗之紀律廢弛，敵國內定量制度和糧食分配一定弄得稀糟。農民、鄉下人以及買得「黑貨」的人民，纔能得到糧食。城市中的貧民會比戰前的境況更為惡劣。爲能建立某種秩序，爲能在復與以前維持秩序，我們馬上需要與前次戰後同樣多量的糧食。在從事正常生產和交易以前，也許要從海外輸入三千萬噸以上的糧食，用以振濟飢荒。

我們已經談過：各國如何不顧美國的抗議，在上次休戰之後，繼續封鎖敵國至數月之久，直到無政府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發生於其幾處地方。

我們從上次經驗得來的一個推論是：除非三戰爭結束，德國解除武裝之後，立刻停止糧食封鎖；除非馬上不分敵友地予以廣泛的急賑；我們不能希望各國政府得以穩固，和平得以建立——也不能希望滅削戰爭的仇恨。

這次戰爭對於經濟的損害可能比前次戰爭更為巨大。世界的金融匯兌和通貨一定會大為凌亂。工業將需要原料的供應，使工人得以復業。各國一定沒了資產購買糧食或原料。因此，世界一定會有一個時期，私人企業和私人佈施完全不能應付這種局勢。

因此，我們斷定世界各國政府必須負擔航運、費用和分配供應物品的重任。假如要建立和平與力謀復興，各國政府也必須為敵國和獲得解放的國家負起同樣的重任。

遠大的經濟問題

國際經濟關係顯然是商品和勞役的交換。這是戰前國際經濟的基礎，也將是戰後經

濟的基礎。各國政府的任何行動不是刺激交換，便是阻滯交換。締造和平的遠大經濟問題，第一是發動復興經濟的力量；第二是使未來的經濟壓力不促進戰爭，而促進持久的和平。

戰後建設問題本身便是艱巨的問題。戰爭的破壞、軍隊的復員、戰時工業化爲平時工業，在每一個國家，無論是勝利國或戰敗國，都將招致巨大的問題。每一個國家都曾弄得民窮財盡。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因爲這次的國債一定比第一次戰後高出許多。每一個國家的財政都會陷於紊亂。

再者，一切物資會比前次戰爭更加枯竭。甚至廢物碎片都要加以利用。在戰爭結束以前，各國人民的生活標準一定大爲降低——即使是衣食無缺的國家，亦所不免——而且羣情鼎沸，要求恢復工作和生計。他們要求速謀解決的方法。

經濟復興問題必然將發生於每一個國家的境內。持久和平大有賴於經濟的復興，不過我們不能遠離本書的範圍，而詳爲討論這些問題。國內的復興工作將受國際行動的影響，

這與各國倚賴國外貿易的程度恰成正比。美國的國家經濟只有百分之七倚賴國外貿易，在這一方面，美國是大國中最幸運的國家。然而長期和平含有最重要的方面，足以影響有國家的復興工作。

和會的長期經濟任務主要的是關於貿易、信用和通貨的關係方面。這些問題如果能夠圓滿解決，不僅可以促進世界各國的長內經濟復興，且能幫助破壞持久和平的經濟壓力。

在我們能從經驗之中，對於這些問題提供推論以前，我們必須首先決定研究這些問題的意識形態。前文已經說過，在緊急時期，國際商會供應、國際賦運、國際信用、國際匯兌等等必須操諸政府的手裏，這自然是極權主義的戰時經濟的繼續。各國都把這種半法西斯，半社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當作戰時組織的必要條件。

我們得問一問：締和人士是否要在緊急時期過後，還繼續這種經濟制度，抑或要以最高速率使國際經濟返乎私人企業？抑或企圖維持一種一半自由企業一半極權主義的經濟制度？

濟？

正因為空一種已經宣稱過「和平自由之中」——一直沒有包括「第五種自由」——即經濟自由，世人纔常常發問如上的問題。

我們應當對於這些問題再加深論，因為它們則關係人類自由（即這次戰爭已經宣稱過的目的。）；再則關係持久和平。假如世界建設的目的在於以自由給予人類，我們自然必須在乎經濟的自由。容我何重述：

「要能自由，人民必須自由選擇職業、訂立勞動契約、贍養家屬、儲蓄防老。他們必須自由經營企業，只要不妨害同業者。我們當然需要訂立法規防止流弊。當我們應用『經濟自由』、『自由企業』或『第五種自由』的時候，我們只能說它們用於這種意義上面，而不能用作『放任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掠奪。

這樣的自由纔不發生流弊。因為它決不阻礙社會的革新和進步。只有如此，經濟自由才能成爲進步和繁榮的泉源」。

我們在研究「管理經濟」時，處處觸及極權主義經濟制度與自由企業的混合體所引起的經濟結果。我們曾經證明假如政府介入經濟生活，達到阻礙人民創業和企業精神的地步，並使權力的集中與官僚化侵犯了自由與保障，其結果一定會危害自由人民。官僚政治的本質是逐步追求權力，這又是自由人民的另一危險。本問題可說是程度的問題，因為發展到了某個階段，經濟自由就要崩潰。經濟自由一經崩潰，意識自由和福利自由也必然形顯著。

我們既為建立自由而戰鬥，却又使我們的傳統依附某種集權主義，處似乎有些不倫不類。

意識力量中的一件要事是這些力與運動的方向，它倚賴於我們的基本目的。

我們認為戰爭的理想與目的雖然迥異於自由，我們必須堅決地保證戰爭自由的和民族的統一，以及職工與紳士。假如人類尚布無信心 and 創業精神，能

持久和平基礎

持久和平問題

的決心是不可或缺的。

前文已經說過，這些經濟自由問題不僅關係於自由本身的恢復，我們所採取的方針足以決定在和會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並能影響持久和平的整個問題。

比如，在任何形式的經濟之下，各政府假如從事商品的交換、信用或金融的統制，或航運的管理，它們就會與其他政府在上對價差價了。因此，市場上的一切自然衝突和摩擦，例如關於價格、數量、信用及其他許多事體，都會變成政府間的衝突與摩擦。各政府假如參與這些活動，它們就要與其他政府在世界市場上競爭購買其不足的原料，出售其過剩的商品。在私營貿易制度之下，政府不必參與這些活動，由此可以避免影響於民族的感情。況且，政府從事貿易也會在國內造成衝突。農業、勞工，和工業將以壓力施於政府，藉使在立法與行政兩方面對它們有特殊的利益——這些壓力成爲政治性的。

我們相信前二十年來政府經營商品、信用和航運的全部經驗，顯示了國際摩擦和戰爭威脅的存在。因此，從持久和平的觀點看來，我們應當將國際貿易交還於自由企業。

國際經濟必須是國內經濟的反映。假如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國內管理經濟，以致阻滯自由企業，國際經濟自由便不能發生作用。因為私營貿易將沒有實力的支持，而只好由政府接管了。

國內經濟自由也不能與政府從事國際貿易，並行而不悖，因為自由企業抵不過政府在國際貿易中的力量。

第十一章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經濟力量（續）

在戰後消除貿易壁壘，原料的自由供應，以及海上自由，都是今天世人羣起討論的問題。它們對於經濟的復興，確實至關重要。

貿易壁壘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持久和平問題

二二六

茲依照重要性的程度，對六種貿易壁壘排列如下：

1. 政府購銷
2. 不穩定的通貨
3. 特約，例如互惠條約與特惠協定
4. 限額制度
5. 專利與卡特爾 (Cartel)
6. 關稅

這些辦法除關稅以外，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每一個國家都急切復與其本國經濟。由於失業的壓力；由於信用、通貨和市場的衰敗；由於戰時航運的困難以及封鎖的痛苦經驗，各國都趨向於自給的經濟。

政府購銷

單從經濟方面來說，政府購銷足以限制貿易的總額。因此，它是貿易的壁壘。只有在

多數個人和多數企業極力從事生產或銷售的情形之下，最大量的商品纔能暢通。政府官吏因受政府繁文縟節的牽制，不能尋求產生最大量的供應與市場。

無論如何，假如真要恢復國際貿易額，我們必須絕對禁止所有政府在國外市場的賄銷，除了爲了國際間的穩定而儲存適量的原料——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加以討論。

再者，假如政府從事貿易，我們無須憂慮貿易壁壘的問題。說到消除貿易壁壘，我們暗示着自由企業，因爲在私營貿易制之下，纔會發生壁壘問題；而在國營貿易制之下，壁壘問題便無從發生；因爲國營貿易係以易貨制度代替壁壘。

不穩定的通貨

僅次於國營貿易的最壞貿易壁壘是不穩定的通貨。前次戰爭之後，穩定的通貨不會建立，已一世界經濟恐慌的主要因素，也是促使背叛自由主義的力量。

穩定通貨的整個問題與信用大有關係，不過信用並不是唯一的問題。假如一個國家使它通貨貶值，事實上它提高了關稅。在一九三三年美元貶值之後，美國必須支付更多的

美元，纔能購買英國或其他國家的商品。從理論方面說來，關稅等於提高了百分之百以上，其結果自然是立刻阻礙商品輸入。同樣，別的國家通貨貶值也足以阻礙商品輸入這些國家。通貨的波動或不穩定，爲商人造成莫大的兇險，他們一定會高抬物價。

前次戰爭之後，各國一致使用由政府管理的通貨，因而造成一個嚴重問題。這些通貨的價值既然依賴於官僚的手續，貿易馬上會感受不穩定的兇險。並且，經驗證明這些通貨一定會變成國家左右商品流通的工具。這樣一來，通貨本身便造出許許多多貿易壁壘。

六千餘年以來，世界使用黃金以穩定通貨，以維持實際的均衡。這種解決辦法也許倒是唯一的有効辦法。

美國決不能以儲存的黃金貸予其他國家，以期建立通貨和信用的穩定。這些國家一定會立刻利用借來的黃金交換美國的商品。根據已往的經驗，我們（指美國人，以下同——譯者）沒有理由相信這些國家會償還債務。我們只是把商品和勞力白白送了別人，而使更多的美國人無辜地陷於貧困。真正的解決辦法是以我們所儲存的黃金，購買我國產並不

足而貨物，而使買賣雙方各得其便。

經驗告訴我們通貨的穩定問題一定會提出和會付諸討論。我們重行開始經濟會議的工作（本會議於一九三三年為胡佛總統所鼓動而召開。），而實行各國間的聯合資源和台作政策。我們應當運用各國的資源，而不能單用美國一國的資源，以解決這個問題。

也許我們應當建立某種信用清算制度（Pool），各國都將它的資源投入這個總匯裏，以解決互相關聯的信用問題。在清算問題之中，我們必須考察：在物價低落和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是否可能使用原料的準備，藉以協助國際信用和通貨的穩定。

特殊商約

互惠商約——無論是利用關稅或其他手段——的主要義是建立少數國家間的特惠或特殊貿易。

互惠商約協定的影響多少曾為「最惠國條款」所限制。然而各國並沒有因這個規定而得到利益。我們保護邊境商務穩定方面的努力，美英訂立的互惠協定，可說大半是以降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低美國關稅爲目的。

然而從整個世界貿易的觀點看來，其他國家訂立這些協定的目的，却多數是爲了它們的特殊利益。

在這些國家之間，又有另一型的特殊商約；這些國家純粹是追求特殊的待遇和權利。這些商約立刻成爲世界自由貿易的壁壘。前次戰爭之後，舉世都在紡織這等貿易壁壘的網。這等各國經濟遲延不能復興的一個理由。

限額制度

人類在貿易壁壘方面的一個最壞發明是限額制度。這種制度發明於前次戰爭之後；是貿易的一堵高牆；在這堵高牆之上，開闢着遙遠受惠國家的幾面窗戶，所定的數額也最優厚。關稅的提高竟達百分之一萬，另附特殊的權利。限額制度，加上特殊協定，久爲極權主義的國家所利用，在實際上統制了某些其他國家的國外貿易。

專利與卡特爾 (Cartel)

產生於一國之 或各國之間的專利與卡特爾，統制了物價以及輸入他國的商品分配。它們也是不良的貿易壁壘，並且涉及取得原料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行討論）。

長 關稅

施行了二千年的舊式關稅制度，可能是森嚴的貿易壁壘。不過一般人士往往誇張了關稅制度的重要性。其他的壁壘大半發展於前次戰爭之後，關稅制度却為各國施行了許多年。我們因而已經深陷於各國經濟之中。我們不容易處理關稅制度。我們試舉一個例子；對於奢侈品，我們可以斷定會繼續徵收關稅，這已經成為國庫收入的一個必要來源。然而，奢侈品的定義却各國均有不同。

民主國家認為徵收關稅不是為了增益稅收，而是一種保護原則。每一個民主國家都用以保護其工人和農民，不受在較低生活標準和較長工作時間的條件之下所生產的商品的損害。這種保護原則難於動搖，因為工業、城市、學校、教堂、熟練等等都是在這一道壁壘的庇蔭之下建立起來的。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全面戰爭更其促使各國使用關稅制度，與一切其他政策一樣作為一種保護的策略。在前次戰爭以及這次戰爭，許多中立國家一直缺乏必需的物品。由於航運的困難，或者由於交戰國家專一生產為自己所需用之物品，這些中立國家不能獲得必需物品的供應。結果，在前次戰爭的時候，當阿根廷的兒童因無處購買皮鞋以致不能入學，阿根廷便以保護的手段扶植本國的製鞋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糧食、衣着及其他必需物品仰仗國外輸入的國家，大受封鎖和航運困難的痛苦。因此，這些國家決意採用關稅制度促進農業生產。綜合的原料工業也刺激了保護關稅。各國拚命以大批的金錢製造這些綜合的原料，以備將來的應用，例如樹膠、化學品和礦物等。這些國家一定要保有這些備用的原料。只有十個刺激保護關稅的力量是：戰後經濟凋敝，許多國家購買外貨的信用因之滯於破壞。於是各國又要憑藉貿易的壟斷力謀自救。

假如保護關稅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前不會發明出來，以後這一可能出現於世間。總之，前次戰後，在美國於一九三一年一般地提高關稅以前，多數國家已經建立了或是高

了原料。必須經過長期的和平與秩序，這些恐懼纔能消除，而各國纔能自信其時可以得到國外的供應。關稅制度比其他壁壘是更大的難題。最實際的辦法莫過於將關稅建立於輸入與國內生產間合理競爭的基礎之上，尤其要使各國稅率平等。美國首先實行這種關稅制度。這種關稅是根據國內國外的比價，訂定一種有伸縮性的稅率，並且由一個非政治的團體決定。假如每個國家都肯採用這樣的原則，最嚴重的關稅問題可以不復存在。

為謀取世界的復興和平意見，關稅確須加以兩種限制：第一，各國稅率須一律平等；第二，不得高於足以維持輸入與國內生產間的公平競爭。

並且，經驗與常識都足以指明：一、權貿易壘——不論是政府購銷、不穩定的通貨、互惠協定、特惠協定、限額制度、專利、米特爾、過高的關稅——必在在下次和會中力加貶抑。誠然，假若我們打算消除貿易壘，各國之間必須權利平等，而不容許某一國享受特權。凡非各國權利平等的協定一概不能訂立。

原料的取得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三三三

關於原料的取得，大家也曾常有討論，並且認為這是政治和平與經濟和平的萬應藥方。然而至少人知道這問題而起源，德國首先發出這種呼聲，而以此為它宣傳恢復其殖民地的一個根據。德國曾經發出「有原料國」與「無原料國」的呼聲。我們常常聽說的所謂「無原料國」，總以德、意、日三個國家。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出產一切的原料——甚至美國或英國也不能例外。根據這種意義看來，美英也只是一「無原料國」。不過，在平時節，它們會與其盟國家通商，從而以得其所缺乏的原料。

世人往往有一種幻覺：以為原料直接關係於持久和平，而取供原料的問題實在非常重大。我們相信，從一種國際的眼光看來，世人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估計得過於高深。

經濟的事實是：在平時節，假如各國能出產一些商品，以之交換其所需要的原料，它們一定可以常常得到大量原料的供應。可惜各國常把物質和勞力消耗於軍火生產，以致不能出產可以交換原料的商品。下面的一個事實是徵原料的大量供應其實絲毫不成問題：許多國家會以至不限制生產橡膠、麥、糖、咖啡、棉花、硝酸鹽、炭、鉀、錫、油、煤、

脂肪、纖維等等，難免生產這些物的人維持時價。世界一遭大量蘊藏的原料未加開發，因為各國不願支付較優生計標準的工資，或給予其所需的資本以某種利潤。假如各國一旦準備支付較高價格，一定可以得到更大量原料的供應。

化學品、昌明也能迅速解決進口原料的問題。各國此刻都能製造硝酸鹽和輕金屬。油、樹膠，以及織物原料的出產量也在逐漸增多。

至於價格方面，許多原料的售價長時期——除了在繁榮的年頭——低於實際的成本。對於比較有機械性的出產物，例如油、銅、鉛、鋅、錫及其他非鐵的金屬等等，情形尤其。是這樣。從事這些機械性的工業，有時雖然也能獲利，却是虧累的時候多於多致；而且所獲的利潤，不足以抵銷虧累數目。

農產原料雖然擁有大量的供應，而價格也——合理。除了在戰時以外，這些原料的價格常常不能使農民與工匠同樣，享受較高的生活標準。

有些國家常用專利統制的手段，對於價格、供應或原料加以苛刻的限制，其目的不僅

是爲了獲得優越的生產標準而已。例如英美對於樹膠和錫的統制，德國對於炭酸鈣的統制；荷蘭的奎寧卡特雷，以及國際的鋼鐵統制。這些障礙，必須予以剷除。

在戰時，原料供應的統制，自然成爲一種軍事武器。「原料平等」的呼聲一部份是起於確保戰時供應的慾望。「有」與「無」之間的不平等，於是非常尖銳化。

對於本問題的研討，除開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民都有平等的權利購買世界原料以外，假如還有所指的話，那便是這「原料」統制權問題了。「取得」問題其實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和軍事的問題，而不是一種經濟的問題；而且爲的只是滿足民族主義的精神。各國確實高與對於原料具有一種統治權，使它可能替人口和技工謀出路，也可能滿足民族的戰爭——總之就是佔人工風。這種統治權，能保證戰時的供應。從這些實際方面說來，這也成爲殖民地問題；然而，即使是重言分配殖民地，也無法使人人得到原料。凡是熟悉世界原料分配情形的人士，都會知道要把所有原料分與每一個人，這是絕不可能的事。這不但要分割殖民地，而且要解散國家，美國是否願意考慮，割讓大那（Tondaga）或德克薩斯

(Texas) 的一部份，使英法或德國得到煤和油；美國是否打算覬覦俄國或巴西的產鐵區域？

已往一百年來，各部分都指示我們，要保證原料的供應，我們只須取消專利統制，把不等的價格，普及市場上。最要緊的是要維持和平。

移民問題

經濟壓力另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是爲繁殖的人口爭取活動的空間。假如我們打算建立持久和平，我們必須減輕這種壓力。此外還有庇護少數民族的問題。

然而這一個問題又包含同種、文化偏見、精神統一、競爭的經濟生活標準，以及許多其他困難問題。我們必須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研討這個問題。自由移民是一件莫須有的事情。每一個自主的國家一定要決定那一種民族纔可以容許入境。它一定要繼續對於曾經不健全、染患疾病、犯罪、文盲，或有危害共同秩序嫌疑的人民，禁止入境。西方各國決不至於容許無差別無限的移民。這並不是出於種族的偏見。這是根據全然不同的理由。有些

種族，尤其是亞洲。某些種族，歷來受着「食勿求飽，衣勿求暖，居勿求安」的鍛鍊，他們能熬受悠久的工作時間。西方的民族，在吃苦耐勞方面，絕對競爭不過這些種族。有些國家現有大批的失業人民，它們再也不能維持從別的地方湧過來的失業羣。

妥善的辦法是將移民的洪流導入還不會開發的國家。我們需要一種通盤的計劃，提出和會付諸討論。在南美、在非洲，我們找得着大塊適當的區域。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行討論。

海上自由

以海上自由作為和平的問題，往往過於被人重視。在太平時節，除了舊式海盜偶爾來滋擾以外，自一二世紀以來，幾乎不會發生過干涉商船自由航行的情事。

問題完全在於戰爭時候的海上自由，而與交戰國家的封鎖息息相關。在現代的全面戰爭之中，由於封鎖政策的使用，戰時海上毫無自由可言。交戰國家對於中立國家施以謀及其他供應的壓力，以及商人的黑名單，甚至控制了中立國家間的貿易。

然而這個問題幾百年來不斷地擾擾着世界。於封鎖的定義以及封鎖時中立國家的權利問題，曾經訂立了大量的國際協定和國際公法。

威爾遜總統，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四原則」中的第二原則裏面，對於海上自由問題又提供了一個最完備的範式。他建議：

「領海以外無論和平或交戰時，須保持絕對之航海自由。但於執行國際條約時，得以國際行動封鎖一部或全部公海」。

英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否決了這項建議，以致不能在凡爾賽和會中提出討論。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羅斯福總統講到美國對於海上自由的一貫政策，說道：

「任何國家無權使遠離陸地戰場的大洋，成爲其他國家進行商務的危險地帶」。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羅邱宣言中，寫着：

「所有各民族應可在公海及大洋，自由來往不受阻礙」。

然而這種聲明只能應用於和平時節，因此不能解決戰時的真實問題。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

我們應該恢復戰時海上的一切公正與人道的規約。中立國家之權利也應加以保障。在次要的戰爭之中，這些規約無疑可以生效。然而假如人類不能強正至而戰爭，這些規約便無適用的範圍，除非是由以恐懼報復的行動。無論如何，世界還是必須樹立這樣的標準；威爾遜總統的範示便是具有效的起點。

有一部份的海上自由對於人類最為重要，我們必須訂立一些規約，而且必須使這些規約至在全而戰爭時也能生效。

歷史證明糧食封鎖產生了無窮的獸性、恐懼、仇恨、報復、復仇的行動，以及軍備的擴充。假如我們希望建立永久和平，我們必須停止糧食封鎖。各國建立海軍，大半是由於它們決定保護其海外的糧食供應，並且奪取敵國的糧食。

一九一四年的全面戰爭，進而封鎖整個民族的糧食供應。在那次戰爭之中，協約國的糧食封鎖只是德奧失敗的主要原因。擊敗德奧，主要是靠軍事的力量。假若美國不曾參戰，德奧的潛艇反封鎖甚至也幾乎擊敗了英國。糧食封鎖不致于剝奪政府官員，士兵以及

軍火工人的糧食。他們享有優先權利，總能獲得一飽。只有老弱婦孺纔受飢餓的痛苦。相互的糧食封鎖，一方面阻礙兒童的發育，一方面殘殺了無數海員，使敵我雙方世世代代的人民都永銘着不可磨滅的仇恨。

德國及世盟邦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在這次戰爭中，便已加強糧食，積存糧食。今天，英國因潛艇或空中封鎖而受的危險和痛苦，此德因海面封鎖而受的危險和痛苦，實在有過之無不及。以糧食封鎖為有戰爭武器的時代已成過去。

糧食封鎖所引起的體上和精神上的退化，影響了下一代的子女。它是一種無情而又殘酷的行爲。

一九二九年，胡佛氏曾經提供一個補救辦法。他建議把所有交戰國的外糧食供應，交由中立國辦理，用中立國的船舶運送，雙方都不許施行攻擊。這個計劃為當時大多數國家所贊成，只有少數國家加以否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實際施行過這個辦法，因而拯救了比利時人民。

誠然，使戰爭比較合於人道的規約，只有因為恐懼復仇的行動以及恐懼中立國的輿論，纔能生效，這個計劃也必須乞歸於這兩種恐懼；並且中立國的興趣並不僅是在於人道方面，同時在於使其市場得以公開。

這一次戰爭的經驗更可以證明：對於湖心的海面封鎖，對於英國的潛艇封鎖，除了損害雙方懦弱者的健康以外，同樣沒有多大作用。恐懼復仇的行動，似乎能使這樣的協定發生效力。誰先違反了這個協定，誰就一定為世界上每個仁人君子所唾棄。

我們相信和會一定會有這樣的決議，為了遏止獸性，為了撲滅建立強大海軍的野心，也為了給予世界以一概免除仇恨與報復的新希望。

第十二章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完）

如第一章所論：

「民族主義是由人類最基本的原始本能與情緒發展出來的。」

它淵源於一個具有共同的語文、宗教、風俗、傳統、文學、藝術、音樂、信仰、習慣、表現方法、仇恨、恐懼、理想、種族忠誠等等的共同種族。它表現於愛國主義，這是從愛家、愛國和種族自尊心演進而成的。人們為保家而戰，也為衛國而戰。

由於這些種族本能和風俗習慣，各民族永遠祈望不受外族的統治或支配。因此征服異族的野心是造成歷次戰爭的一個最有力原因。各國總是為獨立自決而奮鬥。外力的壓迫往往迫着他們硬起心腸，奮發抵抗。人類幾千年的歷史處處都點綴着爭取獨立的戰爭。誰還記得濟希臘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法國人、羅馬人及其繼承者意大利人為謀獨立、從事的許多次戰爭？

戰爭的勝敗不能息滅民族主義。每一次作戰每一次構和都使它更加蓬勃。從每一次的失敗和勝利中，迸發出了更猛烈的民族主義。

各民族人民受了國歌的激動而出發保衛國家，這使國旗而走向戰場，爲國家而犧牲子嗣和財富。一旦得到勝利，他們鮮有願意一蹶不振而廢止其行動的獨立與主權的完整。

民族主義是戰爭的起因，同時也是和平與進步的保障。民族主義的價值不能因其所引發的禍患而被抹殺。

當民族主義是從壓迫中爭取獨立與抵抗侵略的動力時，它促進了戰爭。然而獨立和精神的統一、民族自尊心、有建設性的競爭、從互相依附的風俗習慣中建立本國文化，以及正當方式的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足以產生更偉大的進步，足以宏揚文化事業、科學研究、藝術、音樂與文學。民族主義從最好的意義說，是一種滿足、一種完善。

極端的民族主義確能有助於和平與進步。正如個人一樣，種族有追求光榮和權力的心。祖國的尊嚴、榮譽和擴展就是個人的滿足，爭取優裕的境遇也是一種激動的號召。

民族主義極容易進入危險的形式。例如，奪取別民族的資源和發展國外貿易的慾念，以及向外侵略的野心，立刻可以變成帝國主義。

世界上差不多有六十個國家。在心的深處，每一個人都把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人類還居住在地球之上，民族主義一定會繼續存在，任何保持和平的計劃，都要把它「包容在內」。

人類目擊便受民族主義的薰陶，這次戰爭決不能息滅它。自從文明萌芽以後，它一直在滋長，今後還得延續下去，經過這次戰爭的犧牲，它甚至更加熾熱了。

小國問題

前次大戰時，美國人在民族「自決」與「自治」的原則之下，堅決支持民族主義的理論。這是出於美國人所望人類擺脫壓迫的素志。因那次的勝利，十五個新興國家得以獨立。在這次戰爭中，美國重申這類誓約——在和約中，一定會有更多的新國家躍居獨立的地位，或至少能有自己的政府。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完）

其由於軍事的好利，日本獨霸亞洲的慾念益形熾烈。它妄想統治十萬萬亞洲人民，支配他們，誘惑他們，驅使他們與西方爲敵。除日本以外，沒有一個亞洲種族擁有老練的軍人階層。假如能掙脫日本的支配和驅使，它們一定願意爭取和平。然而在擊敗日本以後，另外的亞洲問題又將發生，美國自然仍須履行其支持獨立和自治的誓約。英國允許印度將來在大不列顛聯邦中，可以建立自治政府。他如緬甸、越南、馬來聯邦以及荷印各民族也該要求獨立。美國人民似乎決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子孫，讓這些民族恢復奴隸的地位。這是與美民族的理想大相悖謬的。

此外，我們（指美國人——譯者）並曾聲言：「各民族中，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有橫遭剝削者，吾人必欲使其恢復此項權利」。這種誓約將使下列民族恢復獨立的地位：挪威人、法國人、丹麥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特維亞人、立陶宛人、波蘭人、捷克人、斯羅伐克人、希臘維尼亞人、比利時人、盧森堡人、朝鮮人、愛沙尼亞人、波斯人、阿剌伯人、暹羅人、以及菲律賓人。總之，一到敵國力量崩潰，勝利的號角吹奏，這些民族

廢除軍制恢復自治政府。

他們不會期待締造和平的人士適應其人民的需要。他們的經濟、疆界和自衛等等政策一定成爲重大問題。

歐亞兩洲所有的這些國家和民族將力爭其獨立和本國文化。拒絕它們，就會使持久和平無由建立。然而要它們能維持和平，我們必須讓它們有比較完善的組織。

在前次戰爭結束時，曾因建立許多新國家而發生若干的衝突。這一次，我們必須尋求儘量避免衝突的方法。這些國家一定會出席和會，要求各國承認其獨立地位，至少須請各國加以必要的政治和財政的協助；後者其實與前者對於這些國家有同樣的裨益，不過我們必須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而加以制約的力量。

我們知道在新興國家建立以後，歐洲的不安和猜疑益見厲害。原因是：一，這些新興國家各自建築了經濟壁壘；二，它們建立軍事實力並締結軍事同盟，致使鄰邦引以爲憂，事，它們對於少數種族問題感覺棘手。我們必須分別研討這三個問題。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完）

許多東歐小國其是自然經濟區域的一部份。以多瑙河流域的諸國而論——捷克、奧地利、巨哥斯拉夫、匈牙利——情形便是如此。從原料、補助農業、製造品和運輸種種觀點來看，這些國家都應當組成一經濟單元。在前次戰爭之後，它們彼此建築壁壘，結果弄得大家民生凋敝。另外還有些國家也應該組成經濟單元，一定可以促進繁榮，減少磨擦，並能樹立較為持久的和平。

在前次戰爭結束時，所有新獲獨立的國家都手建立強大的軍隊，締結軍事集團和同盟。這不但表示它們入不敷出，而使經濟復興幾不可能；也表示它們引起鄰邦的猜疑和恐懼，並且鼓勵鄰邦也來增強兵力。

這些同盟其實毫無價值。歷證明明小國擁有高度發展的兵力，結果總是不幸。這種兵力既不足以抵抗強敵，反而激怒鄰邦，結局引起軍事的災禍。

未贖回區域的問題也折磨了這些小邦，對於居住在這些區域的少數民族，它們既不能吸收也不能控制。這個問題也涉及大國，我們以後再加討論。

歐洲小國也許可從瑞士的歷史學習一個教訓。在瑞士，三個迥不相同的種族集合在具有極大的自治權的區政府之下，幾百年來彼此和平相處，而且互能獨立。瑞士歷來是和平的力量。當然還有某些因素助成瑞士的成功。然而事實總是：瑞士人建立了一個小國，其中包括幾個語言文字不同傳統各異的種族；而且運用容忍精神和地方政府，他們獲得成功。假如它們抄襲歐洲的流行辦法，他們也許會有一個意大利或法蘭西未贖回區域。幾百年來，他們沒有重蹈覆轍，因而使國家未遭滅亡。也許他們成功的祕訣是以平等權利界予各種族，不計各種族在人口上的百分比。

巴黎和會的原意是要依照瑞士的範示組織捷克。貝尼斯博士確在其著作中建議過。要在這些區域建立某種分區的、聯邦的、或經濟的聯盟，也許只是一種奢望。

歷史的經驗，尤其是前次和平的經驗，至少可以指明：我們應使要求獨立的諸小國接受若干確定的規約，不像在前次戰後一樣，建築經濟壁壘，從事軍事行動，為它們自己招致災禍，也為歐洲招致災禍。

未贖回區域

歐洲各國之中，存在着邊境上種族雜居的問題。

百年來的沉痛經驗指示我們這些未贖回區域常常是戰爭的泉源。甚至對於交換人口這種猛烈的辦法，我們也應加以考慮。

這種舉動當然非常困難，但比少數民族經常受難、戰爭經常發生，總要強得多了。前次戰後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互相交換，雖曾發生最猛烈的行動，竟和緩了緊張的局勢，而大大敦進了這兩個民族的繁榮和友誼。我們當然應該研究一種真正而至善的解決方法。

德意志的統一

德意志將發生一個更大的民族主義的問題。瀏覽歐洲歷史，我們知道這個種族當幾次戰敗的時候，分裂為幾個國家。於是又在普魯士領導之下，開始為民族統一而鬥爭。它屢次充軍，爆發戰爭。在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和一九三八，情形便是如此。

歐洲假如有了一個分割的德意志，歐洲的持久和平便無由樹立；正如像假如有些國家

想分隔北美諸邦，或以其中某些部份劃歸墨西哥，北邊更不能維持持久和平。鑒於歷經驗，妥善的辦法是誘導德人放棄舊的行徑，成爲一個和平的民族。

帝國主義

在第一章，我們說過：

「另一個在歷史上較爲宏大的力量是帝國主義。按照我們的解釋，它是各種族擴張其領土的一種運動。」

它一半是因，一半是果。它起源於過火的民族主義、黷武主義、爭奪勢力的渴望以及經濟壓力。它們相輔相成。自古迄今它的目的始終不改，雖然形式屢有變化。在某一時期，帝國主義的一部份動機是爭取王朝或種族的光榮。另一時期却是傳播宗教的熱心，例如回教或基督教。但在現代文明中，它的動機却側重經濟方面。

現代帝國主義發展成爲三種。其中一種，以現代的道德標準判斷，是正當的；第二種，從某方面看，也不無理由；第三種却無論在道德上或在和平的希望上，都一無是

處。第一種帝國主義是將殖權擴張到殖民地去，並開發人口稀疏的地區。第二種是開發不能自治的未開化種族的地區。第三種乾脆就是征服已開化的種族。後兩種帝國主義目的相同，即開發他民族的資源，以爭得自己的優裕生活。

無論帝國主義的推動力是光榮、威勢、傳播宗教和意識形態、開發落後種族，或掠奪勞力與資源，它並不一定是天授君權的附庸或獨裁者的屬性。民主國家之為帝國主義，並不亞於帝王或獨裁者。羅馬在帝制以前已經是帝國主義者。英、法、德三國會不斷地向外發展。不過，在時代帝國主義得勢的國家，總是建基於階級政治上面。

無疑，統治異族、掠奪異族永遠是造成戰爭的一個原因。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它能促進永久和平。即使是向落後種族區域或開放區域擴展，帝國主義間的競爭也常常會引起戰爭。對於散播文明，它倒不無功績。但作為推進和平的方法，它却沒有多少貢獻。像英國那樣已經滿足的帝國，本身變成一種穩定的力量，倒頗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尤其是因為這個帝國具有自由主義的本性，它在它的屬國之間扶植了代議政治。然則當作一

種維持現代世界和平的理論來看，帝國主義往往樹立了許多敵對形式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彼此互相傾軋」。

帝國主義這個永遠促進戰爭的魔鬼，又在這次戰爭中大顯威風，它也派出媾和會。在前一戰後，十三個國家從德、奧、俄、土四大帝國得到解放，帝國主義已大為削弱。英、意、法、日等國割讓領土，它又稍稍抬頭。然而這一次聯合國戰勝之後，一定要恢復被侵佔區域，解放被壓迫國家，使德、意、日帝國主義的沉痾霍然痊愈。

民族自治和國家獨立在極端摧毀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這次戰爭給予帝國主義國家的痛苦，會撲滅它們爭取光榮和權力的野心。並且，國外貿易、經濟開發和移殖過剩人口這些經濟壓力，將必須加以約束。總而言之，聯合國戰勝以後，帝國主義將淪入空前絕後的衰落，至少要倒零一段時期。

聯合國獲得勝利，只有一兩個重要民族也許依然要受治於其他國家。坡里內西亞羣島（*Polynesian Islands*）和非洲尼格羅區域，在其現階段的政治發展之下，不會要求自治

政府。

究竟是否應該將這些區域安置在國際政府之下，對於移民、貿易、以及天然資源的開發，各國享平等機會，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尤其可將這裏的荒地，化爲被壓迫人民的避難所，和人口過剩國家的移民區域，我們當然必須加以適當的組織。

顯武主義

我們曾在第一章說過：

「人是一種好鬥的動物。他愛競爭，他易於憎恨。他是一種自私且貪婪的動物，在羣衆之中他變得更自私更自利。他的野心立刻轉爲憤恨。做個就是剝奪侵略的一個因素。」

戰爭的熾烈與光榮打動了人心。人類愛經歷危險，戰爭正好把許多人從沉悶的機械生活中解救出來。

共同防衛是由、已久的人類本能。它肇始於保護家庭，擴張爲保護部落，最後發展

爲保衛國家。由於自衛上的需要，每一個國家，縱使是最愛和平的民族，都必須具有某種程度之軍事組織。軍備是必需的，但一有軍備，便會產生猜疑、恐懼、抗衡的軍備和仇恨。

從軍事組織之中，往往變成一種軍人階層。他們成名的希望寄托於戰爭上面，而不是寄托於和平上面。對於解決國家的危難，他們很少主張採用和平的步驟，而常常呼籲政府訴諸戰爭。

我們所論述的類式主義是一種侵略力量。它總是促進戰爭的。

然而軍事組織可有兩種迥不相同的性質：一是防衛、一是侵略。像個人一樣，有些民族天性是和平的，有些却酷嗜侵略。中國顯然是最和平的國家。正因為酷愛和平，以致三千年來除了兩個比較短促的時間以外，通常爲異族所征服所統治。

這些種族竟有侵略的武士血性存在其間。一個酷嗜侵略的種族常常爲戰爭而推崇戰爭。德、意、日三國早就宣揚要通過戰爭以煥發種族的精神。「武士觀念」根深蒂固地

盤踞着德意志人尤其是普魯士人的心頭。這也許是因為他們曾經不斷地感受外患的威脅。從另一方面看，有人却認為德國人與英法人不同，苦於從來未曾爲馬人所征服，以致不能得到那樣的教訓。約在兩千年以前，塔西佗（Tacitus）已經對於德意志發過許多議論。條頓武士用火與劍支持他們十三世紀的觀念。他們的武力侵略觀念流傳了幾百年，由佛德大帝一傳爲俾斯麥的「鐵血主義」，再傳爲希特勒的「主宰種族」和「以槍砲代牛」等等觀念。

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兩系封建軍閥——薩長與長門——分別統治着現在日本的陸海軍。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德日人民現在已不復是黷武主義者了。然而正因爲天性馴服，他們常常爲本國的軍閥所驅使。

我們也不要忽視了那班煽動家們，他們野心勃勃，常以光榮和征服號召國人。這班人一面追求世俗的權力，一方面又希望留名史。他們是黷武主義和侵略主義的魔王。他們是亞力山大，是成吉思汗，是曼撒，是查理曼，是阿多爾士，是拿破崙，是德皇

廉，是現代的一班所謂英雄豪傑」。

只有裁減軍備纔是阻遏黷武主義的唯一有效辦法。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的經驗指出幾個深刻的推論，甚至「歷史都能加以證實」。

本問題可分兩方面：解除敵國的武裝，減縮勝利國家的軍備。

勝利國家曾以最大的犧牲擊潰侵略的黷武主義，決不會化除自己的干戈而容許敵國仍前一百年的故智，儘量擴增兵力。

因此，本問題的前一部份是減縮敵國的軍備；後一部份是減縮同盟國間的軍備。

從一九一九年解除敵國武裝的經驗中，我們很可以挾取第一個教訓。根據條約協定和凡爾賽條約，敵國的武器被毀滅，海軍被撤廢。只允許德國保持十萬職業陸軍，用以維持國內秩序。德國的海軍在噸位上和船舶的類型上須受嚴格限制。

我們以前曾經說明保持德國的職業海軍，實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這使武士階層及其一切傳統依然無恙。這使老練的陸海軍人得到一付骨架，積極加以擴充。這使德軍參謀本

部及其一切軍事按器、頭腦和野心，得以綿延不輟。

武士階層乘機跋扈，侵略成性；他們大喜凶殺，不宜兩戰。世界已經一再顛覆過了。這一次，我們必須好好處理這一班人物。

一種絕對理想的意見也許是將所有敵國軍事組織全部解散。爲了維持國內治安，可以建立一種警察軍；昔日的軍官和軍人階層絕對不許觸身這類組織。藉以保證人寰中不復重見他們的踪影。

世人當然不敢存着這樣的希望，不過我們總可以視之爲一種理想，努力去其實現。

一 般的裁縮軍備

凡種賽和約度誠地保證協約國一致裁縮軍備，且並未規定什麼時候開始裁縮，或如何裁縮。

勝利國家反對裁縮軍備，一半是因爲它們想憑藉優勢的陸海軍保障安全；一半是由於協和國家互不信任。它們一懼復舊結軍事同盟，軍事同盟的主旨是建立強大的陸海軍力

量，因此它們正是裁軍的障礙。戰爭必然會增強民族主義，也使每個國家擴軍的慾望大爲亢進。戰後獲得解放的各國可以信用向協約國大量購買軍火，它們易於擴充軍備。同時，成羣的職業軍人必須保全他們自己的飯碗。戰爭工業也希望繼續它們的市場。在法國，這種情形尤其顯著。法國的軍火商人與新聞界和銀行界勾結一氣，故意製造戰爭的威脅和壓力，使軍火在國內國外可以暢銷。關於這一點，美國人也不能潔身自好，看看一九二七年海軍會議的一些勾當便可明瞭。

人類的本性和民族的風俗習慣既是如此，除非趁世界對於殘殺已經瀕於絕境而急想加緊制止的時候，立刻採取積極的措置，這一切還會重演的。機會稍縱即逝，假如我們不能抓住機會，同樣的破壞力量——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軍事同盟——，又會猖狂起來，而恐懼、仇恨和報復這三個妖魔又要大事活動了。它們都要求軍力，都反對裁軍。前次和平的經驗證明戰爭的烽火一經熄滅，另一些力量頓時興起，毀滅了真正裁軍的一切希望。反對的力量不待幾許時間便已成長而動員起來。

因此，經驗告訴我們假如要使勝利國家減縮軍備，必須預先取得各國的同意；而且應在戰爭停止之後，幾星期內就要着手減縮，不能拖延幾月幾年。

勝利國家會自動、戰時的龐大軍隊，復員其中一大部份。然而在前次戰後，各國戰時軍隊固已大體復員，平時軍隊却又十分龐大。因此，納稅人的負擔依然沉重。一部份人力不能從事生產勞動，國家經濟又受影響。這是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原因之一。這次戰爭過後，經濟的困乏更會大聲疾呼地籲請豁免這些負擔。

假如這次戰前全世界每年耗費於製造軍火的二百萬萬美元，一到戰爭結束，立刻可以銳減，只此一端就可以保證經濟生活和人類文明的復原。德、意、日三國人民一定也可以免除這些負擔。

根據現實的需要，我們應當決定保持一種軍事組織，至少是聯合國國家應該保有。本問題可分兩層：第一，為自衛所必須的最低數額；第二，與其他國家軍備的比率。

在研討裁軍的性質以前，我們必須先論戰爭方法的巨大變化。自前次戰爭以來，軍事

學術的發展不僅深深影響這次戰爭的整個方法，而且大大涉及裁軍問題。

主要的變化是空軍力量的運用。它使進攻的力量壓倒防守的力量。陸軍不與空軍配合作戰，必然陷於大不利。同時，它使防禦海軍進攻的力量大為增強。

此刻，海面兵艦的效率和價值大可懷疑。我們縱不承認主力艦毫無用處，也可以說陸軍憑藉有適當陸上基地的空軍力量協同防守，海軍的進攻即使並非不可能，也真是極端困難。由於飛機對於海面戰艦的關係這種變化，關於各國應行保持海軍軍備的問題，也將有所變化。在這次戰爭中，許多第一流的戰鬥艦、巡洋艦和小型兵艦，為飛機所炸沉，或失去戰鬥能力，對於強大海面海軍在將來是否有用，已經成爲一種嚴重的問題。因此，減縮海軍比較容易爲列強所接受。

勝利以後的海軍情勢，應當比前次戰後更爲簡單。德、意、日三國因戰敗將要，或應當，完全喪失海軍。法國在前次戰後是減縮海軍的最大障礙，這一次似乎不會有有效地反對聯合國的任何計劃。如果僅存的海軍強國將爲美、英、俄三個國家。不過俄國在戰爭初期

原無強大的海軍，作戰以來又損失過半，而當這次戰爭的時勢它似乎並不會從事大規模海軍的建立。勝利以後，十九只有英美兩國保有大規模的海軍。

然而，勝利國家間海軍比率的老問題又將發生。我們已經說過，前次戰後各國爭相維持海軍力量，自然不是由於恐懼已經解除武裝的敵國，而是由於協約國家彼此互相提防。各國不辭勞苦地商議海軍的某種比率，可以充分證明它們的居心。這一次，我們無須乎妥協法、意、日三國的慾望，而美英兩國之間又已經建立對等之原則，至少這個問題已經單純得多了。

維持海上的治安，不受海盜的滋擾；協助維持濱海半開化國家的秩序；只從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〇年海軍減縮條約所規定的海軍力量，抽用一小部份，便可以應付裕如了。戰勝之後，減縮陸軍的問題在這次戰後，一定比前次戰爭來得單純。休戰協定本身就可以儘量解除德、意、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武裝。希特勒已經摧毀了俄國、土耳其和西班牙以外歐洲各國的陸軍。休戰以後，只有美、英、中、俄四國將有大規模的陸

軍。

我們有機會將敵國武裝作一個合理程度的解除；而可以保有陸軍的國家爲數又已減少，加以空軍力量的發達，這些事實使我們對於減縮軍備的整個問題，開闢了另一條思路。

擁有軍事航空力量的國家可以阻止其他國家訴諸戰爭。推行和平的國際行動因而單純得多。關於此節，我們以後再行討論。

本問題還有一個要點，即商業航空力量。在作戰時期，軍用飛機的設計和效率與商用飛機的設計和效率全不相同，正如戰艦與商船的類型互有差異一樣。在設計和設備方面，這兩類的飛機相差太遠，因此，民航機簡直不能用於軍事的目的；軍用機也不適用於民航事業。我們減縮航空力量似乎用不着限制商用飛機。然而，這個問題並非確切不移，而不需要任何預案。我們還得加以討論加以研究。

關於各國間軍備比率的問題，我們還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前文已經說過，一九三二年

胡佛曾派吉卜生，出席裁軍會議的美國代表團主席，建議廢除一切進攻所用的武器，轟炸機、潛水艇、重砲、坦克車、毒氣等等。當時除少數的大國以外，各國都表贊同，約計四十五國。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重行提出這個建議，並且竭誠主張。戰艦也包括在內了。

這個建議的效果是使防守的力量勝過進攻的力量。儘管各國難免要在戰爭爆發前後違犯這些協定，我們也不能迅速並且大量訂定許多辦法，使各國無法違抗。假如廢除侵略武器的建議得以通過，並能如美日提案中所規定嚴厲執行，閃擊戰決不可能。

無論如何，勝利可以給予我們以一個難逢的機會解除各國的武裝；因而將軍備的耗費和危險減到最低點；對於世界的復興和持久和平將有重大貢獻。然而假如我們要幹，我們得在和會上馬上幹，切禁拖延。

恐懼、仇恨與報復的力量

我們在第一一章說過：

「恐懼、仇恨與報復是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懼被侵略，恐懼戰時被封鎖

而致餓死。恐懼經濟的失利；因受屈辱、敵視、壓迫而發生仇恨；渴望報復已往的屈辱和挫敗——這一切都奔向於暴烈的舉動。

這些暴力潛伏於種族的意識和種族的經驗裏面。這些情緒是已往諸次戰爭的遺產。屈辱永銘在一個民族的心坎。兩國之間常有深入骨髓的傳統宿怨。由於這些情緒，戰爭孕育了新的戰爭，戰爭並不能解決問題。弱國恐懼強鄰的侵略，使它們經常因準備防禦而增加負累。

它們經常地憂慮不安，不斷地從事外交活動，尋求支持和軍事同盟。因戰敗和被懲罰而感受的恥辱與損失，產生了不可遏止的復仇意志。

戰敗者常受侮辱，他們常弄得民窮財盡。無論在實際上或在信念上，戰敗國的民族驕矜、民族希望、民族經濟或民族尊嚴，都受了嚴重的打擊。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這是不當的事情；也沒有一國的領袖敢於提出這個問題。仇恨歷久不泯，凝固於一個民族的傳統裏面。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完）

這些情緒是戰爭的永久遺產，也是戰爭的永久原因。它們也出席每次的和平會」。

三十八年來的兩次全面戰爭比已往的歷次戰爭，製造了更深的仇恨。對於婦孺老弱，軍人不復表示「武士的禮節」。糧食封鎖不僅餓死平民，而且妨礙兒童的發育，並使無數萬人民死於不可避免的瘟疫。天上飛來的槍彈、炸彈和烈火屠殺成千上萬的婦孺。因饑餓的暴行，潛艇無情地沉溺海員；無告的猶太人被襲擊；人質被殺害；自由政府拒絕以糧食供給被征服的盟邦——這一切不但充分表現一幅野蠻景象，也使各民族的平民含蓄着永久的恐懼和仇恨。

凡爾賽的全部經驗昭示我們：這些力量不但出席和平會，而且左右百千年後的國際關係。除非有一輩遠比前人高超的政治家，妥籌和平大計。

每一次商談和平，我們總可以聽見懲罰敵人的高亢呼聲。然而我們應該明白，軸心國的人與大眾對於引起戰爭並無責任，正如前次戰爭一樣。我們應該記着這些人民生活在我們的掌握之下；他們誤入歧途，他們飽受歪曲的教育；在這次戰爭中，他們全無自由的感覺。

志。他們爲獨裁者所脅迫，完全不知真象何在。敵國的首腦及其幫兇應負完全責任。他們違犯了條約和協定；他們恣情任性地追求黷武主義的和帝國主義的圖謀，結果戕殺了無數生靈。

只有一點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分辨清楚。敵國的領袖把世界造成這樣的局面，我們要叫他們承認其滔天的暴行。有這班人和普通的殺人兇手之間，不應當有道德上的差異，不應當有法律上的差異。世人往往假定那些圖謀或激起戰爭和大屠殺的敵國首腦，似乎不可侵犯，嗣後再不能作如是想了。

我們應當記住一個國家的戰敗和解除武裝，對於該國的人民已是一種奇恥大辱。還要懲罰這些人民，或將這些人民加以拘鎖，這不但會引起無窮後患，而且是一種幻覺。

我們不能讓某些國家披枷帶鎖。除非給予一個民族的善良份子以一個機會，協力促進和平，世界終無寧日。

賠償

持久和平的基礎（續完）

戰後必將發生賠款和賠償的問題。除生命的損失不計外，勝利國家的戰爭耗費將超過軸心國家的全部財富。單是聯合國國家的債務便不下五千萬萬美元（\$500,000,000,000），而繼續支付的撫卹金和利息又需數十萬萬元。因此，實際上不會得到賠償。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無論如何籌措不出相當的款項。德國所支付的賠償並不多於其向協約國左借的數目，結果它賴掉了債務。在這次戰後，我們也許可以得到小宗的款項。戰敗的人民乾脆就是無刀支付巨額的賠償，我們也不能勒令他們支付。假如議相代表決定要敵國賠償幾十萬萬元，而以幾年為限，作為孤兒寡婦和殘廢人民的贍養金，另外討上幾件「古董」，作為戰爭的紀念品，將在和會席上免除幾許風波。

再者，一個同盟國對於另一同盟國的債務是不值分文的。由於自由的言論和宣傳，人民總可以逃脫債務。每一個煽動家都可以舉出道義上的理由，拒絕支付債務。在每一次戰爭的時候，這都將成爲一個論點。

各國之間不應當繼續有政府間的債務，不論是在賠償方面；抑或在借款方面。

我們可以從現代史上另兩次大危機後的和平，追溯關於這件事的經驗。歷史家發見在一六四八年威斯特法里亞條約和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條約之後，人類一時消弭了世界戰爭。然而自從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以來，世界就沒有片刻的太平。

從前兩大條約避免了凡爾賽條約的一個錯誤。它們不打算懲罰戰敗國家，或束縛其經濟生活。這件事實可以說明它們何以能比凡爾賽條約有效時期遠為長久。

誠然，經驗告訴我們，不分曲直地懲罰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我們便不能希望他們共同促進持久和平。假如我們要建立真正的和平，就必須停止這種循環不已的懲罰。在現世中，勝利而繼之以報復，結局還是失敗。

我們可以建立和平，我們也可以報復仇恨，然而二者不能兼而有之。

第十三章 維持和平的方法

在以上三章，我們從世界經驗中推演了若干結論：由於減削六種動力——意識形態——

經濟壓力、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和恐懼、仇恨與報復的總情緒——的破壞力量，我們可以建立和平的基礎。在基礎建立之後，我們再成立一種太上組織；在這裏，第七種力量，和平的意志，主持一切。不獨在凡爾賽，在世界歷史上，時時可以證明除非和平基礎的建築非常完善，維持和平的國際合作不能得到成功。然而我們總得有這樣一個組織。這是締造和平的人士所負有的一個重大任務。

本章的目的不在於主張某種特殊形式的國際組織，而是客觀的提供各種不同的建議。世界的經驗證明和平基礎應具備何種條件的問題，遠比和平組織如何建築的問題來得重要。

在本書的開頭我們敘述追求和平的意志時，曾經說過：

「在一切促進戰爭的力量以外，存在着追求和平的意志。戰爭所引起的無盡痛苦，永遠盤踞人們的頭腦。戰爭屠殺或傷殘一個種族最優秀的子孫。戰爭給每個家庭帶來了最深沉的悲痛。戰爭帶來了貧窮和墮落。戰爭給勝利者與戰敗者同樣帶來了痛苦的哀

疾。

基督教的「山上垂訓」指示了慈悲、和平、善意等等超俗的觀念，作為基督教的基
本教條。人類雖然常常違背這些精神的觀念，却也接受了一種不滅的激勵，為和平而奮
鬥。

無數年來，善良的人們繼續探求持久和平的方法，證明人們如何渴望能夠從世界的
最大災難中得救。無數和平條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設立、神聖同盟、歐洲協調、勢力
均衡、海牙法庭、由協商調停和仲裁解決爭端、國際聯盟、世界法庭，這些都表示出了
人類追求和平的熱望。

和平的精神觀念成就了這一件事：即是戰爭的領袖們必須把他們的戰爭解釋為自衛
的戰爭，而且目的只是保障和平。每次戰爭結束時，人們總是以狂歡的情緒和教堂的鐘
聲表示歡慰」。

就某種意義說，我們相信有幾個維持和平的方法應當列入和平的基礎之中。各國除了

維持和平的方法

運用維持和平的國際機構以外，還必須在彼此之間直接訂立實際的協定。我們便把這幾個維持和平的方法編入各國間的直接協定。

和約自然須作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解決。它必須規定某一種維持和平的國際機構或組織。然而我們在這裏所提供的辦法是：各簽字國之間應當訂立直接的協定，以便在必須提交這一類的國際機構之前，解決許多爭議。

即是，每一個國家應當同意將一切糾紛付諸仲裁；或付諸法律處決；或進行獨立的調查，以期造成緩和的時期。

這一類的直接條約已在開明的國家之間流行了許多年代，而且已收宏効。我們的建議是使這種方法普遍化，藉使局部的糾紛可以直接解決。只有在這些直接解決糾紛的方法宣告失敗時，我們纔麻煩國際組織。在這種情形之下，重要的是必須在和平的基礎之中規；對於苛刻的條約，可作適當的修改。

條約的修改

經驗確實顯示禁止一切變更，使未來世界陷於一種動彈不得的束縛，決不能維持和平；只有設法控制變更，引導變更，和平纔能維持于久遠。無限止地維持現狀顯然是引起戰爭的直接原因——因為和平的辦法既經無效，就只好使用武力以謀變更。戰爭成爲唯一的有効辦法。假如我們能規定以適當的辦法修改條約，我們纔能希望和平地加以修正。

因此，我們建議在國際法中應該明定條約的修改與其他和平的辦法——和解、調停、仲裁、法律處決，以及緩和時期等等——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們更建議任何國家，在條約訂立屆滿十年之後，請求修改條約的規定，國際組織應指派與本糾紛無切身關係的高明政治家組成委員會，提出報告並協議一種合理的解決。

維持和平的國際機構

和平的維持畢竟要委諸某種國際合作的組織。這個組織將繼續削弱與約束這些促進戰爭的邪惡動力，加強足以促進和平的諸種力量。

歷史可以指示我們在未來什麼事決不可以幹；對於我們在未來什麼事應該幹，歷史也

許不能賜予同等確切的教益。不過，經驗是推理的根據，自然要比烏托邦的情緒更能指導我們的行動。假如我們追溯幾百年來人類對於建立維持和平的機構的計劃，我們發見這些計劃可以分爲兩大範疇。

從歷史上看，第一種方法是藉武力維持和平。羅馬和平、勢力均衡、軍事同盟與對等同盟至少能使侵略行爲稍知檢點。這些方法也許可以阻滯戰爭於一時，然而因爲它們刺激了黷武主義、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恐懼與仇恨，終於還是要爆發。同時因爲它們常將與衝突沒有直接關係的許多國家牽涉在內，戰爭的範圍更形廣闊。國際聯盟也採取「共同行動」，其與旁的形式不同的地方是：它建議一切國家對侵略者共同施行軍事或經濟的制裁。

第二種維持和平的方法是隨着文明的發達而產生的。這種方法的精神的與道德的基礎在於以法律與秩序控制人類的行爲。文明的維持和進展畢竟不能以強力爲基礎。我們所稱的和平辦法是以防止戰爭爲基礎。我們主張尊重國際法；恪守條約；採用協商、和解、仲裁

和法律處決等等和平辦法解決爭議；並且訂約廢止一切戰爭，藉利這些和平辦法的推行。

我們不必研討這兩種維持和平的意見的理論和方法；我們相信假如能容納一些比較虛要的實際建議，讀者對於本問題一定可以得到更直截的了解。

曾經建議過的各種維持和平的計劃可以列入八大範疇：

1. 恢復國際聯盟；盟約照舊。

2. 恢復國際聯盟；惟須修改盟約，給予國聯以絕對軍權，厲行和平。

3. 恢復國際聯盟；惟須修改盟約，使國聯成爲一有力之國際會議，純以和平解決方法以維持和平，並建立國際合作。

4. 由主要同盟國成立獨立之軍事組織以維持秩序。

5. 世界上每一大區域應單獨組織維持秩序之力量，同時並藉某種聯盟、國際會議、或其他世界組織協方和平解決糾紛。

6. 極端孤立

維持和平的方法

7. 國際聯盟

8. 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我們並不是依照其重要性的程度列舉這些可能的方法。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士，各持己見。有些人士也許主張兼採各項意見。

這些計劃還在進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世界的經驗中推演一些貴重的教訓。對於每一個計劃，都有贊成的議論？也有反對的議論。不到臨近戰爭的結束，我們對於事態有了比較清楚的觀察；不到經過了公開的研討和辯論，我們不能判斷那個計劃最為妥善。從研討之中，我們纔更能夠了解這些問題。在這裏，我們不必發抒自己的意見；我們把這些贊成和反對的議論一並提出，並且敘述世界施行這些方法的經驗。

(一) 恢復國際聯盟，盟約照舊。

國際聯盟對於審慎組織各國以招致持久和平，是歷史上最偉大最廣博的一次實驗。假如我們明瞭世界必須經過嘗試與錯誤而學習維持和平的教訓，我們纔能領悟這次實驗的價值。

國聯不會維持和平，但它決沒有完全失敗。我們已在第八章中分析過國聯的全部事業，請讀者以之爲觀察的背景。

國聯的失敗原因甚多；其中，凡爾賽條約不能削弱促進戰爭的六種動力；因各國競用權力外交與勢力均衡而造成不良的政治零團；軍事同盟經常使國聯於不顧。國聯不能在敵國扶植代議政治；最後，歐洲陷於經濟的困乏；這些都是榮華大者。

儘管存在着這些外在的障礙，國聯確在某一方面具有相當的成功，在另一方面更有無上的勳蹟。它曾以和平的辦法，決許多爭議；它也曾改進了這些解決辦法的技術。它的最顯著成就是在公共衛生、世界福利、知識的交換、經濟的改善等方面敦促國際間的通力合作。

我們已經指出妨害國聯的外在勢力。然而國聯本身也有若干弱點。在本書某章，我們分析過這些弱點，我們再在這裏簡論一番。

1. 國聯盟約過於精密過於確定，同時在規約上却又不夠確定。條約的全文變成二種

觀，各國固受拘鎖而表示憤慨，或恐懼主權的喪失。一方面規定各國遵守某些辦法，一方面又給予每一個國家以否決權，自然會引起有破壞性的影響。結果，關於解釋和權限，不斷地發生糾紛。

2. 國聯的原意是：各國間的一切爭議均應提交和平解決；假如任何一國拒予提交而開始軍事行動，國聯即認它為侵略者。因之，其他會員國應採用集體經濟的或軍事的力量。給侵略者一個定義固然非常困難；而更重要的是：對於不肯履行這種辦法的各國，盟約竟予妥協；加以每一會員國都享有否決權的規定，國聯便沒有機會貫徹其原意。

3. 國聯建立於兩種不同的觀念之上：一是以經濟的或軍事的強力維持和平；一是以和平辦法解決爭議而防止戰爭。這兩種觀念是彼此矛盾的。總之，運用經濟的和軍事的強力，以制裁昭彰的侵略者，其實並非一個國際機構的能力所能及。因這方面的失敗，國聯在和平解決方面的力量和威信也被破壞無遺了。

4. 國聯不會認定，或被不能擔任維持和平的一個重大任務：即是，對於各區域有引

趨緊張而趨勢的政力量，國聯必須加以全盤的考慮；並須採取遠大的政策和行動，糾正這些力量。歐亞兩洲應効法兩半球英美會議的工作，在各區域施行這樣的政策；這是經當前迫切的需要。

5. 國聯不能規定或實際修改苛刻的條約，或在戰時情緒狂熱之際訂立的條約，它們是不能持久的。由此可知國聯維持現狀，而以解除這些緊張局面的責任在諸戰爭。

假如國聯盟約不能妥為增訂，退出國聯的會員應得自願重行入會。即使各國被迫參加，除非修改全部盟約，它們會阻礙事務的進行或延宕盟。

修改盟約的意見可分兩類。一是使國聯完全採集力量，一是完全採取和平解決。

(一) 恢復國際聯盟；並須修改盟約，給予國聯以絕對軍權，厲行和平。

關於修改盟約，有一建議是保持國聯的大部份組織，而給它以絕大的權力，對於一切糾紛強制執行仲裁或法律庭決；規定拒行仲裁或法律庭決便是侵略行為；對於侵略者以軍事行動，必然加以經濟和軍事制裁；廢除每一國家的否決權；使國聯的議案經大多數

或三分之二的投票便可通過；並且給予國聯以一個國際陸海空軍，厲行其決議。

人們斷言這會爲國聯鑲起滿口「鐵牙」，而恆和平屹然不可侵犯。這個方法會假定「侵略行爲」可以加以這樣的定義，不過根據我們已經研討過的經驗，事情並不這樣簡單。

這樣一種軍力必須強於其他任何陸海空軍的結合；這便隱含着所有國家必須澈底解除武裝；如其不然，國聯的軍力一定強大得不可響邇。

在凡爾賽，這些意見曾經詳盡的討論而被否決。它們當然是主張拋棄國家的主權。有些國家拒絕參加，或不肯遵守國聯的寬和規約，似乎表示它不會有許多志願的會員。事實上一定要各國盲目接受一種太上主權，而各國多半會拒不接受；假如它們被迫接受，也決不會長期擁護。

人們又批評大多數國家並不一定代表大半數人民。即使需要三分之二的投票，小國的結合也可能利用這個機構向大國施行侵略。再者，這樣的陸海空軍還是須由某一國籍的凡人指揮，他們似乎不會攻擊自己的同胞。相反地，他們會受民族主義或其他勢力的影響而

遭攻旁的民族。這些建議曾於一九一八年在巴黎提出；半因各國預料不會有多少國家予以擁護，半因各國看出一羣國家或國際軍隊的總司令可能成爲世界的獨裁者，這些建議立被否決。

(3) 恢復舊約；惟其修改盟約，使國聯成爲一有力之國際會議，純以和平解決方法以維持和平，並建立國際合作。

另一個建議是修改盟約，針對國聯觀念和機構的弱點；而從它已往最獲成功的方面，將國聯加以確立和增強。這個建議其實是將國聯變爲常設的國際會議——每個國家派遣大使級以上最有才智的人物充任代表，使國聯的目的限於發展廣泛的區域和平政策；經過協商，仲裁和法律處理的方法以現行條約解決爭議；並進苛刻條約的修改。國聯不再採用強力的辦法。人們建議國聯應爲常設的各國圓桌會議，由各國元首和外交長的直接代表出席。

這也會與國聯的實際情形大相背馳，因爲不到危急已經發生，國際鮮能召集各國舉行

會議。

新近地說，人們建議保持國聯舊名義，而盟約加以修改：

1. 刪去關於軍事和經濟制裁的所有條款。
2. 刪去規定會國必須以特定方法解決糾紛的所有條款。
3. 以如下的簡單聲明代替第五條款：「國聯須負促進和平解決之責任。」
4. 以各國大使所組織的團體代替現時的理事會和大會；代表須常川駐會，除關於方法的問題以外，不應作有約束性的表決。
5. 每年一度從所選中選舉主席，並每年舉執行委員會一次，以處理國聯的進行及組織事宜。

組織事宜。

6. 執行委員會下設分組委員會，制訂區域的和平政策。譬如，歐洲協調經常處理歐洲事件。分組委員會不能解決某項糾紛時，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有權指派常事國以外的會員組成比較概括的委員會。

7. 各委員會的權責只在協商、調解、促請採取和平辦法，呈報事實，而不能執行處罰。

本建議實是廢除硬性的組織，而代之以經常行使職務的議會機關與常會議處理國際問題。每個國家派選與外交部有密切聯繫的委員經常出席會議。

這基本上是世界現代化的現實。這會使各國元首和外交部長親自負責，而不會以疏遠的態度與一個單獨的團體協商，有如已往國際一談。團體應當維持並加強仲裁的一切條約，世界法庭和海事法庭的機構；各國應大都有這目的，但一切會議於必要時提案這類機構或特設委員會決定。

本計劃建議將成績卓越的現行秘書團重新建立，保持其國際合作的優良機構，而由改組後的國聯加以指導。

本計劃並不建議設立厲行的機構。條約的推行一本各國的同意、世界的輿論，以及各國間可以直接研討，而不受一個外在團體的干涉。

沒有什麼約定，也沒有什麼有統制性的代價。任一事務不能不有統制性的代價。

建議本計劃的人士以為根據經驗和成功的前例，預計這樣一個會議能夠制定國際法，領導各國走向消弭戰爭的途徑。

反對本計劃的人認為某種維持和平的強力辦法在將來是必需的。擁護者的意見是：經驗證明強方解決與和平解決是相互矛盾相互破壞，同一個組織決不能並行這兩種辦法；而最後的希冀還必須有賴於和平辦法。建議者主張維持國際秩序的強力辦法應該單獨建立於另一個組織，諸如以 所論。

(4) 由同盟各國成立單獨之軍事組織以維持秩序

一百四十年來的歷史充分說明在歐亞兩洲這歷許多國家之間，假如要維持和平，非得具備某種的軍事束縛不可。百來種軍事同盟和勢力均衡的多次干涉，用意原在防止戰爭，本身就可以充分證明這件事。

在幾次軍破戰爭之後，四國同盟在調整時期中曾經完成了它的任務。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以後，英、法、意的軍事權力也曾有幾分成效，直到它們的連帶關係開始分化，國聯的「集體安全」歸於失敗時為止。在一九一九年比在一八一五年，這份工作更爲艱巨，一部份是因爲獨立國家的增多。

然而組織經濟的，軍事的或其他強力行動，藉以維持和平，是人類必須面對的最困難問題。今日的世界不僅因不同的民族主義而各分畛域，也爲崇尚好戰觀念的階層所分裂；他們的情緒，他們對其觀念的迷信，不會因和平的建立而跟着消蝕。

時至今日，世界應該已經獲得一個教訓。那便是，對於一個強國施行經濟制裁無異於戰爭；因此，他毋寧是一種促進戰爭的強力辦法，我們自應予以廢除。

無論要創立任何形式的警察軍，首先必須一般地裁減軍備。從技術方面說，根據前此所述的理由，這比現今較爲簡單。要在一般裁軍之後，建立小規模的空軍且別於強大陸海軍，藉以停止侵略行動，對於研究本問題比現今更有可加駁斥的餘地。

大多數人士同意：在此次戰後，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國家的數目更會增多。而

在全軍戰爭之後，仇恨日益滋長；假如歐亞兩洲打起來，和平，依然必須有賴於某種強大的軍事監督，至少要等到那些區域的惡勢力逐漸衰竭，有某種性的力量而待斃。他仍以爲這是一種合理的推論。

主張將國際化爲一種會議的人士建議：在建立和平之後，同盟國應當在戰後某一時期擔任監督世界的責任；但在國際一經改組，能以全力維持和平時，更應停止這種任務。

總之，假如下幾次世界戰爭的監督會議可以成爲一種規範，即便沒有確定的組織，主要的勝利國家將以軍力支配世界，直到它們彼此間發生損害而爲止。至少這謀取政治和經濟的復興期間，它們必須如此。

(5) 各洲設立單身的組織以行和平。

這些建議是：每個大區域——西半球、歐洲、亞洲——應加組織而自行維持秩序，但須通過國際的組織，合力謀取世界糾紛的和平解決。——國際應爲一種國際會議或謀取和平解決的各種世界組織。

建議這些計劃的人士心目中存在着三大區域——歐洲、亞洲、西半球——的單獨問題和衝突。他們主張各區域不但應當如此分離，而且除謀取和平解決外更有任務的全世界組織，例如議會形式的國際聯盟，勢必歸於失敗。

近百年來迄於一九二七年，西半球實取一種廣泛的隔離政策，決不涉及其他各洲的衝突，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的時期是唯一的例外。即使在整個東半球為侵略的軍人與強者所支配的時期，西半球也維持這種政策。美西戰爭決不是干。歐洲的舉動，而是與東半球隔離的另一步驟。菲律賓的獨立完全了西半球的隔離狀態，門羅主義和美國海軍在國際國家不受東半球的侵略，是以維持隔離的局面。美洲的共和與得成美國的保證，是西半球不受侵略，因而可以決定其現行外交政策。

前一世紀，美國與西半球其他國家合作，有時也領導美洲的各國，共同訂立主要的國際法，並以會議及其他和平方法解決糾紛。至少在與歐洲比照之下，西半球已經維持了相當程度的和平而無所恐懼。如下的事實可以充分表明這一點：前一百五十年來，在西半球

二十一國間的歷次戰爭中，死亡人數不過五十萬；而單就歐洲二十一國而論，死亡人數大約已經超過一千五百萬。

提請西半球在未來重行採取單獨組織的理由如下：

1. 遠隔南洋，西半球能藉適度的現代化自衛力量，防止東半球的侵入。
2. 其他大陸的權力政治和戰爭無時或已，西半球因而避免永久陷於戰爭所必招致的毀滅之中。

3. 西半球的民族不願聽其他大陸的實際問題，而在理想上又如彼此異，他們實想沒有參與海外權力政治的知識和能力。

4. 他們的政府必須經常按時改組，不能繼續施行必需的外交政策。

5. 美國的力量投入東半球，足以擾亂而不能穩定東半球的平衡。

6. 西半球的文明只有不為層出不窮的戰爭及其必然引起的死亡和困苦所打擊，纔能

7. 西半球的隔離政策雖然不干涉歐亞兩洲的政治和戰爭，這並不禁止我們（指美洲人，以下同）（譯者）在以和平的辦法維持和平方面與其他國家通力合作。

8. 除非我們不捲入歐亞兩洲戰爭的漩渦，我們不但決不能拯救文明，反而促進世界的毀滅。

9. 西半球沒有迫使其他大陸建立和平的使命、責任或力量。

10. 西半球已因對美國盟和與美會議而建立了和平的基礎。

11. 西半球上自由的燈火長明，整個世界便有了一座燈塔和一個避難所。

反對這個政策的理由如下：

1. 交通與運輸的發達，東西兩半球的貿易彼此依賴，已經縮短了大洋的阻隔，因此，過去地域上的隔離大為消除。

2. 軍用飛機減削了兩洋的防禦價值。

3. 為保衛西半球所必需的基地逐漸向前推進，我牽涉到歐亞間，裏面了。

維持和平的方法

4. 歐亞兩洲的中心的擴張威脅了兩半球的獨立。

5. 西半球不能坐視歐亞兩洲愛好自由的國家捲入漩渦，而對自身引起無窮的損害。

6. 西半球極願負責任及健全世界，爲了目標，在爲這戰爭起。

7. 這是我們所負的責任。

8. 再者，我們現在已經接管了傳統政策，而參與海峽橋樑政策而投入此次戰爭，我們已經看出持久的和平和經濟的繁榮，至少在短時期內，我們爲了保持自己也應當維持世界和平。

建議各洲附屬計劃的人士相信和平的辦法，而對法方之說，亦不在外，在洲外之說，亦對自身的精力。否則，此一戰爭的困難，也是各國之努力，而對法方之說，亦不在外，在洲外之說，亦對自身的精力。

有趣的易：在英美之說，亦不在外，在洲外之說，亦對自身的精力。在每次戰爭的終了，帶着深重的創傷和巨大的損失，必須走向隔離和絕望的途徑。

英日兩國歐洲的衝突，三百年來無日不與這些問題交伍。在參與長期而損失慘重的戰

爭之後，它總是歸回隔離的時期——照例是長途的時期。有時候，這成爲一種有意採取的「國策」，美其名爲「崇高的孤立」(High Isolation)。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五兩年間，的「和平投票」和華沙同盟的決議，都使美國政府不參與國外的戰爭——，充分證明這種政策。然而到德蘇戰爭爆發以後，美國政府所應有的壓力過強，不能加以抗拒。

以美國的情況而言，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真正違背了它向傳統政策，也必然引起一種反應，壓決決定從此以後不參加任何戰爭。在戰爭的各個結果之中一定曾發生這種反應；無疑地，戰爭可以損害它經濟繁榮。

(6) 極端孤立。

美國政府從未採取與其他國家完全孤立的政策。從嚴格的政治理論來，這表示將我們置身於萬里長城的後面，而在城頭上小心翼翼地進行貿易和交通。這不管表示完全放棄門羅主義。

贊成這樣政策的理由是：美國地理的地位優越；美國能自給自足；美國的緊鄰——加

拿大與墨西哥——不致引起軍事之危險；以及美國能保護自身，不受海外任何國家集團之嚴重侵犯。

反對這種政策之理由為歐洲或亞洲國家自海軍支配拉丁美洲之危險，而使西半球上每一國家均成其受害者。危殆了人類自由。這種政策從未試行過，它毋寧是一個敘述的名詞，而不是一種事實。

(7) 國際聯邦。

另一種維持和平之議主張建立某種形式的國際聯邦。這是諸種計劃中範圍最廣泛的一個。

其最簡單的是底亞美利加邦。有些則進而包括所有民主國家。最廣博的是主張世界聯邦，一切文明國家全部包括在內。

大多數聯邦計劃都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原則，只在細節上各有差異。它們都規定在會員國之上設立太上政府，由會員國代表加以管理。

關於這個太上政府如何組成如何選出的問題，這些建議各有其主張。它們多半主張將權利宣言和美國憲法的權限擴展於太上政府。有的主張各國按照人口的比例選派代表；有的主張各國的代表人數一律；有的主張折衷的辦法，將上議院按照美國參院的組織，衆議院則按照人口選派代表。關於太上政府的所在地，它們也各有主張；不過一般都贊成在歐洲和美國以外的中立地點。

這些計劃多半建議任何會員國的公民或臣民可以享受境內一切會員國家的公民權利；即是享有共同國籍。這些計劃大抵規定維持各國政府，將其附屬於太上政府。然而一切和戰的問題必須委諸太上政府決定。太上政府全權管理會員國的軍事力量和外交關係。這些計劃也往往規定消除關稅和經濟的壁壘，取消會員國間移民的限制，並且訂立一種通用的貨幣及其他通用的物事。

比較重要的計劃都將會員國限於民主國或可能民主化的國家。

贊成聯邦制的主要理由可以列舉如下的八點：

維持和平的方法

持久和平問題

二一九四

對這樣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是以保證不受襲擊，並能防止世界上其他國家擾亂和平。

2. 汎美同盟的經濟說明本大政府之下的會員國能與汎美同盟各會員國一樣，因好權力，付聯邦政府而有發富強。

3. 它會約束經濟的國家主義，而促進經濟的繁榮。

4. 非民主國家應於聯邦會員國能獲利益，也會採取民主的形式和方法而請求加入——由它可以保護守一國家的範圍。

5. 它能夠是人類的團結，更能保證民主政治的發生，而逃避令人寒心的世事滄桑。

6. 假如和平成爲世界自然狀態，我們必須超越單獨國家的社會制度，不使每個國家應用全部主權，享有發動戰爭、創造貿易壟壘、和限制移民的權利。這些和其他權利應將交付一冊中央權力，以期獲得更大的安全。

7. 一個國家對於自身的國際爭議，不復能作最後的審判；與個人的情形相同，它必須交付公認的法庭判決。利用武力以自衛固然是合理的事情，然而關於怎樣纔算自衛，這個國家不能單獨決定。

8. 各國應當承認世界已經變成一個經濟單元，而不能在每一個水洩不通的閘門之內進行一種單獨的經濟政策。

從美國的觀點看，又發生許多反對的意見，其主要者如下：

1. 僅次於宗教信仰，人類最深摯的精神感覺是愛國心。這些感情深伏在維持獨立的鬥爭和犧牲之中。它們含蓄着有建設性的理想、意志集中，以及一切信條；融滲於外國的混合體中，這一切便大受損害，或致活力銳減。將它們沉沒於一種新形式之中，並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體。

2. 美國近三百年來甚至對於其他民族的民主理想也非常隔膜。在某些民族中，階級政權還在苟延殘喘；在另一些民族中，民主政治只比寡頭政治略勝一籌。

3. 一向因遠隔重洋，而免為歐亞兩洲多年的摩擦和仇恨所波及，從此將大謬不然了。歐亞兩洲的問題曾流入美國的境內。

4. 某些其他民主國正累於無數萬種異族人民（例如非洲的「後裔」族）還有無數萬異族（例如印度和馬來亞的異族）的重大帝國主義問題。許多願意加入世界聯邦的民主國本身就含有不同的語文、理想和政治制度。

5. 在太上政府之下，美國成為少數，其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控制權結果會落在旁人手裏，美國的基本制度會不能確保。

6. 由一種遙遠的權力管理美國的對外關係、宣戰構和軍事事宜，將更使美國人民失去控制權。

7. 美國還有許多未解決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將為其他國家的多數所決定或左右。並且因為美國擁有主要的天然富源，遲早總會平分於其他國家，而使美國人民的生活標準一落千丈。

8. 只要美國不自暴自棄，美國的實力必能抵禦全球不受任何侵略者的攻擊；假如美國需要軍事的支持，便可與其他國家締造軍事同盟。

9. 因建立聯邦而引起的經濟動盪，在戰後民窮財盡的時節，決不能一易忍受。

10. 以民主的意識形態為基礎而建立這樣一個聯邦，過早會產生對抗的軍事同盟或基於別種意識形態的國際聯邦，將世界弄成龐大武裝壁壘的集團。

又有人以為單憑美國的意見，不足以產生這樣一個聯邦。必須是別的国家也想建立這個組織。有些計劃建議不列顛聯邦的分子在太上政府中可任獨立的會員。這個意見更值得多加思索，因為它無異於令其各分子忠於太上政府，而解散大英帝國；正如給予美國四十八邦以直接的會員國地位，而解散北美聯邦一樣。

站在英國的立場，西席爾爵士（Viscount Cecil）最馳名的國際法學者之一，在「一種精密的分析之中」（見所著：「偉大的實驗」——一九四一），堅決反對聯邦的意見，認為完全不適合大英帝國。

(8) 美國和平 Pax Americana

有些人士建議在世界上建立某種軍事指導，借用美國發言人的語句，便是：「美國應在今後百年期間警衛全世界。」或「美國民主政治應統治全世界」。——即是美國和平。

第二個觀念的必然目的，無論主張這種觀念的人士已否感到，總是一種主宰的美國；美國可以建立世界的衛戍軍，並管理外國的政務。懷抱這種思想的人士主張：

1. 美國必須以一種新式而較人道的支配權統治世界，這是它義不容辭的責任。
2. 傳統的和平締造與和平意志的樹立已告失敗，並且不合時宜。
3. 世界需要一種嶄新的締造和平的制度。
4. 美國會完全從理想方面締造和平，爲了有關民族的利益，爲了持久和平的建立。
5. 英帝國及其穩定世界的力量漸失價值；假如世界能有和平，另一國家必須出而統治世界。

6. 美國領導世界前進，足以增長世界的財富，而抵償戰爭的巨大消耗。

反對這些觀念的人士提出下列的意見：

1. 這與流行於德、意、日的「主宰種族」觀念毫無二致。
2. 這違反美國「自治」和「自決」的主張。
3. 這會表示一個「新羅馬」在長期處於交戰之中。
4. 各國縱然已經解除武裝，而在坦克和飛機之前一籌莫展，但在種族的靈魂深處還是力謀獨立。它們還會千方百計抵抗它們所認為的從屬和壓迫。
5. 對開化種族施行這樣的制度結局會使全世界聯合反抗美國——以二十萬萬人民反抗一萬三千萬美國人民。
6. 歷史一再表示：統治者君臨開化的國家（不論援用什麼名稱）必然會使統治民族喪失力量，而使被壓迫國家增強力量。
7. 美國人民對於這些龐大責任的觀念，一定會意見分歧；對於每一事業的管理，也會各行其是。

維持和平的方法

二九九

8. 假如美國突然代議政治的民主國，每隔四年政府改選一次，則全體選舉人可能會中途卸去些責任，即使不會脫卸也可以完成任務。

9. 假如美國處於主宰的地位，個人自由和代議政治的政治決不能長存於美國。

在這些計劃之中，有時提起在「羅馬和平」的軍事統治下的兩百年和平時期。然而，在這兩種局勢之中存在着有一種區別。羅馬人大部份是向野蠻民族推行和平和文明。應用於開化民族，便不是這麼一回事。而且，在這種制度之下，羅馬的代議政治確實日見衰落。

第十四章 議和的方法

考察了世界歷次的議和經驗之後，我們相信經驗顯示：當世界戰爭結束時，由幾十位政治家或外交家出席會議，維也納會議或九國會議一般，決不能妥當地締造和平。

跟隨着戰爭的停止，各種權力爭奪許多方面達於破壞的最高峰。因此，議和人士執行職

務，正是處於最不利的時會。經濟的壓力聲勢洶洶地要求媾和。加以利害關係的播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陰謀；因恐懼、仇恨與報復的白熱化而引起的危險；以及各國代表各懷心事，致理和議萬分複雜。上述種種趨向於毀滅和削弱有建設性的力量，而迫使採取只顧眼前和有破壞性的妥協辦法，毫未注意行動的基本力量。

我們不能遽以為締造和平的工作可以輕易而順利地進行。與前次一樣，這次締造和平的工作也將為混亂、騷動、戰爭、和憤怒所阻滯所破壞。我們應當準備迎接一榻更甚於一九一九年的艱苦時代。

在前次戰爭的終了，對於世界遭遇的無數問題曾有直接的正面攻擊。我們簽訂了休戰協定，繼之以包容一切的和平會議；數月以內，打算訂立一套條件解決所有懸案。對於這種解決的不妥當，殆無異議。

這些已往的經驗明白指示必須在更有利條件之下進行構和工作；使有破壞性的力量逐漸衰弛，而能從容思考與協議以解決遠大的問題。

不論將來的解決具有何等性質，我們確信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是：在戰爭告終以前，如勝利國家對於管理構和的方法，應有明晰而不含混的協訂。

我們建議對於構和的全部機構，應有一種新穎別緻的處理辦法。我們建議和平的締造應分三個階段：

第一，立刻解決不容羈延的某些問題。

第二，規定一段過渡時期以重建政治生活和經濟復興。

第三，劃出一段久暫不能立刻確定的時期，以解決需要感情冷靜、反覆審慎和詳細籌劃的遠大問題。

關於急迫解決的問題，我們列舉如下：

1. 對於全世界的復員和減縮軍備，必須立刻採取行動。

2. 美國對於「自決」和「恢復主權」的誓約會慫恿或獎勵比在前次戰爭之後產生更多數的獨立國家。它們必須建立實際的 (De Facto) 政府以維持秩序，以恢復國

家的生活。爲早日達成這些目的，我們必須立刻指定這些國家，並應毫無遲延地依據經驗決定其臨時疆界。

3. 一切恢復主權的國家應立即召集民選的議會團體，重建實際的政府，以它爲惟一的基礎而批准和議，而合作解決遠大的問題。

4. 立刻廢除封鎖；並在恢復自由企業以前立刻經過政府的合作行動，供給信用、糧食和原料，以應付飢荒、瘟疫和重行着手工業生產的問題。

5. 有人建議不在一般的和會中解決遠大的問題，而將它們交付一連串的單獨國際委員會處理；於政治和經濟的生活開始復興，有破壞性的感情逐漸冷靜之後，再行提出結論。因此，凡爾賽之類的會議，及其感情用事、宣傳、集團的高壓、以及各政府朋比爲好的環境，得以完全避免。

應以這種方法處理的問題如下：

繼帝國分裂和獨立國家興起以後，應準備建立落後民族的政府。

2. 研究包含於持久和平中的國際貿易的遠大經濟問題。

3. 解決或因依據經驗劃定疆界而起的衝突。在劃定這些疆界時，應在決定之中實現和平變更的原則。

4. 組織委員會調整各國間債務、解決私有財產制問題、以及戰後的損害賠償。

5. 建立國際機構以維持和平。

不論在未來如何決定維持和平和公共秩序，我們相信當恢復政治秩序、復興經濟，以及解決遠大問題的過渡時期，勝利國不得不以軍事力量維持世界秩序。

此次戰爭是三百年來最可怕的一次戰爭，其目的在於締造持久和平。首先，我們必須爭取戰爭的勝利。然而假如我們不會預爲籌劃，我們不能贏得持久和平。只有經過周詳而自由的公開研討和冷靜的解剖與分析，我們總能籌劃持久和平的建立。

歷史家能夠研討促成西方文明史上頭兩次大亂的各種推動力如何生存發展（在一六四八年和一八一五年兩次和約簽訂以後，世界性的戰爭停止了一個短時期）。他們能夠估計在

當時活動着的諸種力量的比重，我們知道新的形式的確出現於世界。然而我們却還正當第三次動亂戰鬥方酣的時候。

四百年前隨着文藝復興而開創了一個人類自由勃興和經濟的唯物主義的時期，一直綿延到這一次戰爭；這個時代也許目前正在轉變的危機之中。另一種概念或將發生。我們知道不論出現怎樣的形式，這七種動力一定會參與塑造這世界的工作。即便我們會投入人類文明的另一時代，我們還是需要和平。這一次，我們應當這樣地樹立和平的基礎，使有破壞性的力量都被削弱；否則，我們所建築以維持和平的機構依然要坍塌的。

在締造這次和平的時候，人類的領袖應當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去紮創傷、恢復信念，並以新的希望昭示世人。

謹錄華盛頓指示聯邦會議的訓詞，借作本書的結語：

勉勵我們的心智和忠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持久和平問題

附

錄

附 錄

爲便利參考起見，著者將國際聯盟的主要及次要成功與失敗，列成一覽表。國聯二十年來的大事並不總能嚴格劃分。

例如，在防止戰爭方面，約有六十件糾紛提交國際聯盟。其中某些是由和約交付國聯解決；某些是由會員國提交；某些則是由大使會議移交下來的。這些案件在性質與重要性方面大相懸殊；對於其中的許多案件，都難於決定國聯處置的確切範圍與效果。

在有些情形之下，確能在戰鬥業經開始而終於停止了戰爭（一九二一年巨哥斯拉夫與亞爾巴尼亞；一九二五年希臘與保加利亞；一九二四——二六年土耳其與伊拉克；一九二二年哥倫比亞與祕魯）。在另一些情形之下，我們同時發見國聯的成功與失敗。以歐戰後事作例，一方面國聯固然停止了立陶宛與波蘭之間的戰爭，然而却長久不能結束兩國間的爭執，重新兩國的良好關係。還有另一些案件，國聯並沒有什麼有效的處置，而糾紛率由

消除。有時各國感覺國聯不加以干涉反而產生長期的結果，而使爭議逐漸平息，任何一方都可不去面子。這足以表明嚴格的劃分實在萬分困難。

二、除開解決戰爭和維持和平以外，國聯在不屬於政治的活動方面，也有許多的成敗。這裏面也括種種的問題，如裁軍、財政建設、救濟難民，以及衛生與社會問題。這些事件也許更不容易加以劃分。因此，下列各表只限於國聯對於防止戰爭和維持和平的致力；而且只能作為國聯在這兩方面事業的近似的輪廓。每一位讀者依然可以自行劃分和估計。

1. 主要的成功

摩蘇爾糾紛，一九二四——二六。——國聯事業中值得讚賞的一件事。

土耳其（非國聯會員）與英國（代表伊拉克）之間的糾紛。——國聯理事會停止了雙方的戰鬥，而令業已越境的土耳其隊伍終於撤退。國聯劃定了臨時疆界，派遣有關查團；永久法庭也開了庭。與雙方非正式協商以後，國聯的判決見於一九二六年的

安卡拉條約（Treaty of Ankara）。

2. 主要的失敗

意希事件——一九三三年侵佔科府 (Corfu)。代表大使會議勘定希臘與亞爾巴尼亞間的疆界線的意大利人被殺。意大利發出哀的美敦書，砲轟並且侵佔了科府。希臘向國聯呼籲。意大利拒絕了理事會的仲裁建議，同意由大使會議調解。理事會衷心國聯的分裂，小心地對付意大利，並不積極令意大利承認罪咎而支付損害賠償。

中日事件，一九三一——三三。東三省的中國當局與日本護路駐屯軍發生摩擦，結果日本進攻並且侵佔幾個城市（一九三一年）。中國向國聯呼籲。正當國聯籌議解決辦法時，日本侵佔全部東三省；成立了「滿洲國」的傀儡政府；侵犯上海；佔據了其他地點。日本拒絕一切和平的解決；並因大會決議視之為侵略國，退出了國聯。

意愛 (Ethiopia) 事件，一九三五——三六。一九三四年年底，在瓦爾瓦爾發生邊境事件，意大利要求賠償。愛西屋皮亞向國聯呼籲。意大利伴允協議；因知列強意見分歧，而準備開戰。意大利發動戰爭。不願國聯的制裁，它一直戰至勝利的時候。

五、次要的成功

奧蘭羣島問題的解決，一九二〇——二二。——芬蘭與瑞典間發生衝突，結果接受了國聯委員會的決定。

波立（陶宛）糾紛，一九二〇——波蘭在一九二〇年侵佔維爾諾，國聯防止武裝衝突的擴大。

亞巨戰爭（Albania-Yugoslav War），一九二一——二四——在理事會經濟封鎖的威脅之下，兩國停止戰爭。國聯跟着另有幾種建設事業，如保健組織和振濟災荒。喬佛茨諾事件（Jaworzno），一九二二——二四——波蘭與捷克發生邊境的糾紛。

理事會諮詢國際永久法庭以後，作成決定，雙方都予接受。

匈牙利與捷克之間在一九二三年發生薩爾九他建（Salzöbrian）的邊境糾紛。

匈牙利與奧地利之間在一九二三年發生布根蘭（Burgenland）的邊境紛糾。

4. 次要的失敗

波立糾紛，一九二〇——國聯雖然能夠防止戰爭的擴大，它不能使兩國歸於和好，而結束爭執。

東加內尼亞事件 (Eastern Karelia)，一九二一——二二——芬蘭與蘇俄關於多帕條約 (Dorpat Treaty) 發生爭執。蘇俄拒絕其徵詢永久法庭的意見，國聯宣告失敗。

巨哥斯拉夫與匈牙利之間在一九二三年發生茂爾 (Maur) 領土的疆界問題。

巴拉圭與玻利維亞之間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六年發生察科 (Chaco) 糾紛。國聯的和解和扣留軍火都歸失敗；巴拉圭終於退出國聯。嗣後終於一九三六年在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 美洲諸邦會議中得到解決。

5. 歐洲數強國在國聯以外的圖謀和平的行動。

一九二〇年四月。協約國舉行聖勒摩會議處理各項問題；其中之一是德國請求修改條約的一部份，遭受了各國的拒絕。決定移交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解決阜姆問題 (Fiume)。

持久和平問題

三二二

me)。

一九二〇年六月。協約國舉行亥司 (Hythe) 及布倫 (Boulogne) 會議解決近東問題。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訂立條約更改凡爾賽條約關於達爾馬提亞半島的規定。

一九二二年五月。協約國舉行熱那亞 (Genoa) 會議，解決於俄國問題；因法國的反對而不能成立協定。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國舉行華盛頓海軍會議之遠東問題會。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臘與土耳其舉行洛桑和會。此次會議毫無結果。

一九二三年七月。舉行第二次洛桑會議。各主要國家締造了土希間的和平。

一九二五年十月。英法德意四國洛加諾會議，解決各項問題。

一九二六年六月。美、英、日在日內瓦舉行海軍會議。

一九二八年一月。凱洛格——白里安條約簽訂。

一九二九年二月。俄、波、羅馬尼亞、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等國在莫斯科簽訂廢除戰爭的協定。

一九三〇年一月。美、英、法、意、日五國舉行倫敦海軍會議。

一九三一年七月。歐洲國家同意胡佛總統對於各國間債務展緩付款的建議。

一九三一年八月。主要國家同意胡佛總統對於所有德國私訂國際契約訂立休止協定的建議。

一九三二年十月。英、法、德、意訂立四國公約。

一九三三年七月。依照胡佛總統的建議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處理穩定通貨及貿易壁壘等問題；旋因羅斯福總統致函該會議表示否決，遂致不得通過。

一九三七年一月。英意關於地中海及西班牙事項的利益，訂立協定。

一九三七年四月。英國承認意大利對愛西屋皮亞的統治權。

一九三八年九月。德、法、英、意締訂慕尼黑協定，承認德國佔領蘇德台區。
C. 在國聯以外締結的軍事同盟，或互不侵犯協定，或彼此保證邊境的安全。

一九一九年六月。英、法、美三國訂立防守條約（美國未予批准）。

一九二〇年八月。捷克與瓦希斯拉夫締造軍事同盟，隨後又將羅馬尼亞包括在內
即法國所促成的所謂「小協約」。

一九二一年二月。波法締結軍事同盟。

一九二一年三月。波蘭與羅馬尼亞訂立攻守條約。

一九二二年三月。波蘭與波羅的海諸邦締結軍事同盟。

一九二二年四月。德俄在刺刺羅（Raddaplo）簽訂同盟條約。

一九二四年一月。法國與捷克締結軍事同盟。

一九二五年十月。法捷及法波廣續締結軍事同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俄土締造同盟。

一九二六年四月。伊朗、土耳其、阿富汗訂立互助協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法國與巨哥斯拉夫訂立友好條約。

一九三三年七月。羅馬尼亞與俄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

一九三四年一月。德波訂立互不侵犯協定——表示實際廢除前此與法國締結的同盟。

一九三四年二月。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巨哥斯拉夫訂立巴爾幹公約，彼此保證邊境的安全。這其實是有限制的軍事同盟。

一九三四年三月。意、奧、匈締造法西斯集團，與「小協商」相對抗。訂立羅馬續定書。

一九三四年六月。羅馬尼亞、波蘭、俄國訂立協定，彼此保證邊境的安全。

一九三四年九月。波羅的海諸邦間締結防守同盟。

一九三五年一月。法意訂立協定，在德尚有所舉動時，保障非洲的利益。彼此合作。

一九三五年四月。關於德意協定。三月違犯了凡爾賽條約的裁軍條約，英、法、意舉

行斯特銳沙 (Stresa) 會議，組成統一陣線。

一九三五年五月。法俄締結軍事同盟。

一九三五年五月。俄捷訂立軍事互助協定。

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國單獨與德國簽訂一種海軍協定，減輕凡爾賽條約的嚴厲性。法國力持抗議。

一九三六年十月。比利時廢棄在戰時與法國締結的軍事同盟，德政府保證比利時不受侵犯。

一九三六年十月。德意締結軍事同盟——「軸心」。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意日訂立反共協約。日本實際加入軸心。

一九三七年三月。意大利與巨哥斯拉夫訂立互不侵犯及互相保證條約。

一九三七年七月。土耳其、伊拉克、伊朗、阿富汗訂立互不侵犯協定。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國舉行尼恩 (Nyon) 會議，環繞西班牙建立巡邏地帶。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俄波續訂互不侵犯協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德法訂約互保其邊境的安全。

一九三九年三月。英、法、波、締結軍事同盟，訂立互助協定。

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加入軸心，簽訂反共協定。

一九三九年四月。英法契約廷及羅馬尼亞與希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丹麥、愛沙尼亞、拉特維亞與德簽訂互不侵犯協定。

一九三九年五月。英、法、波、立訂立互助協定。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俄簽訂互不侵犯協定。

國際聯盟所遭遇的暴行。

對於下列的暴行，國聯未加處置：

一九二〇年四月。俄波發生戰爭。

一九二〇年六月。希臘對土耳其作戰。

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塞里高斯基將軍 (General Zeligowski) 主持之下，維爾諾發生大政變。

一九二二年三月，法軍進佔某幾個德國城市。

一九二一年十月。土耳其對亞美尼亞共和國作戰，併吞了亞美尼亞。

一九二二年三月。阜姆發生大政變，推翻了獨立政府，並將阜姆併於意大利。在波蘭的科房迪 (Kofentz) 領領之下，上西內西亞 (Upper Silesia) 發生大政變。

不願世界的公論而侵佔領土。

一九二三年一月。法比侵犯魯爾。(Ruhr)。英國拒絕參與其事。

一九三三年一月。意大利違犯裁軍條約的規定，以軍火運往匈牙利。

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廢棄凡爾賽條約的裁軍條款。

一九三六年三月。德國違犯凡爾賽條約及羅加洛條約，重佔萊茵區 (Rhineland)。

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給予西班牙的佛朗哥以軍事的援助。蘇俄則以軍事援助給

共和政府。法國佈置了一種不干涉條約，却任意被違犯。

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併吞奧國。

一九三八年十月。波蘭奪去捷克的某幾省。

一九三九年三月。波蘭進攻立陶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匈牙利侵犯並併吞卡爾巴許——烏克蘭(Carpatho-ukraine)

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併吞捷克。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併吞麥美爾(Memel)。

一九三九年四月。意大利侵犯並併吞亞爾巴尼亞。

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國進攻波蘭。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對德宣戰。

持久和平問題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胡佛
吉卜生 著
彭榮仁 譯

美國急須以全力建樹持久的和平。姑無論戰前我們以爲如何才是美國爲維持和平所應遵循的最好途徑，我們現在却已經在從事戰爭。我們無法避免物質的損失和寶貴生命的死亡。既徑遵循這條途徑，便只有一種補償的方法——即是：把握一個機會創造某種世界局勢；在這種局勢之下，世人能夠安居樂業，免却軍火的負擔和戰爭的威脅。

締造和平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二個最偉大任務。第一個是絕對的軍事勝利，因爲任何程度的妥協立刻會毀滅持久解決的一切希望。

我們有一個空前優越的機會建立持久和平。然而只有一個方法着手。我們應當審慎地尋求諸種困難，體會它們，並且依據經驗而研討如何處理它們。假如我們聰明地，果敢

地，現實地從事這件工作，我們可以希望建立持久的和平。

在第一篇論文中，我們將研討使和平的締造能收成效的第一要件，即是從知識方面和精神方面研究它。

在第二篇論文中，我們將建議一種新穎確切的方法，使世界由戰爭轉向和平，並且轉向一個終極的「世界組織」以維持和平，藉供美國人士的思考。

在第三篇論文中，我們將討論特殊問題和爭端之解決；假如我們要消除戰爭的起因，而使維持和平的「世界組織」得以建立，這些問題和爭端必須在過渡時期得到有效的解決。

在第四篇論文中，我們將研討維持和平的「世界組織」的特殊計劃及其限制，並探討現實與理想的聯合經驗所昭示我們為實現持久和平所應採取的行徑。

從知識方面和精神方面研究和平問題，我們是處理夢想，理想和現實。

見解各異的人士都在參與研討和平的締造。有一班人痛感戰爭的無限愁苦，他們昧於

人類的經驗，經常追求某種幻術，某種神祕的法則，或者某種特效藥方，治療人類的最大災難。美國人民每爲報紙標題，口號和電影說明書所左右；它們以某種萬應藥方迷惑人民，並使人民相信可走捷徑。在許多人看起來，計劃一個世界組織，是可以容許想像馳騁的場合。它確實是一個運動場，他們可以把竹管蘸着人類憎惡的肥皂水，吹起巨大的肥皂泡。我們可以憑藉自己，這些紅色的圓球會和緩時代的慘劇，並且這些肥皂泡會在飛升天空以前自行爆裂。

這一類見解的起源大半是假定在砲火停止放射的一刹那，世界社會洋溢着芬芳和光明。我們所應當致力的只是想出一個偉大的世界計劃，以維持和平，以促進世界福利，於是一切便已妥當。

假如是這樣輕而易舉，人類早就解決了他們最可怕與最艱難的問題。

另一班人是比較有志向的理想家；對於他們的夢想，我們決不能加以嗤笑。沒有夢想，人類也許永不能脫離蒙昧的狀態。然而假如要把他們的計劃寫成正式文書，我們必須

將這些計劃浸入嚴刻的現實主義的溶液之中。

單邊犬儒式的現實主義，而毫無理想存乎其間，和平也不能蒞臨人間；正如唸咒似的專喊激動感情的口號，也不能招致和平一樣。我們不能採殺理想主義在和平問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人們常說美國今天正從事自衛戰爭，因為我們（指美國人，以下同——譯者）曾為敵人所攻擊。這是不符事實的，真相並非如此。這種說法對於我們的動機和我們已行的行為都未能盡會。這是美國的第二次十字軍，目的在於擴展世界上自由與安全的境界。假如我們準備犧牲中國，假如我們不會出頭把歐洲從軍事侵略中拯救出來，我們不致於在珍珠島遭受打擊。憑藉現代化的武器，無疑地，我們可以保護自己不受任何侵犯。當有人苛責我們不會儘量幫助甲國或乙國的時候，我們希望他們記取上述的事實。

我們具有鞭身教徒（十三四世紀歐洲流行之一派宗教徒，以為自己鞭笞與洗禮性餐禮有同等之功德——譯者）的特性，常常以凡事歸咎本國的權宜辦法，使世界問題單純化。

正因為美國國傑出人才能使我國從自己的土壤和勤勞之中鑿於富強，我們似乎委曲了某些人。不論世間發生什麼災難，我們總不能辭其咎。他們抱胸頓足，向世人聲訴我們的不是。假如國際聯盟無法維持和平，原因是我們不會參加——這是不正確的。假如在遠東發生戰事，原因是我們的政府不肯與英法合作抑壓日本——這也是不正確的。概括地說，他們的態度是說如這一次世界大戰把我們捲入漩渦，那是因為我們一向不曾寬盡厥職。假如外國人士並不察明事實而無辜不能體諒我國，却一味聲訴我們的援助尚有未足，美國國內評論家會遠然同意於外國的聲訴，而造出一種自責的空氣。總之，這班人士的熱忱却為他們對於事實的隔膜所沖銷。

這種觀念不僅將美 弄成一種淒慘的景象，呈現於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眼前；並削弱了美國獨立和平基礎的力量。

我們確是一個具有十字軍精神的民族。我們已在第一次十字軍時獲得軍事的勝利。而在凡爾賽我們却喪失了威爾遜總統的大部份「原則」。

持久和平問題

三二六

恪守我們的理想

我們還是要爭取軍事的勝利。不過這只是鑒於持久和平的中途。這一次戰爭取和平，美國必須首先更深刻地了解我們行將遭遇的諸種嚴刻現實。依據前次的經驗，其中許多在今天益形顯著。

合乎現實的研討不但可有成功的最大希望，而且足以避免真正的危險。假如我們示人以不能實現的希望，必然會發生一種幻滅；而幻滅無異於孤立主義。

第一個現實是：我們的首要目的是消弭戰爭和戰爭的威脅。

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說，除開那些恬惡不悛的吹肥皂泡的人以外）我們有許多非常構想的事物，使世界在道德方面、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臻於完善，然而我們不能希冀現在就能成功。我們應當集中精神追求可望成就的事情，那就是和平；我們決不能爲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虛耗精力或開始意見分歧。

有某些關於國際生活的美國理想，我們如果拋棄了它們，便是不忠於我們自己的精神。

基礎。其中的一個是：每個具有政治能力的民族應有自治的權利。這種信念是與美國的生
存而俱來的。我們一直在擁護這種權利。自從立國以來，我們對於每個爭取獨立的民族都
會寄予同情。門羅主義便可以說明這個事實。我們從事美西戰爭，使古巴和菲島獲得自
由。這是我們歷次戰爭中首要目標之一。在這次戰爭中，我們也曾宣示過一個目標，使
主權被剝奪的國家重享主權。我們的民族良知，我們的民族理想，我們的國策，我們或
將為之犧牲的子孫，決不許可我們拋棄這個目標。

我們還有其他的民族理想，其中包括三民主義政治，不可割讓的民權，個人的尊嚴等等。
我們不能企圖向其他民族推行這些權利，因為各民族既然享有自治權，它們當然也有權自
行決定其生活方式。無論如何，個人自由不能靠槍砲而推行。謬誤的觀念不能由戰爭或條
約而糾正。個人自由不像甘霖似的天降。它必須生長於人類的心靈和精神之中。不
過在共助一民族獲得自治的時候，我們為他們開闢了發揚個人自由的門戶。雖然我們並
不企圖向其他民族推行權利宣言，在我們的國境之內，我們還是應當同等堅決地擁護它，

假如我們打算維持一道光明以解救人類。

我們應當將我們的心志盡瘁於持久和平，而不在於推廣我們的意識形態。

我們應當立定決心讓各國政府及其社會制度自行其是，並不為我們的意識所左右。第二次戰爭中，在聯合國方面，各國制度便大有差別。假定世界上有不少的民族是我們所認為的民主國家，或者不久或將成為民主國家，這是一種危險的謬論。儘管我們恪守我們自己的理想，我們絕對能與並未採取我們的意識形態的國家共事。我們總得共同生存共同相處於這個世界。事實上，當我們到國後五十年間，我們差不多是在帝王或獨裁者壟中的唯一共和國。大部份時間，我們都努力謀與他們和平相處。

某些國家當然比較其他國家易於與我們合作，我們應當分別情形訂立計劃。遇事以誠相見會使我們免除許多煩惱。

在一切精神的情感之中，愛國心是最深摯的一個。各民族矜誇着他們的傳統，他們的江山，他們的英雄，他們的功蹟，他們會不顧生死以保持他們的祭壇和獨立。他們的國

徽、國旗、國歌鼓舞他們奮勇作戰；他們對於祖國的忠誠可以在損害當爾、死亡臨頭的候安慰他們。民族主義的激發總發出之於戰爭的火燄。在這次戰爭之中，我們已經見到蘇聯人民、蘇聯國際主義的信條，而為「神聖俄國的國土」犧牲了無數萬生命。

我們確信由於民族的傳統，俄英兩國對於任何約定，凡足以影響其主權或行動獨立，或控制其國內經濟政治生活的，都會懷着冷漠的態度。我們勝取斷言美國人民不會尤。

我們相信現實昭示世人在和平計劃中必須着重「合作」或各獨立民族的共同或統一行動，而不應當着重「太上政府」。

我們美國人民濫用一些響亮的口號，其意義是：

「美國將締造和平」。「美國將禦衛世界」。「美國將領導世界」。「美國不能獨自從事這些工作。其他的主要國家不會自己落後。在通力合作之中，美國必將完成一種重大的使命。少了我們的幫助，勝利與和平無一可以成就。合作便是獲得勝利與和平的途徑。

各國都爲自己打算

現實叫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大多數其他國家會在談和時力爭自己民族的利益。在大陸上，我們已經享受了生活的安適，這是在別的地方不能輕易享到的；我們決不必爲投括別國的財富而戰爭。在美國以外的大多數國家，即使當太平時節，人民的士氣已經再受困難。戰爭使這些國家更加貧困，結果它們的國策不得不盡量爲人民爭取經濟的或其他的利益。我們認爲是自私的，他們却認爲是正當的利益。我們也有正當的利益，必須加以維護。

我們另有一種思想的傾向，必須加以糾正。它起源於我們凡事單純化的癖好。人人都不知道從交通的便利方面看，世界已經縮小了一範圍。飛行到墨爾本和加爾各答，比乘火車前往我們本國各部，還要來得近便。無線電使觀衆的傳播普及而迅速。然而假如我們由此假定從政治和社會的，或思想的和宗教的前途來看，我們此刻已有一個統一的世界，那還差得遠哩！

許多人天真地假定因為亞洲恰恰翻過地平線，西方和東方思想可以標準化；或者假定亞洲的香民深渴望採取我們的生活方式，高興做照美國的模式建造一個新世界。

這種的信念極有趣味，可惜並不正確。我們自己可以測驗出來。我們是否準備採取東方的哲學、宗教、經濟的改革或生活方式，為的是使我們更易於知道他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

事實是世界依然是個老樣。我們，算把運輸和交通的改革曲解為全世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簡直是自己愚弄自己。儘管飛機會遍滿天空，無線電廣播和善意的語言會遍滿大地，人類生活依然如故；中國人，意大利人，美國人，阿剌伯人和瑞典人還是從前的模樣。不論思想怎樣騙人，世界不會變成一座大鏡像。假如我們的出發點是假死無線電和飛機已經把我們化為一個世界，我們不會成就持久和平；因為假如真是這樣，我們應當沒有締造持久和平的問題了。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美國人已經向受害受難的人們提出偉大的世界希望和計諾：我們

一定要勾結強國和生產力和資源，而使他們的生產力的十分舒適安寧。關於我國資源的現實情況和戰後強國的可能局勢，需要我們言詞謹慎。其他許多希望，在旁的民族看起來，只是我們一方面的事業和職責。

以宣傳工作刺激世人對於敵國全體人民帶着戰爭的仇恨，實在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對於殘暴和屈辱表示道義上的憤怒，是道義行動的一們正當根據。然而故意造作的仇恨却是一種歇斯的里亞症。它既不是鞭子的符號，也不是勇敢的標記。它不能分辨無辜人民與應受懲罰的敵國領袖。這類一概仇視的宣傳造成了敵國全體人民的絕望心理，而使戰爭延續下去。

仇恨對於我國國民的真正熱忱毫無補益。它廢棄了判斷力，刺激了各國的暴燥舉動。前線的官兵沒有這樣的歇斯的里亞症。像他們一樣，後方人民假如能持之以冷靜的態度，一定會有更持久的決心。戰爭仇恨是人心向毒惡傳染病，它不僅向着敵人發洩。遲早它會在他們本國人民之間激起不相容和暴行。它所引起的國際損害是使持久和平在其驅使之下

不能成就，這樣的歇斯底里症也許可以表示軍事領袖的戰爭恐慌；不過總有一天它會妨礙和平的營造。兩次大戰以後，英法領袖因激起人民對於德國的仇恨纔能被選，於是他們締造持久和平的方量，爲滅削・三百年來我們遠離了深淵，在歐亞兩洲的種族傳統之中，恐懼、危險和宿恨，一百五十年來我們不須恐懼鄰國，不會遭受他國侵略，不會遭受他國的委曲。在這次戰爭的火焰之中，這些仇恨一定了因探取惡劣的舉動而趨強烈。假如我們保持一種客觀態度，上述種種是些愚光遠大的政治家所應共有的，我們還是對於世界有大貢獻。

關於戰爭的起因，我們也用客觀態度。

這次戰爭一般戰爭的起因，已不是一篇過分單純化的趨勢。即如世人假定戰爭是惡人或乖戾國家所造出來的，只要結實地責打他們一頓，戰爭便會停止。若干年前，作者與從前的許多人一樣，着手探求已往戰爭的起因是什麼，和平爲什麼總比這樣刺不休多，能夠期許持久和平的是些什麼。以現實的態度探求真象，我們不覺得有這一結論：戰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持久和平問題

三三四

爭不是幾個單純原因的結果，而是起源於久遠以諸種動力的交互作用。這些動力的力量程度各有參差。這些有破壞性的動力可分意識壓力、經濟壓力、過火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黷武主義，以及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除非我們果敢的對付這些力量，我們不能建立和平。

通達持久和平的大道

經驗與理想化的現實主義同樣大大幫助我們發現維持和平的方法。一百五十年來，我們世界三度陷於全面戰爭和騷亂。世界曾經兩次企圖締造「公正的」和平，建樹維持和平的「組織」。從這些經驗之中，混雜着有關各種族的傳統觀念，我們可以得對所最需要的解決方法——現實主義。假如我們不把這個混合物加以化會，並且善為利用，我們不能達到持久和平。

假如我們開闢通達持久和平的大道，經驗便是我們的嚮導。這一條大道一定會給予我們以一條路徑，經過遍佈澤沼和懸崖的原野，讓我們的十字軍邁步前進。

善惡都不能由這次戰爭加以剷除。觀念容或更易，然而人性不會有巨大的變化。我們必須警覺，不能夢裏乾坤。

二

由於世界已在締造和平的方法，世界已有一些慘痛的生死和幻滅。整個和平問題需要一番新的研討。不過在提供這一類的建議以前，我們應當以現實的態度和態度來獲得戰事的勝利以後，我們馬上會遭遇的局勢。

砲火一停，恐懼的重荷立刻會從人們的心頭卸下來，對於未來的巨大希望也隨着因此物興。然而不久之後，世界又會顯現一幅荒蕪景象。戰死者因受屈辱而感憤懣，於是提高了仇恨與報復的情緒。仇恨與報復會增長懲罰敵人的自發慾望。

世界上將有無數萬患病、殘廢和失去父母的人民，他們需要撫養。在兩年遠境外的每個國家都將不存於凍餒。

每個國家都將民窮財盡，無數萬家庭被毀壞，無數萬噸船舶被沉沒。我們的工廠將大

爲損毀。我們應當把武器的大量生產化爲犁頭的大量生產。在過渡時期，無數萬人民將無業可就，而要求職業。每個國家都將負擔巨債，恢復國民生活的財政問題一定是非消滅重。人民要求解決戰時的限制、紀律和負擔，於是上述的種種困難更見強烈。

當敵人被解除武裝，他們的軍隊一一撤退到明天，世界的政治局將是怎樣了今天，大約有三十三國在跟軸心或軸心的一部分作戰。軸心軍隊蹂躪了四百萬聯合國家街人民。軸心軍隊佔領了十二個聯合國家的領土。我們已經保證這些國家恢復主權。當和平來臨，這些國家會立刻樹立一個政府。它們要建立軍隊。它們要擴張其政治的疆界。英、法、荷蘭將恢復對於其遠東殖民地的宗主權。

再談歐國討論，它們會立刻爆發另一種的革命，因爲它們的現狀預進行將下官。

我們的弟兄，和每一國軍隊的弟兄，當敵軍一被解除武裝，馬上會嚷着重歸故土。他責任在每一國度的父母妻子一定要求迅速把他們調回家鄉。當他們凱旋歸國，他們會依靠他們的勞役和犧牲，要求恢復原來的生活狀況。他們會發出正當的呼號。他們也不願意

體回家來眼看祖國的物資和權利在讓和中飽受犧牲，不管我們是否情願。

在希望、痛苦、屈辱、糜爛、仇恨、和理想主義的混亂局面之下，我們必須建立和平。這許多國家個個曾指派代表參與議和。在他們的頭上，一定激揚着民族主義的精神。他們的代表一定說法儘量。其貧困和苦難的人民爭取政治和經濟的利益。貪婪、傲慢、詭譎的舊式外交也將列席其間。

各國人民會噴着要即恢復並重建國民生計。他們要求趕忙，更趕忙。

戰火剛剛停止，世界戰爭所引起的衰頹和憤怒情緒在多方面都已到達頂點。議和代表着手重建世界，這是最不利的時刻。

一九一八年的情勢曾是如此。我們又曾遭遇這樣的勢。

這次戰後當勝利接踵而來，我們應當又與盟邦合力歷經這一切衝突的力量，把世界導又天國。

在這裏，我們應當聽這經驗的呼喚。我們必須絕對避免凡爾賽的失敗。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那一次，約略四十個國家與其成千上萬的老練外交家，聚集於一次六個星期的會。本文作者親歷其境，很可以追述當時所發生的情形。

休戰時期繼續了九個星期的月份。當那時期，千萬的外交家聚集在巴黎，在下面的會議；他們辯論着，努力解決關於世界的重大問題。此後，關於持久和平的長久的猶豫時期。每天我們都目睹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強國保護等等的爭論。在國際外交界使之下才都活動。我們見到自私、理想、人情和野心等等。在會中，我們也見到「隱身會場」。

聚集這一切利害關係於一堂，是以加增衝突，製造新的衝突。它造成許多陰謀的計劃。要是一個時期以內解決日來個問題，而去結算營私和互相報復而暗中活動的更好機會。全世界都要急忙從事，否則建立新秩序的基礎便會整個塌下。

勝利國會經期許世人以公開訂立的公開條約，在任何計劃之下，我們都不能急忙從事。我們來不及使世界的各民族明瞭每一個錯綜奧妙的問題。因此，每一項解決始則成

祕密爭論的問題，終而妥協了事。

精神的力量歸於失敗

我們眼見和會淪為爭奪權力之戰鬥。理想主義和正義之精神力量漸被摧殘。臨了，讓和正作為陰謀、權力的政治和衝突的洪瓦斯沖激，而毀壞於有破壞性的妥協的泥濘之中；以及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的權石之上了。

當冗長的磋商時期，世界經濟的時鐘逐漸遲慢下去。休戰時期並不會助長恢復道德和復興經濟的計畫，反而延遲了。這和經濟的衰頹。正當人類對於未來自覺著其開始振揚，延遲組織又使此種希望歸於幻滅。

我們決不能時時答覆前題總統。我們也不應當忘記和會中不乏德幹和英勇的人物。由於他們的奮鬥，他們值身即被毀時，不應受人批評。然而他們為和會發出的力量所屈倒，而且受了國內感情狂潮之慾望的支配。

世界各民衆不大懂得在同一期間且在匆忙之中，決難解決這麼許多問題。當他們明白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了匆忙和妥協造成怎樣的結果，他們遷怒於和會所作的解決。這種結果在世界各國惹起了一種孤立主義。

前次戰後，美國毫無準備地出席凡爾賽和會。在全部作戰時期，我們聽說和平問題的研討足以擾亂戰鬥情緒，我們宜乎首先擊潰德國，以後還有充分時間解決和平的問題。然而時不我予。雖然我們隨帶崇高的目的出席凡爾賽和會，我們絲毫沒有準備，以致不能制定實現這些目的實際條件。我們不曾獲得和平、自由、或安全。

速作準備獲得我們所爭取的事物，這是最緊要的。誠然，假如我們能夠制訂許多方法，我們可能實現我們的目的；假此我們能與盟國共同制訂開明的計劃，很可能在敵國境內開闢第二戰場，使戰爭的勝利早日來臨。

全部經驗中的第一個教訓就是我們需要準備。議和需要與作戰同等充分的準備。這種準備並不是單由某些人擬定現實的計劃。假如不能開悉公共輿論，一旦人民大夢方醒而有執拗的反應，便會發生誤解和反叛的危險。

積已往的一切經驗，我們悟到必須對議和的方法和機構作一番完全新穎的研討。事實，和平的締造包括三個部分：

1. 締造和平的機構。

2. 政治、經濟、軍事及其他的迅速解決，以鞏固世界秩序。

3. 在這些解決之上建立永久機構或「世界組織」，用以保持和平。

我們首先與引伸並且竭力提供我們早先對於締和方法 and 機構的建議。

爲了避免重蹈凡爾賽陷入浮沙的覆轍，我們建議世界不應當再經過一段休戰時期，或者再召開一次一般性的和平會議。我們建議締和工作應當分在兩個階段完成。

迅速而「有條件的」和平

對於第一階段，我們建議再不照例施用軍事的「休戰」，而致延誤政治和經濟的恢復；我們要締造一種迅速而「有條件的」和平，不但包容停止戰鬥的休戰條款，並且可以迅速解決我們行將論及的緊急問題，以及可在戰爭終止以前訂立協定的問題。由此可以根

持久和平問題

三四二

本段除休戰時期，而在惡勢力能夠作祟之前，這種「有條件的」和平立刻開始活動。

對於第三階段，我們建議再不召開一種一般性的和平會議；我們應當劃定一段過渡時期，由我們的區域會議或特種委員會協商遠大問題。這一解決應以永遠削弱引起戰爭的諸種動力為方針，為「實謀政治的穩定、經濟的復興、感情的冷靜、妥善的協議，為更大的漸趨實際解決，我們需要這一段過渡時期。

總之，我們建議對於這類的和平問題應有一種新的探討——不單是對於和平的設想，在觀念上也應前進一步。我們建議在停戰以前的某個時候，幾個主要的聯合國家應該經過全體聯合國的協定，組織「和平的受委託者」，或「和平的攝政者」，或「和平的領袖」，領導世界各國由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時期。它們成爲一種攝政者，扶植稚弱的和平。它們的任務是維持秩序，恢復國際公法，逐漸解決遠大的問題，最後再樹立某種「世界組織」代替它們維持和平。之後，它們建議其職權的性質和限制。

領導世界的義務

這類「受委託者」的任期可以限於「有條件的」和平之後五年或十年，而且可以更換。當過渡時期，我們能正結不可廢止的約束以前，更了解未來世事的形態。

事實上，領導世界的義務一定要落在少數主要國家的身上。盡了它們的重大犧牲和力量，它們將維持世界和平。這不但是義務，同時也是權利。

主要國家可能會在實際上擔承這些任務，它們已任曾經擔承過了。當凡爾賽和會時間以及隨後一段時期，它們曾承過這些任務。然而它們不曾取得各國的同意和授權，於是引起若干困難。其他國家並不願意把賦予它們以一種責任，途便統一早早崩潰。

我們並不建議締造主要國間的軍事同盟。這會毀壞它們的道德力量，也無補於它們的威力。我們最迫切需要的是和平的道德和政治的發展。一位巡警能行使職權，十九是由於他自己和旁人都明瞭他的職責和力量以及確切授予他的威權。

戰鬥停歇之後，不免有一段時期極難維持世界上某些部份的秩序，除非大家知道有這
麼一種準備力量。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種局面會比戰時更加惡劣；因為當繼續作戰的時候，

在火線後方，還有戰時紀律維持秩序井然的體系。同時國難當前，全國可以統一禦侮。隨着戰鬥的停止，許多紀律都會廢弛。復員的部隊可以不受軍事約束；定量、分配等類的戰時規律轉眼便會廢弛，尤其是在戰敗國家。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敢於斷言可以委託一種一般性的「世界組織」，維持世界秩序。審慎周密的大組織無論能在平時如何成功地推行民主政治，它們不能獨力妥善地處理緊急事件。我們最好承認這個事實：當過渡時期，我們應當委託少數世界的最大強國，維持秩序領導世界。

偏袒各國普遍代表制的人士會立加反對，以為這種建議的目的在於使少數強國霸佔應該屬於各國的權力和特權。一句話便可以駁倒這種抗議：維持戰後世界秩序的任務決不是賜予任何人的特權。這是一種重担和責任。從事情的性質看來，少數領導國家勢必貢獻軍力和金融的以及其他資源，以維持世界和平。

我們建議勝利國家應當把先前協議的「有條件的和平」施於世界，而且此種應當包

a. 立即解除敵軍武裝，復員所有敵國軍隊。

b. 歸還戰利品。

c. 將送軍俘虜及被逐出故鄉的平民返回本國。

d. 立刻廢止對中立國和解放國家的封鎖——當敵軍繳械之後，便廢止對敵人區域的封鎖。

e. 在一般經濟問題獲得解決以前，暫時恢復戰前的商約（這些條約對於交通有所規定，使商船和飛機得以開駛，使商品得以流通）。

f. 立刻撲滅災荒和瘟疫；資助建設事業。假如沒有這樣有組織的活動，世界曾發生無窮的狀態，而不是和平。假如能建立「有條件的和平」，經濟復興可以促成，振濟費用可以大為節省。

g. 劃定所有解放國家和敵國的臨時疆界；在獲得解決之前，並以某些區域交由「受

持久和平問題

三四六

委員會」直接管理。

h. 立刻在所有解放國家和敵國設立民選的憲法議會或議會團體，以建立有效率的政府。

i. 立刻對聯合國國家的軍備裁減是以維持國際秩序以及履行基本和平規約的最低數額。

j. 對該區域的會議或特別委員會代表所有主權有關的聯合國國家，處理各種遠大的問題。

這些緊急問題和「有條件的和平」不應再討論；它們也不應當難於在聯合國間獲得一致的意見，也不難推行於聯合國家；它們也不應當在聯合國間造成不統一的情形。不過要解決遠大的問題，却會分裂我們對敵作戰的統一團結。

這些緊急處置是停止戰爭的必要措施。因為它們不是長期的規約，我們的立法機關應可毫無遲疑地加以擁護。

其他的建議可以包括在「有條件的和平」裏面，假如各國同意建立這樣一種和平。有了這些最低限度，簡單地說，世界可能終於恢復秩序和經濟復興。

曾有人建議不必建立「有條件的和平」，而劃定一段無條件的休戰時期——由三年至十年，作為冷靜戰時的時期。

關於前次戰後，戰後一月，因前途莫測而引起之混亂，以及戰後遲遲不能批准條約，我們想到在這些情況之下，因經濟和政治前途尚未穩定，而發生如何的結局，我們不禁戰慄。

休戰時期前途莫測

休戰不是和平。休戰只是停止戰鬥，然而戰爭一旦停止，而戰爭雙方，更在在大事活動。休戰使情況愈趨愈下，因為它鬆懈了戰時紀律，而不應代之以平時紀律。由於休戰時期前途莫測，世界無法恢復生產事業和社會政治秩序。

第二階段會包括過渡時期，奠立經濟和政治的穩定。當過渡階段，「委員會」或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探討

「和平的攝政者」的任務應當是：不但考察「有條件的和平」的條約已否實行，而且必須樹立解決遠大問題的機構。在這些問題之中有：

a. 整頓敵國。

b. 懲罰軸心領袖和官員，以正他們的罪孽。

c. 解決私有財產問題、賠償以及各國間的債務。

d. 對於疆界作最後決定，並劃定足以引起爭執的區域。

e. 保護少數民族及被外人支配地區的人民。

f. 將弱小國家結成聯邦。

g. 治理並保護落後民族。

h. 籌謀移民的出路。

i. 重建國際公法，至少在設置其他機構以前，暫行恢復世界法庭。

j. 永久減縮世界軍備。

k. 樹立某種「世界組織」，以維持和平。

我們以後再研討以歐洲，亞洲和西半球的分區會議作爲「世界組織」的基礎以保持和平，究竟有些什麼優點。無論如何，在過渡時期，這種機構一定非常寶貴。儘管只是臨時的與試行的性質，我們也可以把隸屬各區域的遠大問題分別指派各區處理。再者，這些區域會議可以解決本區域以內的許多現有爭議，只將解決不了的衝突提交「和平的受委託國」。

假如我們立刻樹立這種機構，「和平的受委託國」可以免除許多局部的問題。假如這些會議能享成效，它可以奠定「世界組織」的基礎，以維持和平。

即使可以召開像凡爾賽一樣的一般性和平會議，以處理全部締和工作，這些遠大問題也應交由代表有關勝利國的區域委員會或特種委員會加以處理。有些問題不只牽涉一個區域，但仍為特別的問題。

這些問題應當提交單獨的委員會，就其是非曲直一一加以解決。這些委員會顯然要在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和平的「安全者」的指導和調整之執行職務。

有些問題需要時間來冷靜戰時的感情。許多問題需要時間加以周密之考慮。許多問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培養世界的輿論。

即使有人具有一種絕對和活潑的方式，以解決最重要大問題，除非至少是「主國家的人民願意接受，這一類的解決不能持諸久遠。假如解決的辦法非當惡劣，它仍會使各國贊票推銷。人們不能隱瞞地決斷，除非他們有時間打探消息。

這些區域委員會和特組委員會應負商議和呈報的責任。他們的決議是否被接受，但憑有關各國的意見。

應當建立人民的和平

以美國而論，非經參院的批准，任何協定都沒有約束性。有些人士遽然以為假如我們授權行政機關不經過人民代表批准的憲法手續，而締結有約束性的協定，我們的進展一定更為遠大更為迅速。假如這是人民的戰爭，便應當起人民的和平。

假如我們不除舊法手續而效尤我們所企圖構出世界的獨裁者，我們難於相信正在加強民主政治。

最要緊的是這一這一大問題的解決和過渡時期的度過，必須能使世界上足以促進平等的動力消滅或削弱，而使促進和平的力量得勢。否則，任何維持和平的世界組織都會陷於失敗。

在下一篇論文中，我們將對特殊問題的解決有所建議。

三

持久和平的締造包括兩個顯然劃分的部份：

1. 政治、經濟、軍事及其他解決，以穩定世界的政治秩序，促進世界的經濟發展。
2. 太上機構或「世界組織」，以保持建立於這些基礎之上的世界和平。

我們建議在本文中研討第一部份。我們提供一些研討這個問題的新方法。

在前文中，我們指出許多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問題，交由各國間解決，終不建立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一種「世界組織」，以保持和平。這些問題的解決將爲奠定這種大上機構的基礎。在這些決定之中，可能穩伏着未來戰爭的基本面和活動的原因。

我們應當時時認定邪惡的獨裁者或乖戾的民族只是現代戰爭的次要原因。戰爭主要是起於根深蒂固的和破壞的動力。我們應當首先削弱或消除它們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的解決之中的有破壞性的活動。有剋地辦到這一件事，比建立維持和平的任何大上機構或「世界組織」，意義尤爲重大。因爲除非妥善地奠定基礎，這種大上機構難免歸於失敗。世界已有一次失敗的經驗。

這些動力可分：意識形態、經濟壓力、帝國主義、過火的民族主義、黷武主義以及恐懼、仇恨與報復的錯綜情緒。

有人主張我們不應當與這些力量苦鬥，却應當立刻創立一種「世界組織」，把一切問題完全由它解決。我們將在下一篇論文中申述理由，說明這種計劃爲什麼不能成功。

在這裏，我們只須說明凡爾賽和會處理這些力量的失敗恰是毀滅國際聯盟的基礎的原

因，重蹈覆轍必將毋設任何形式的「世界組織」。

我們似應詳加考察在凡爾賽處理這些破壞力量的世界經驗。我們能夠提出若干確定的忠告。

意識力量——在凡爾賽的人士大家承認代議政治最有維持和平的希望。它是不與民權為敵的唯一政治形式。民主政治並不總能避免侵略的行動，然而民主政治比寡頭政治和獨裁政治，較能控制戰爭。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各項問題的解決，代議政治發生於俄國以外的全歐洲。

當德、奧、意和東方小國施行代議政治的期間，歐洲轉向於和平。歐洲之所以背叛自由主義，而為這一次戰爭裝置了藥線，一部分是由於同盟國的態度，一部份是由於動盪未加邊制。希特勒只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

各國不應採取干涉他國國內生活的政策。然而敵國中由戰爭轉向和平的過渡時期引起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持久和平問題

三五四

我們曾經建議在「有條件的和平」之下——「立刻在所有解放國家和敵國建立民選的議會或國會團體」。這些敵人區域所絕對必需的，藉以產生某種公開而穩固的政府，取獨裁政治而代之。

代議政治不一定要包含所謂人民主張的「不可割讓的主權」。我們並不能定個人自由有絕對而無條件。然而，除非人民可以控制政府，代議政治不會開始成長。

代議政治的成長大會對於聯合國家會議的壓力以顯而易見的好自由的份子。

一向不涉他國國力的新自由派象地深為意識形態的滲入。這其與戰爭等可憎的侵略。譬如所謂其他繼續戰爭，我們不會實現持久和平，因為生產代價和會議的主要刺激物。經濟發展，一九四二年總結，並不容許的。任何經濟糾紛不但不能消滅世界經濟的創傷，而且造成了新的創傷。

當休戰時是繼續履行封鎖使世界經濟日趨衰頹。戰後產生一羣新興的小國，它們劃定了許多新疆界，對於它們的貿易壁壘，又是漫無限制，於是助長他們的貧乏和失望。事實

上，貿易壁壘簡直未被剷除，反而大為增高。向政府勒索巨額賠償的荒謬方法，引起世界不斷的禍患。各國間無法償還的債務成爲二十年來經濟的毒瘡。

忽略了經濟壓力

各國不肯盡力地改善國際和平的氣氛，也不肯爲穩定這層基礎而努力，經濟與政治問題未始能齊。結果，經濟的破壞力比之戰爭本身更爲嚴重。這層事實是經濟學家所曾論及的。

凡經濟和和平有建設性的關係，經濟學家是極力贊成的。因爲，如果經濟環境有混亂的表現，以致管理現有的經濟政策，爲經濟學家所難於持久和平，爲和平討論「有條件的和平」的時候，曾經建設敵人的武裝一黨一派的，立刻停止對頭，臨陣恢復商約。加以是前次一戰後所創設人員，使復交通運輸，將發生嚴重事變和就業不覺阻滯。這一次使經濟壓力轉由和平的遠大計劃涉及許多方面的行動。我們必須保證國際貿易，付於私營企業。國際貿易，或由國家資助的貿易立使各國政府和外交部之間直接市場上斷斷論價，因而把無數的摩擦，集中於各政府和外交部。在私營貿易之下，這些摩擦和競爭或反映於損益、或反映於憤怒，分散於無數個人

的身上。在國營貿易之下，便會集中並激揚民族感情，而成爲各國間的磨擦和爭執。假使各國堅持國營貿易，它們一定會遭受反傾銷的措置。

世界會非常需要通貨的穩定，以便暢行商務。世界需要信用的來源，以之重行開創生產事業。美國可以參與其事，世人却不能希望美國供給資金。美國人民也曾因戰爭而貧困不堪。

世界的貿易壁壘應該被減削至可能辦到的最低額。各國間訂立貿易特權的特別商約應加廢除；限制制度應加取消；國際貿易中的專賣和卡特爾應加防止。許多的貿易壁壘原來都是對付美國的。

經濟的進步需要航海自由和飛行自由。兩者都需要港口的便利，各國間的平等待遇，氣候測驗和無線電設備，以保障行駛的平安。

關稅應被減削至根據生活標準間的差別而定立的競爭基礎。這裏又需要參酌現實情況。我們確信我國農民和工人，或是一切生活標準較高的國家的農工，不會允許由亞洲成

其他生活標準較低的國家自由輸入商品或自由移民。他們不會從貿易平等的理論看承這個問題，而以維持他們的生計為目的。儘管任務非常艱巨，我們可以導引經濟壓力以促進繁榮，而不引起經濟的衰頹，免致孕育革命和戰爭。

過火的民族主義——我們重複地說：民族主義含有愛國心的精神，可以激勵文化，可以培養一國國民的個人尊嚴，它是人類進步的最大力量之一。過火的民族主義却是危險的戰爭原因。民族主義的精神，一定要隨着戰爭而發揚，因為戰爭的全部歷程都在激起人民對於國旗國土的忠誠。凡爾登和實不曾盡力控制過火的民族主義；甚至於激勵了它。

凡爾登的決定含有一種足以破壞國際生活的理論，即是認為民族主義和政府都應當以種族為唯一的根據。直歐小國的樹立完全不會顧及它們的經濟生活或國防。這件事實最可表現這種理論。這些民族享有獨立的權利。新興國家自然要及於乎消除舊日的痛苦。它們不但樹立許多新貿易壁壘，並且建立大軍、沿邊境積極設防，締結軍事同盟、彼此互相傾軋。諸如此類的紛爭和整軍備戰，早在希特勒露臉之前已經發生了。

威多干隣邦

這些國家破壞了自身的繁榮，同時破壞了世界的繁榮；它們威脅了鄰邦，使恐懼感流於恨，甚至於鄰邦之間。由於這些鄰邦的定界，它們把許多鄰居的少數民族劃入境內。這些少數民族，雖然它們對本國的文化，對本國民族的文化；每一個少數民族的祖國呼籲保護他們或令他們回國。

瑞士聯邦和大英聯邦可以充分證明在一個政府之下各個種族依然能夠和平相處。我們不應消滅這些小國。小國在文化上的繁榮已在曾是文明的重大貢獻，將來也一定有所貢獻。

經驗顯示我們採取異於前次的行動。要控制這些區域的戰爭和經濟衰頹的原因，主要的方法是鼓勵這些國家在經濟方面和防守方面結成聯邦；或者採取有如瑞士的分區制度，或者採取其他方式，一方面保持其種族文化，一方面促進其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歐洲有十五個國家自然可分為四五個小組。

許多未贖回地區的嚴重問題，容或會由此而得解。在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地方，不妨交換人口——這當然不是強暴的辦法。土人與希臘之間在第一次戰後交換人口，促進了雙方的和平與福利。

民族主義的崩潰，像爆發發生於大的國家。許多人士正在擬定計劃於戰後分解德意志。這種計劃，其目的在於經濟方面和政治方面促進歐洲的普爾軒化（此處意謂使歐洲崩為彼此仇視之數小區域——譯者）歐洲之歷史不斷地記載着德意志的分離，以及因各分子與持重行結合而致爆發戰爭。假如我們分離這些國家，它們又會聯合起來，其理由正如小的國家要聯合起來一樣。假如世界有個分解的德意志或中國，便再不能建立持久和平，正如世界有個分解的北美聯邦，也不能建立持久和平一般。

帝國主義是數百次，也許是數千次戰爭的原因。奴役力能自治的種族，這些種族一定會跟着爭取獨立。各帝國競爭開發的區域造成它們之間的戰爭。

凡爾賽條約增長了帝國主義的氣燄。儘管幾個國家能從帝國的壓迫之下獲得獨立，

英、法、日等帝國都在見膨脹。義大利不能要取它預備的一份，因而助長了戰爭的爆發。

遏制帝國主義的第一個辦法，是正當的國際聯邦主義的普及。不過這問題立刻被奧帝皇個個解決。不論奧帝皇的意志如何，它將會消失，只有它已變成一個聯邦；在這個聯邦之下，奧國政府以發給，各分子間的平等以維持。在其他帝國中建立這樣的聯邦，也會創造和平之議，而保證和平。

第二個解決辦法是使各國對於奧國管理區，尤其是非洲的委任管理區，享有經濟的平等和移民平等，而使這些委任管理區對奧國政府負責。在這些區域居住着落後民族，它們應享有一切公同的權利。這第一條現行的方法以緩和「無原由國」攫取殖民地，和佔經濟利益的鬥爭。

遏制國武主義的方法

在凡爾賽，國武主義被公認爲危險，它必需受到鼓勵。遏制國武主義的方法不只是縮軍備而已。德義三國擁有一切階層，他們以戰爭爲生，他們是軍人階層的苗裔；他

持續戰爭的教訓和傳統：他相信戰爭不但是爭取光榮的道路，而且能使種族返老還童。在「爾登」德一被殺的「被殺的」軍隊中。然而這一被毀滅的種族即繼續維持了軍人階層。

控制贖武主義的著一目的在於使德意志等國的軍人階層，並且中止其毀滅其流傳和傳統。達到這個目的的唯一方法是取消敵意。裁軍。這些國家秩序應由警察維持；社會任軍官者都不在警一軍中任職。唯有如此纔能「填補其遺留的空白」，也纔能掃除威脅。

當前次戰和時，同盟社會是堅決之。裁減軍隊。在「爾登」之「我們確已成就海軍的裁縮，從勞動中自身了解。這先於俄國之預言。這些預言。制海軍的競爭，而有助於和平；此到獨裁者的出現，和平統一。兩方動搖。然而在海陸軍裁減以前，世界的陸軍編制或是三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陸軍編制。

裁縮海軍的失敗是由於主要強國間的分歧、缺乏並且缺乏信任心。一當戰爭停止，戰

爭的恐怖依然生存在人類思想之中，我們更應當着手裁軍。只有在那個時候，纔似乎可能減縮和限制勝利國家間的陸軍。

勝利國家依然需要大大減縮空軍的陸海軍，一則復興經濟，一則壓抑國內的騷亂。精神，並減少對於鄰國的恐懼。戰鬥飛機的發達，使裁軍易於成就。以比較地微小的空軍交付「和平的受委託者」，加以適當的基地，可能瓦解武裝的雲界以維持秩序、阻止侵略。

然而假如要在聯合國間大大減縮軍備，我們必須當砲火一停立刻開始。我們已經建了這樣的協定應當成「有條件的和平」的一部份。稍事延宕，軍人份子便會起而反對；他們會激起人民的恐懼，以克圖解除戰爭威脅的衆望。再若，正如前次戰爭一樣，繼續擴軍會使聯合國間造成恐懼和分裂。

恐懼、仇恨與報復，在凡爾賽的解體之中瀰漫着熱烈而仇恨的報復。在三十年以內，法國曾被德國兇猛地侵犯兩次，嬌孺大遭屠殺。法國當不肯和平從事。和平條約又

已超出必要強迫和必要賠償的範圍，而把報復的情緒陷於爆發的境地。

關於這一方面的經驗給予我們以極初的教訓。除非消除民族國家間的恐懼、仇恨與報復種種力量，世界循環不已地發生戰爭。熱心國的暴虐行為會遺留一種不可磨滅的仇恨於這一代無數萬人的心頭。我們不敢奢望會受苦難的人民發生一種天下一家的觀念，不過我們政治家們却可以在停戰之後訂立解決各項問題的基礎，使仇恨、恐懼與報復到底歸於滅削和消滅。

締造和平的目的應當在於建立一種法律和正義的制度，而不在於建立仇恨的制度。

即將發生的具體問題是對於敵國的懲罰。我們首先應當辯明人民及其領袖。在世界陷於這種局面的敵國領袖應當永久是惡人的標幟。在這些人和普通殺人犯之間不應有一德上的歧異和法律上的歧異。人們一向都會假定這一班圖謀戰爭，激起戰爭，大量屠殺人類的各國首領總有不可侵犯的地方。

加於敵國人民的正常限制和賠償與達於爆發時的報復主義之間，很難劃定界限。我們

應當叫敵人從舊戰爭中不復起。雖然我們不能維持和平，我們應當明白不能把某些國家置於枷鎖之下。

不向侵略者復仇

在波蘭戰爭之後，維也納條約的最大貢獻無疑是對於當時的侵略者——法國人，不會加以報復和枷鎖。至少一百年來世界戰爭不會再起。

我們不能同時獲得報復與和平。我們應當訂立這樣一種解決辦法，給予軸心人民中的善良份子以一個機會，引導他們的國家走向和平的道路。

由於這三種破壞的動力不會在凡爾賽條約的制，反而更見惡化，世界發生了經濟的不穩定、貧乏、幻滅、挫敗和獨裁政治。歐洲已不能處於再度的戰爭。

這份經驗着實於締造和平與保持和平之間的重大區別。除和平曾經是為締造，任何組織能保持它，因為它所對付的只是徵，而不是原因。除非這三種破壞的動力能被停止或削弱，沒有什麼「世界組織」能夠保持和平。國際聯盟不會有成功的希望。

四、結論

在前面幾節論述中，我們曾經建議若干種和平的某種方法。它們最後將創立某種「世界組織」以維持和平。

我們曾經建議的方法是：

a. 在停戰之期，聯合國應儘速成立一項聯盟，指定幾個主要國家為「和平的受委託者」。

註釋

b. 一經獲得勝利，立即建立「有條約的和平」而不預定休戰時期；在此項和平中，包含若干單面而強迫的處置，頓時着手政治和經濟的復興。

c. 我們應當劃定一段由戰爭轉向和平的過渡時期，而不召開一種一般性的和平會議；當過渡時期，我們應將這大問題約略分作歐洲、亞洲和南半球的區域會議；或交特別委員會，以解決、只涉及某一區域的條件。我們應儘速解決必須基於我們劃除或削減戰爭原因的決心。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d. 區域會議應予解決之爭端；假如它們解決不了這些爭端，再行提交「和平的受委託者」。

e. 受委託的國會議員應在過渡時期維持世界秩序。

f. 在諸種遠大問題之中，應列入維持和平的「世界組織」的創立問題；這種「世界組織」可繼「受委託國家」之後進行職務。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對「世界組織」有所建議。

我們建議對於本問題作一番新研討，目的是希望這些建議能夠刺激世人的思考。世界的形式此刻還不明確，我們還不能訂立某種協定。

在心頭上我們可以輕易放棄和平的種種困難問題；我們說讓世界首先創立一種「世界組織」，其餘問題可由這種「世界組織」予以解決。

我們深信世界經驗顯示我們不可以如此便能解決問題。這不過是因為我們缺乏勇氣承當這些困難問題，我們便放棄了責任。這樣我們便忽視了世界的全部沉痛經驗，也規避

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我們堅決地相信，國際聯盟的勝利，世界形式比之更明確，我們不能妥善地制定「世界組織」的形式或條約。我們也堅信，即更勝利已經獲得，要制定這種組織的計劃，還須假以時間。「世界組織」應當是締結工作的最後一步，而不是最初一步。

這樣一個「組織」應當創立於進入贊助它的情形之下。假如我們把它樹立起來，與戰後依然頑強地活動着，諸種相爭鬥，我們便是以它接諸破壞了。一當砲火停止，我們便立刻把維持秩序的任务加諸「世界組織」，這對它是最大不過的損害。在公勢力包圍之下以這些責任委託它，一定會實行遭遇。聯所曾經遭遇的最大障礙；國聯曾經陷入戰後的劇烈變種之中，而必須對付混亂的局面。這份經驗足以充分證明任何新創的一般性組織都不適宜處理這三緊急事件。

除非政治、經濟、軍事及其他解決能削弱或遏止意識形態；經濟壓力；帝國主義；或武裝主義；過火的民族主義；恐懼、仇恨與報復這種破壞力量，無論我們創立怎樣的一世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界組織」，都不可以延擱久遠和平。

再者，我們必須稍事遲延，直到戰爭和民族主義的狂風逐漸平靜下來，直到敵意漸生善良的意志，漸趨穩定，直到造成戰爭的動力已被剷除，人心恢復寧靜。

必須建立人民的和平

假若要使漫長的「世界大戰」永久存在，必須聯合國家的人民對於持續這個組織。假如這是人民的戰爭，便必是人民的和平。除非在一個具體議案提出以後，人民有時間共同辯論，大家了解，世界不會建立一種人民的和平。我們應當記得約克唐（YORKTOWN）的勝利到建立北美聯邦，其間經過六年的光陰。那組織的永久性證以六年的研討和思考，並沒有白費時光。

我們主張此時研討「可付實施的計劃，理由實在非常充分。觀念要在辯論中發揚推敲。美國人遠在約克唐勝利之前，已經研究如何組織北美聯邦。

經驗大有裨益於我們對於「世界組織」問題的思考。假如我們不能顧及前人的努力、

力量和缺點，我們便是愚蠢的民族。

世界已經再度重新創立「世界組織」。——維持和平。第一次是在一八一五年結束拿破崙時代世界戰爭的維也納會議之後。這一次只包括歐洲在內，然而那時的歐洲已是國際世界的大部份了。

第二次是在一世戰以後一九一九年的國際聯盟；這一次企圖包括全球各國。

維也納會議發生了對奧國和平的維護與和平的目的和理想的一種聲明。不久它便變成歐洲的主要強國的四國同盟。這四國同盟的宗旨是決心以實力維持和平，撲滅方興的自由主義的邪惡思想。它在某一時期維持和平；從神聖同盟出現了「歐洲協同」。這是一個實際而非正式的組織。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協同」便有所舉動。然後主要強國彼此交換意見共同商議。它渡過許多次危機，防止局部戰爭擴大而為一般國家的烽火。然而它不曾壓抑促成一九一四年大戰的諸種動力。

我們從「協同」學來的主要教訓是以會議的方式集合各國，以消除危機。事實證明這

種方式尚有可取的地方。

在諸種維持和平的努力之中，我們不能忽視泛美聯合；它是在一九一〇年繼幾次汎美會議而起的。汎美聯合構成了西半球的一種有效的「會議」。它沒有「權力」；但有很大的影響和威信，使西半球歷來都能維持和平。

失敗的教訓

國際聯盟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實驗，是一種確定的組織維持世界和平。它是一次堂皇的企圖。

我們必須嚴格地考察這一次同實驗，作為失敗的殷鑒。我們分析國際聯盟的成敗，目的不在爭辯國際聯盟的優劣，而是發現某些教訓。避免再一次的失敗。

本文作者曾經擁護美國參加國際聯盟，希望這一次實驗能。結果，雖然當草擬盟約時他們曾對領袖們表示許多疑問。

國際聯盟的成功在於設立一能力高強的秘書廳，和建樹許多世界合作事業。在勞

工、兒童福利、販賣黑奴白奴、加重課稅、禁酒、貿易、公共健康、運輸及其他問題的解決等等方面，世界合作事業無不成就。

經過仲裁、調解、和合律解決的方法，國際聯盟能以這種和平辦法解決許多爭端；並且充分證明以此為目的而討論問題，可以處理許多這一類的爭議，而能產生成身的解決，不然便會引起戰爭。

然而國際聯盟為自由主義的產兒，而且：基於自由觀念之上。歐洲各國既已背叛自由主義，它也能偷生。禍根是條約（不是國際盟約）不能剷除戰爭的原因。

再者，國聯不是建立於仇恨已經消滅的承平時代。它是在敵殺一切仇恨和分歧叢中奮促創造的。世人沒充裕的時間在訂立協定以前共同討論其變更。因此，它不能深為人民所擁戴。

國聯給予我們的第一個教訓是：訂訂這樣一個組織，必須經過長時期的研討，而且要在屏除戰時情緒的氛圍之中。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從經濟學所得的第三種原則，它的結論是：國際間，國家間，區域間及互相關。對於國際的經濟，應給予多量的和適當的。在國際經濟發展時，應當對於盟約原文的意義引起穿鑿附會的辯論，予國家以解釋的差異和困難，這是國際經濟進步的障礙。

這一類組織必須備有適當的維持和平的財政目的。它應當包含盟約條文的條文，規定各國不以戰爭為政策。它應當積極地維持和平，和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個原則在於國際間的經濟合作。我們應當通過一所有的大國，使各國在經濟上所重大建築物的基石，可以接洽。在經濟發展中，國家的方法所不盡善，最難發展中，同情和被害都將變化。現在我們應當通過一種價值觀，把和平與經濟合作不能維持和平。在一個多難的世界中，和平的狀態，即成敗。我們應當通過的一條規律，因壓力的增強，變化的必要是見分明。假如我們能規定和平和平的變化方法，戰爭便成為無可避免的解決。

從國際經濟學的觀點，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理論。第一項理論是用調解、仲裁、協議和法定的程序來解決爭端。第二項理論是和平辦法歸於失敗，它要對於任何反抗之組織或行動給予其實施的份量。

給予反抗者的刑罰是以武力從事。

結果是各國當會避免阻止戰爭發生付諸不問，因為恐懼而不敢施用暴力。再者，國聯不能採取一致行動以施用暴力，因為牽涉於這些會議中的各國在國聯會員中間總有友朋和與國。

國聯之作用

不久，戰爭爆發後于存的其他會員國家一定會組成集團擁護侵略國家；或者至少有些國家儘管承認採取國際的途徑，卻不肯付諸實行而使這些處置歸於無用。

國聯既然在和平辦法方面沒有顯著的成就；由於這方面的成功，它產生並發展了一些先例和經驗，而使它擁有一股力量；不過當必要時它施用強力的失敗紀錄，使它喪失威信

持久和平問題的新研討

和力量，以致削弱它在和平解決方面的成就。當它運用強力而告失敗，會員國也會非笑它；因此，它的道義力量幾致毀滅。

本部經驗指明我們必須研究如何分開這兩種任務。

我們似應考慮建立一個機構專於應用和平辦法解決爭議，不必具有武力。和平解決假如不能遏止侵略，可由第二種機構進而應用強力。

從國聯經驗學來的第五個教訓，係於強力適置的性質。國聯具備兩種方法，第一個方法是經濟制裁；即其他國家對侵略國施行封鎖，以斷絕貿易和金融關係。由此侵略國的人民遭受失業和痛苦，一直到他們的政府幡然改悔。在「檢疫隔離」的名詞之下，這種觀念便又發生，並且似乎依然縈迴許多人士的腦際。這個名詞既指害人又污辱人。

實際經驗證明這些觀念包含兩種幻覺。第一種幻覺是「檢疫隔離」或經濟制裁「不亞於戰爭」。它們對於侵略國人民的影響正如戰爭相同，除開不傷槍砲以外。小國容或屈服；龐來大國則答制裁或制裁的威脅，總是轉以從事戰爭威脅對它施行制裁的國家，甚或

實際對之作戰。引起世界戰爭的原因並不是恐懼小國，而是恐懼有戰鬥能力的大國。

侵略者擁有友邦

另一種幻覺是所有國家都能擁護經濟制裁、封鎖、排貨或「檢疫隔離」。每一侵略國總有友邦，它們對其侵略行動雖然表示憤慨，却不肯參與對它的制裁。某些國家的就業和民生大部倚賴侵略國家。它們也是受害難者，然而會拒絕採取共同行動。日本於一九三二年侵犯中國，意大利於一九三五年侵犯愛西屋皮亞。國聯對它們施行制裁都受挫於私誼、經濟利益、戰爭的威脅和可能性。

我們可以結論「檢疫隔離」、封鎖，或經濟制裁，假如能施於大國，便無異於戰爭；否則即是愚蠢的行為。世人不應當希望這些行動能「不亞於戰爭」。對於侵略的唯一有效制裁是軍事行動。

國聯經驗的第六個教訓是各會員國參與所有問題，而使各會員國涉及並不直接關係它們的區域甚至局部問題。例如，約二十五個會員是西半球和亞洲的國家，它們對於歐洲的

次要問題毫無關係。這種普遍代表制的結果，使國聯不能制訂主要政策，建立世界三大區域中任何一區的和平。尤其嚴重的是：國聯不能制訂歐洲和平政策；在歐洲，和平政策最爲需要。事實上，歐洲各國大部份都在避免運用國聯；如下的事實可資證明：當國聯健在的時候，世界曾召開十九個重要外交會議處理歐洲問題，國聯不曾與聞；三十六個軍事同盟和不限於公約會由會員國簽訂，使國聯於不顧；各國間發生過二十件暴烈行動，國聯不會或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假如將主要責任分交各區域負擔，而不以整個世界的繁瑣問題加諸一種「世界組織」，結果一定良好得多。經驗指明防止戰爭的第一方法是發展區域政策和責任。

這樣的方法會使「世界組織」免除主要危機以外的一切責任。在我們看來，它維持和平的力量會大爲增高。本文作者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即已提出建立歐洲、亞洲、西半球等三個主要區域的意見。邱吉爾氏最近又重申這些意見。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他

「世人可以想像在包括或代表聯合國，而終於總括所有國家的「世界組織」之下，一定會成立歐洲會議和亞洲會議。

……第一個實際任務集中於歐洲會議的創立和歐洲問題的解決。這是目前一個艱巨的工作。引起這兩次世界戰爭的原因大半在於歐洲……

……我們應當設法使這個歐洲議會——不論它曾叫個什麼名字——成爲一個真正有效的聯盟：把一切有關的強大力量交織起來，具有一個高等法庭排解糾紛，擁有力量的武裝力量——一國的，國際的，或者兼而有之——用以厲行決議，防止再起的侵略和未來戰爭的準備」。

對於此類正在建議或重提的「世界組織」計劃，我們可以略加評論。這一類計劃爲數很多；幾十年來，這些計劃曾經一再建議過。把它們重在一起研討之中——加以權衡，倒是有益的事情。我們應當不用已得的經驗來權衡它們。

有人建議恢復國際聯盟。現實情況使凡曾探討過經驗的人士斷定假如要恢復國聯，我

們必須將它大加改善；必如是纔能希望獲得優良的成效。假如我們讓它發榮滋長，我們必須替它準備一塊更肥沃的土壤。

在所有世界組織的計劃之中，我們碰到兩個非常重要的實際問題：即是有關國家採用怎樣的代表制，以及各國將何等程度的主權讓與這個「世界組織」。

關於代表制度，世人會有若干計劃。有人建議每一獨立國家平等地指派代表；有人建議根據各國的力量或人口，略加變更或毫無變更；有人建議兼採這兩種制度。國際聯盟便是兼採兩種制度；大會採用各國平等代表制，理事會照原定計劃却主要是包括大國，每一會員擁有對於整個機構的否決權。這無異於暗中承認大國的責任。

此刻世界共有五十七個獨立國家，或者說假如它們的主權一一恢復以後，便有這些國家。假如我們把大英自治領和菲律賓包括在內，便又增加七國，即是六十四國。它們的分佈情形如下：七國在亞洲，二十五國在歐洲，四國在非洲，兩國在澳洲，十一國在南美洲，十一國在北美洲，或者說總共二十二國在美洲。

多數問題

世界約有二十二萬三千萬人口，其中約有十二萬萬在亞洲和東印度諸國；五萬萬在歐洲；一萬七千萬在非洲；約一千萬在澳洲；九千萬在南美；一萬七千萬在北美，或者說約二萬六千萬在西半球。

代表問題之複雜性可見於如下的事實：假如純粹以人口為根據，亞洲和東印度諸國便佔有代表的多數。西方文明發達的民族不及人類的百分之三十。西半球只有百分之十的投票權。美國約有百分之六。根據平等代表制，四十三個國家會佔有百分之七十的會員，雖然它們不及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單單四個國家也許倒會佔據大多數。

關於選派「世界組織」的代表，世人提供兩類的意見：一者主張由政府指派代表；一者主張直接由人民選舉。選舉的計劃立刻碰到兩個釘子。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世界人口具有以一種誠實的祕密投票箱為基礎——即使只在理論上——的自由選舉制度；有些國家縱有選舉制度，却也並不健全。既然各民族在教育程度、文化或權力方面難免參差不齊，有人

建議把選舉制度根據於這些因素。撇開缺乏選舉制度的問題，企圖依照教育程度和文化等等的優劣而分別規定各國的代表人數，馬上會引起彼此間的嫉妬和糾紛。粗粗猜測一下，我們可以說假如應用這些標準，歐洲和北美會獲得優越的力量。

無論如何，在本世紀期間，世界似乎還不會採用一種一般的選舉制度。

因此，這些計劃的困難在於：沒有真正的選舉制度的國家必須由政府指定代表；已有選舉制度的國家則在外交部指導之下由人民直接選舉。外交部的勢力多少會有變動的趨勢。

這些意見都是在一九一九年不斷地研討着的題目。我們相信當研討再告終止，選派代表的方法會近於建立國際聯盟的方法；可能的變更是：假如「世界組織」以區域組織為基礎，代表也許會由區域會議選派，而且多半是由較大的勝利國家組成。

以主權讓與「世界組織」的程度問題是一切問題中最困難的一個。這些計劃總不外乎建立一種組織致力於和平政策的制訂，爭議的解決，以及侵略行為的阻遏；或樹立一種太

上政府，下設世界議會，它擁有立法、行政、軍事、司法等項權力。

太上政府的觀念也包含在世界聯邦的計劃之中。在這個太上政府之下，某些或所有的現存國家成爲行省。世人所建議的各種太上政府似乎都要控制國際貿易的運輸和交通；因而能使太上政府間接控制每一國家的國內經濟生活。

近來我們竭盡不少心力研討建立世界政府及其議會、法庭和軍隊的各種計劃有何得失。我們必須體會這個確定不移的事實：除非各大強國準備讓與某種程度的主權，以創立新的權力，我們決不能樹立一個普通的太上政府。

如我們前此所論，即使美國人民願意讓與某種程度的主權，英、俄、法三國似乎也絕對不肯讓與。

協定的要素

從這方面看來，假如遽然以爲在急於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的世界中，只有我們不會採取一致的步調，也許遺失之過早。我們最好研討可望爲一般國家所同意的一些解決。

持久和平問題

三八二

開頭我們已經說過，當考慮這個組織的權力時，我們應當鄭重思考「合作」、「共同行動」、「統一行動」、「合夥」等等字眼，而不應該着重「太上政府」。

總之，我們不應當忘却我們自身爭取安全與自由的鬥爭。從獨立宣言到美國憲法，其間經過了十一年光陰。許多觀念發生了，消滅了，然後我們纔作那種決定。

我們有機會建立一種持久和平。我們應當從經驗的石山上挖掘和平廟宇的基石；我們應當以嚴刻的現實爲刀斧，伐削而築成這座廟宇；然而對於這座廟宇的設計，則應出自人類的理想。我們寧可多花費幾年工夫一磚一石地建築它，因爲假如我們建造得完善堅牢，我們能使全體人類一齊得救。

原文載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美國民族週刊

(Collier's National Weekly)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

持久和平問題

(The Problems of Lasting Peace)

全一冊實價七十六元正

編行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編譯委員會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奔國寺上首

經售處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三十九號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委員會委員名單
建設研究叢書編譯委員會

- 梅汝璈
- 謝保樞
- 葉秋原
- 全增嘏
- 左恭
- 司徒德
- 周谷城
- 李抱宏
- 俞寶晉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山文化教育館戰後世界建設研究叢書總目

- | | | |
|---------------------|----------|------|
| 一、美國與戰後世界之關係（已出版） | 周谷城 | 恩源合譯 |
| 二、持久和平問題（已出版） | 胡佛、傑卜生合著 | 彭榮仁譯 |
| 三、歐洲戰後改造計劃（已出版） | 德許著 | 俞寶書譯 |
| 四、遠東之和平基礎（已出版） | 斐斐著 | 姚會廣譯 |
| 五、新英陸與新世界之建設計劃（已出版） | 頗登著 | 周谷城譯 |
| 六、世界大同之始基（排印中） | 法華特著 | 陳堯聖譯 |
| 七、戰後和平的保障（已出版） | 愛恩捷克著 | 顧崇壽譯 |
| 八、戰後世界之改造問題（排印中） | 康脫黎夫著 | 張德昌譯 |
| 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後果 | 洛雲著 | 程希孟譯 |
| 十、美國在世界政治之策略 | 斯貝克曼著 | 姚會廣譯 |
| 十一、英美合邦論 | 史屈雷脫著 | 司徒德譯 |
| 十二、戰後世界 | 戈貝德著 | 何肇嘉譯 |

